

天笑生著

教育
小說
馨兒就學記

商務印書館

商 務 印 書 館 小 說 目 錄

歐美名家小說	十字軍英雄記	九角
	拈竿錄	九角
	金風鐵雨錄	一元
	旅行遊異	七角五分
	滑稽外史	二元
	大个故宮險殺	六角五分
	劍底鴛鴦	七角
	孝女耐兒傳	一元四角
	塊肉餘生述	二元二角
	歐洛克奇案開場	一元
	捩刺客傳	三角五分
	恨綺愁羅記	四角
	玉樓花劫	六角
	玉樓花劫後編	六角五分
	俠隱記	五角五分
	續俠隱記	一元五角
	法宮秘史	二元
	孤星淚	二元四角
	漫郎排贊戈	七角
		三角
不測之感	電影樓登	八角
	蛇女士傳	三角
	鍾乳石體	三角五分
	博徒別傳	六角
	遮那德口伐八事	四角
	匈奴奇士錄	四角五分
	血泊鴛鴦	四角
	冰雪因緣	二角五分
	新譯小說	六角
	西利亞郡主別傳	五角半
	大俠紅鬃騮傳	四角半
	不如歸	五角
	慧星塔塔錄	五角
	天因懺悔錄	五角半
	模範村町	五角
	白頭少年	五角
	青衣記	三角
	美人磁	六角半
	青紫影	四角
	海外拾遺	二角
		三角
納里亞偵探談	雙環案	一角半
	女海賊	二角
	割膠記	二角
	新撰小說	二角
	繡像小說	七元二角
	文明小史	一元
	掃迷帚	二角
	賭騙奇聞	二角五分
	市聲	一角五分
	學究新談	五角半
	慘女界	六角
	玉佛緣	八角
	老殘遊記	一角半
	技擊餘聞	五角
	中國女偵探	二角
	環瀛誌險	三角
	泰西歷史續談	二角
	海上繁華夢初集	三角
	海上繁華夢二集	五角
	海上繁華夢後集	五角
	空中飛艇	七角半
		四角半

小教
馨兒就學記

嗟夫。余今者兩鬢霜矣。迴憶兒時。負革囊。挾石版。隨鄰兒入學。時光景。宛然在目。自愧百事無成。馬齒駸駸。加長。雖欲求如髫齡。挾書就學之一日。甯可得耶。願事雖平澹。無奇。然握管記之。亦足見少年興趣。況爾時重闢。具慶。繞膝問字。天倫之樂。油然而燈影書聲。此味尙津津焉。嗟夫。嗟夫。今日欲見我父母者。其在夢中乎。我書此。泣然者。久之。我甚望世之少年。勿輕擲此好光陰也。

第一章

余他不復記。記我丙寅之秋。至來年瓜期之情事。此一年中。余略能記憶。乃以日記體誌之。惜余不文。願亦願。我可愛之少年。課暇時。輒流覽焉。

八月初六日。今日爲暑假開學之第一日。長夏光陰。忽忽又去。如逝水矣。晨起八點鐘。吾母爲我梳洗。訖送我至學堂。蓋我爾時肄業於明德小學校高等級三年於茲矣。今日爲受第二年級之新學課。私心竊喜。當努力用功。以博父母歡心。願

暑假初過。放心未收。爲狀如初。受羈勒之馬。時學堂中之學生。均已萃集門前。對宇爲一文具店。各學生。嚮集其門。或購鉛筆。或買字簿。肆中執事不勝其煩。然觀其與兒童周旋。初無忤者。以故學生恆親近之。

學堂之門。旣擁擠如山。余思力弱。良不易排衆人。而獨前。偶憶自體操場前有一便門。脫今日未闔者。可由此進焉。余遂詣體操場之門。忽有自後叩余肩者。余疾回首。則余前在二年級受業之何先生也。先生於我一學級中教法最良。又能體諒學生之心。雖有頑劣亦帖帖就範圍。故先生之愛學生。與學生之愛先生。如磁石之引鐵。

先生乃字我小名曰馨兒。今日就學乎。余肅立向先生。一揖敬答曰。諾。先生笑而頷之。嗚呼。余之受業於先生兩年矣。凡先生之所詔。皆足使我輩愜心。今我遽升入第三年級矣。再不能復登此講堂。以接先生慈善之笑貌。以聆先生懇切之訓。謨我念至此。我不覺愀然而悲。

我學堂者復附設幼稚園。至是幼稚園之生徒大集。車夫傭婦雜選喧騰。乃以一手攜學童一手挾書包而進。坐待開學時。校中教習校長及各職員咸大忙奔走。遊廊下往來指揮。而校中小使僅兩月未見。頽而長矣。即諸同學中亦有高過於前者。以是衡之。則人之視我也。亦與我之視人將母同。

已而鐘動矣。學生魚貫各隨其受業之教師入講堂。肅然無聲。而最可笑者。則幼稚園之學生。彼以上學之初心。念是中束縛人者。必至苦而無甘。泣不能仰。於是吾學堂之女教習金彭二女士。出果餌以餉學生。攜手百計勸誘。使分坐小椅上。小學生有見其乳母歸者。噉然而號。先生乃攜之遊戲場中。止其啼。

時吾弟在張伯華先生之一學級。吾妹在蔣韞珠女士之一學級。余則今年聽楊震亞先生教誨矣。教室寬敞而明淨。上下兩層全級學生計五十四人。就中最勤勉而每試輒列優等者。爲高生景明。今高君貴矣。而余仍落拓故我也。

新教室者較前華麗。而壯觀。願自休假以來。終日蹀躞於郊原草積。或爲泳水之。

戲。潛。身。大。川。中。慣。爲。壯。快。之。舉。一。旦。入。學。堂。遂。覺。此。湫。隘。之。教。室。令。人。悶。損。嗚。呼。此。晷。假。之。光。陰。往。矣。我。將。局。促。如。轅。下。之。駒。日。日。來。此。陰。霾。偏。仄。之。教。室。以。消。此。一。歲。韶。光。耶。又。心。中。紛。如。亂。麻。髣。髴。與。翠。兒。戲。於。水。濱。又。念。兩。年。來。受。業。之。先生。已。馴。染。有。年。今。驟。與。先生。判。居。倍。覺。惓。惓。蓋。吾。何。先生。視。吾。輩。若。小。弱。弟。教。誨。勤。懇。以。吾。輩。肉。眼。視。之。殆。世。界。無。有。第。二。良。教。習。如。我。何。先生。者。也。

何。先生。既。視。吾。輩。如。小。弱。弟。吾。輩。亦。視。何。先生。若。長。兄。幾。忘。其。有。教。習。學。生。之。分。也。每。日。見。先。生。慈。愛。可。掬。之。笑。容。卽。令。學。生。歡。迎。至。今。日。之。楊。先。生。則。背。高。而。顏。瘠。髮。長。委。肩。如。畫。圖。中。之。哲。學。家。額。上。皺。紋。疊。疊。沉。默。寡。言。偶。一。發。吻。則。又。聲。震。屋。瓦。雙。目。炯。炯。直。注。學。生。之。面。學。生。皆。不。敢。仰。視。意。謂。是。先。生。者。其。嚴。厲。必。過。於。何。先。生。以。是。心。咸。惴。惴。莫。不。畏。而。憚。之。嗚。呼。今。日。纔。暑。假。後。開。學。之。第。一。日。也。馳。念。此。一。學。年。中。日。日。如。今。日。者。則。我。之。視。此。學。校。也。將。爲。犴。獄。矣。

八。月。初。七。日。余。輩。視。楊。先。生。爲。嚴。厲。不。可。犯。者。至。是。始。消。釋。其。疑。念。矣。晨。起。與。諸。

同學聯翩入學堂。我楊先生亦至講舍。甫經迴廊。卽有四年級之學生四五人。騰而呼曰：先生先生。羣簇而與先生捧手爲禮。又有二三人亦羣躍而前呼曰：先生先生。凡繞廊之下。草積之前。羣兒方嬉戲者。見楊先生則咸來問訊。嗚呼。是非學生敬愛先生之一大明證歟。而我輩之慄慄於先生者。思之甯不大愚。

先生受學生歡迎則笑而頷之。顧先生仍寡默無言。蹙其雙眉。佇立窗前。以遠眺室外草場。若有所思慮者。於是我輩遂入講室。各就其位。先生閃其目如鸚迴旋於各學生時。我輩方習字。寂靜無喧。先生乃下講壇。週視各學生姿勢。及察其勤惰。我輩執業愈不敢怠。而講堂上闕無聲響。惟聞先生革履之聲。蹀躞而已。

先生方巡行間。瞥見一生兩額皆赤。爲狀似病。先生乃行近其几前。以手按學生之額。蓋恐或有所感冒。學生病先生憂也。此時同級中有一生頑而不馴。遽離坐。以兩手按病人之脈。若爲醫生者然。同學皆笑。先生乃回眸。睨此學生。學生恐而歸坐。抱其頭。噤不敢聲。蓋以先生嚴毅。必示以懲罰也。

先生以手加於學生之肩。僅低語曰：歸而坐。勤而業。學生伏案不敢仰視。已而習字課畢。教習乃上講壇環顧。一週似有所誠勉。我輩皆默然以爲先刻之事發矣。彼頑劣之生必遭嚴訶者。蓋無疑也。

既聞先生以親切之語調告我輩曰：諸君乎。余今日擁此講席。以與諸君相周旋。凡此捫年之光陰。中皆日日與諸君晤對者也。我願諸君教品勵行。咸潛心於學業。他日學成爲世所用。足以起我衰敝之祖國。藉與列強競爭。勿使他姓男子來躡吾土。是豈諸君與鄙人之幸。抑亦吾國前途均蒙其福也。余於家庭之幸福。消翹殆盡。一身以外全無係屬之人。去歲尙有一老母。今則已矣。自高堂見背。後子然一身。更似天壤間一畸零之人耳。言已。先生若不勝悲梗者。

已復語曰：我今視諸君如弟輩耳。諸君以外。我尙有何係戀。諸君當深諒我意。我蓋願諸君皆爲我國非常傑出之人物。迅救我國於阡危。不則亦當爲良國民。而我之所最爲悲愴者。諸君或荒嬉自甘。輕棄此寶貴之光陰。或有不率教者。梗頑。

難化。則不能不予以懲罰。抑知我雖予諸君以懲罰。我心蓋滋感焉。我願諸君以師事。余亦以兄事。余我與諸君當視如骨肉。如手足。諸君苟齒我於朋友之列。當不以余言爲謬。願諸君澄澈思之。亦知余言有欺諸君者乎。

先生語已。頻以手巾拭額。上汗淚皆瑩然。是足表先生一片熱誠。全傾注於學生之身。我輩苟自棄。其何以對先生者。此時我心中作是想。我同學之心中當亦作是想。均俯首以聽先生之訓誨。俄而鈴聲動矣。同學皆肅然瞻視先生。退出教室。向者爲醫生狀之學生。乃親至先生前謝罪。曰先生請恕學生向者之失禮。先生拊其頭曰。往哉。後勿爾。不汝咎也。

八月初九日是日。乃有一不幸之事。起自我同窗之身。初不虞於此。學期之劈頭數日。乃有是變也。今晨吾父送我至學校。我於途中告我父。以楊先生之所語。我父詔以在學堂中。當以先生之言是。從先生言。言皆金玉也。已而將及學堂門。見圍而觀者甚衆。人聲喧雜。我不知今者學堂猝起何變。我父亦駭愕不置。我乃牽

父衣。自人叢中擠身而入。初入學堂門。見校長室。室外莽亂如麻。又聞歎息之聲。四徹曰。可憐哉。此周家孩子也。既乃入校長室。則有警察二人。暨一戴金絲鏡黑呢大褂者在。

是蓋某醫院之醫學士也。余識之時。吾父乃詢校長曰。今日何如此擾擾者。校長目視醫學士。復語吾父曰。馬車斷學生足矣。言已默然。旁一人曰。周邦傑今日入學堂。爲馬車傷其足。蓋周邦傑者。與余爲同級生。今日晨起詣學堂。忽罹此厄。慘哉。

顧周生之受此創也。乃以救人故。初本學堂之初等科學生七八人。亦入學堂來。其母送之半途。騰躍而前。母制之不可。離母已數十武。躓石而顛於中衢。適後有馬車驟驟而至。小學生奔避不及。脫非周生者。車輪碾其身上。過矣。周生一躍而前。迅救此同學而執知己身。乃受創。蓋周生者。陸軍統制周公之子。統制者嘗以中俄之戰。匹馬單槍。以陷敵陣。羣震其勇。而周邦傑者。亦勇敢有父風焉。

方萬聲沈寂間忽見一婦人劈衆人而獨前狀類癩者此周生之母也以父母愛子之心度之其心痛腸斷甯可言者乃見復有一婦人入眼淚沿頰而下入時卽向周生之母長跪不起來者爲誰蓋卽邦傑所教學生之母也此時滿堂之視線萬目睽睽均集於此兩人之身室中寂靜惟聞此兩學生之母嚶嚶啜泣而已忽聞馬車之聲驕然當門而止俄而學校中之小使背負周生而入周生兩手伏於小使之肩在然無力目閉口張面青如鐵時人人震駭噤不作聲我楊先生就小使之肩抱周生於懷向之垂淚於是我同級生舉泣然而滿堂之聲響動搖咸呼曰周生好男兒周生俠少年周生以拯人而傷足不愧爲軍人之兒周生聞衆人譁呼聲略啓其眼又轉目四聽嚶然而呼曰我書包奚往乎語已又圍目喘息若不勝懣者小學生之母遽趨前曰周公子書包在余處君勿繫念君以救吾兒故致奮身不顧我實不知所謝我見君之創而痛心恨不能代君任此苦也言已涕交於頤至不能仰周生之母見此狀轉慰之曰憐勿悲矣是兒合當

有此蹇運抑愚夫婦不德所致言已亦泣

已而校長及楊先生小使等復送周生上馬車兩學生之母看護之遂送周邦傑歸家是日以周生故停課

八月十二日我學堂中同級生五十餘人實有種種之人物有文學士有理學家有豪傑有販豎有勤勉家有怠惰者就中與余最親密者有一生曰張公霖張君在余一學級中年最長今纔十六耳肩博而背廣有糾糾風貌雄碩似大將顧性質溫和而又謙挹植身接物足爲同學表率又富於義俠心視同學如弟兄焉

次爲滕家望滕君家甚貧嘗衣破襖補綴殆遍肘露而踵決乃滕氏子處之夷然性好談諧活潑而有興味或云乃翁以越南之役在大將軍孫文毅麾下屢冒萬死而奪敵讎得有勳章今其父已沒將門之子衰矣然人之見之者恆許此子爲遠大器也

與滕家望駢坐者有顏生希淵弱而多病在運動場中恆一人向隅彼常見同學

之活潑壯健。輒自恨病根之爲累。願一學級衣服最麗都且恂恂如處子。其父母以獨子故愛之逾甚。

坐我前席者其父爲鐵工。同學咸呼之爲小鐵。小鐵面紅如林檎。顴短而顴聳。恆能自變其狀以博人笑。忽喜忽戚。忽怒忽笑。頗類滑稽之畫。

坐於小鐵之左者有著名吝嗇之錢氏子。黃髮而齋鼻。兩眉倒垂。似世俗所繪之無常鬼。骨瘦而柴立。狀貌可憎。其鄙吝之態使人發噱。斷墨片楮固已視等兼金。甚至鉛筆之木屑。兔豪之退鋒。亦什襲珍藏之。其終日營營全不注意於學問。逢試驗之日則拔石版上之小釘竊課卷中之餘紙以爲得計。至他人已繳卷乃竊窺同坐生之答問以爲敷衍。其卑劣蓋如此。

年齡之次於張公霖者曰馮生。道善金業某之子。恆服藍色長褂。今爲醫者矣。馮生之左有小吳生。左手不具而事親以孝。聞其父五六年前在美洲作工。至今未歸。其母以女工佐兒讀。而小吳生亦足慰母心。小吳生之前席有大吳生。同姓。

而不宗者也。嗚呼！我一級中相貌之醜，蓋未有如大吳生者也。

大吳生背駝而首短，前齒缺，其二顧勤學，殊甚。凡教習之所詔，耳無旁聽，目無他矚。故於所習之業，輒能對答如流。大吳生之旁坐一盧生，則適與相反。而每試輒落第者也。

嗟乎！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容貌不一，性質亦不一。五十餘人之同級生，安能一一儂指述。此中眉目清秀，學問優拔，每試輒冠其曹者，尤推高景明氏。是歲高君方十四歲，此則教習與學生咸交口稱許，無間言者也。顧我則獨與我鄰居之一田生，振實善。

田生振實者，與余居同里，生同歲。於各學課，恆列優等。而算學爲一級最居恆，不輕語，不妄笑，沉默寡言。同學呼之爲木頭。得之人言，謂其母蚤死，繼母待之慘酷。無人理，少有過失，操大杖笞之。以是得臆病。嗚呼！田生果得臆病歟！真警說也。

同級中與我最好者，田生、振實、張生、公霖之外，高生與我亦甚厚。然不及兩君甚。

十五。日。今。日。余。至。學。堂。途。遇。我。叔。父。略。談。片。晌。余。遂。較。向。日。至。學。堂。時。刻。爲。稍。遲。方。至。學。堂。之。門。見。有。同。學。生。五。六。人。圍。此。左。手。不。具。之。小。吳。生。而。擲。揄。之。或。以。鉛。筆。擊。其。頭。或。自。後。捋。其。髮。以。爲。笑。樂。而。小。吳。生。大。困。乃。以。殘。廢。之。故。竟。不。能。爲。多。數。之。抵。抗。悲。憤。交。集。淚。潸。然。如。雨。下。而。此。無。情。之。同。學。生。嘲。弄。愈。烈。小。吳。生。面。紅。頸。赤。脣。顫。不。能。已。已。

時。則。同。級。生。中。之。所。謂。小。鐵。者。最。儂。薄。而。頑。劣。乃。一。躍。飛。上。椅。子。曰。小。吳。小。吳。而。母。賣。菜。傭。也。我。不。能。爲。汝。友。又。揚。其。聲。曰。青。菜。乎。蘿。蔔。乎。三。文。一。斤。五。文。一。斤。控。其。革。鞞。於。臂。以。狀。小。吳。生。之。母。而。觀。者。咸。擊。掌。譁。呼。同。聲。喝。采。以。助。小。鐵。

小。吳。生。憤。不。能。堪。不。暇。詳。察。遽。取。一。墨。水。壺。直。投。小。鐵。之。面。小。鐵。驟。避。之。墨。水。壺。遂。從。小。鐵。頭。上。飛。過。恰。楊。先。生。排。戶。而。出。而。墨。水。壺。適。中。楊。先。生。之。身。楊。先。生。之。袴。上。墨。汁。淋漓。污。痕。狼。藉。斯。時。楊。先。生。猛。受。一。驚。而。各。生。徒。皆。蛇。行。鼠。伏。徐。徐。悉。就。其。坐。位。

楊先生亦不動聲色。坐定，乃問曰：「誰耶？」斯時講室中寂然，無有應者。詰者則以眼偷視先生之面，謹愿者至，習息屏氣，不敢一仰首。已而楊先生再問曰：「誰投墨水壺者？」忽於萬聲闕寂之中，有一人挺身而出，則然答曰：「先生投墨水壺者，我也。噫，翳何人則張生公霖是。」

楊先生以目注視張生，又環視各生徒，曰：「果張公霖歟？」張生急應曰：「然。」先生我也。先生略低首，沉思乃和顏怡色，復問曰：「我不懲罰，誰請投壺人自供其爲誰？」於是小吳生泣言曰：「同學中皆打余，罵余，戲弄余，余實不能耐，余殊一時鹵莽，乃擲此墨水壺。今悔之無及，願先生恕學生，學生後不再犯。」

楊先生復環顧各學生，曰：「果小吳生歟？」各學生皆應曰：「然。」實非張世兄、小吳世兄爲彼人所嘲弄於盛怒中，擲之斯時，小鐵與盧生、錢氏子以及當時之擲揄小吳生者，均默然無語。楊先生乃諭之曰：「君等舉手足完具之人也，以手足完具之人而乃侮辱身體不具之人，我實爲君等恥。夫君等皆有志之少年，他日將爲偉大。」

之。國。民。而。乃。爲。此。卑。怯。之。行。爲。我。實。爲。君。等。不。取。

楊先生語畢。復行至張公霖坐次。曰。君。殊。可。嘉。能。保。護。不。幸。之。友。人。是。方。爲。好。男。子。是。方。爲。俠。丈。夫。可。感。可。感。張。生。公。霖。聞。言。局。促。若。不。自。安。楊。先。生。乃。徐。徐。升。講。壇。曰。我。今。日。應。懲。此。欺。侮。友。朋。之。諸。生。庶。知。不。當。有。此。卑。怯。之。行。爲。爾。侮。辱。小。吳。生。之。諸。生。均。來。我。前。

於是張公霖者前爲不幸之小吳生引罪。今又爲此數同學乞赦其過。此事遂已。十八日我輩昨日偶閱新聞紙登載有勤勉之貧民一則。我母讀之惻然而悲。謂當稍稍周恤之。今日我與蕙妹隨母同往貧民之窟。余背負一大包包中皆饋贈之物。有衣數襲及雜用之物。咸備吾蕙妹則剪此新聞紙上所載貧民之住址騰躍隨來。

行行重行行。穿過一橫巷。見一帶廊房均破舊。猥雜不堪。屬目我等乃依此新聞紙所載之門牌前來。我母立於門外未敢直入。見內一貧婦人年約三十四五許。

枯瘦憔悴。顏色慘白。然綽有大家風範。我母乃問訊曰。日昨見某新聞紙所載之事。故特造訪。貧困常事耳。苟能勤勉刻苦。不足爲慮。貧婦人報顏曰。夫人之言良然。日昨新聞紙所載。妾亦不知爲何人所登。乃勞夫人枉顧。良用歎仄。

我母曰。人孰無艱困之時。患難相恤。亦人生應有之義務。我將得微物來。脫遇缺乏時。可隨意用之。言已。乃於囊中出布數端。衣數襲。以授此婦人。婦人既驚且喜。感極不知所謝。而斯時。余與蕙妹週視室內。覺貧家之物。在在皆可珍玩。室中設榻一。以破甕支之。屋漏陽光射入。閃閃作金線。壞壁上糊以黃色之舊新聞紙。斑駁陸離。又雜以破碎之揚子江流域圖。我又見室之暗隙。一稚子背我。豎而立。以紙貼牆。而書無几。無椅。狀殊困難。余與蕙妹方擬就前趨視。適此兒耶。突然回顧。噫。奇哉。奇哉。此我學堂中之小吳世兄也。

小吳生見我與蕙妹臨前面紅過耳。急思走避。我乃奔告吾母曰。孺乎。是小吳世兄家也。是小吳世兄家也。母曰。默勿聲。蓋我母之意。恐小吳生引以爲恥。故囑余。

勿聲而小吳生亦隱其阿母背後。若不欲見。余者顧余已忍俊不禁。急趨出。握其手曰。小吳世兄。小吳生亦緊握余手。俯首不語。

時小吳生之母曰。噫。是兒同學之友耶。又顧我母曰。嗟夫。夫人妾僅生此一塊肉。乃父於五年前往美國。至今音信杳然。顧我雖貧無聊。賴烏能使兒不學。故甯處此穢陋之地。取其與學堂相近也。幸兒尙不十分頑劣。於萬種苦惱中。得此聊足自慰。惜其爲不具之身耳。我力苟健。則小本營生亦足爲母子兩人餬口計。然我多病。卽邇來亦已七八日不能謀生。炊煙將斷。乃將我兒寫字之几賣却。嗟夫。人我兒手已不具。今又賣却其讀書寫字之几。日趨暗隅。勤苦自勉。脫患眼病。不將爲兒終身累耶。言已不覺淚落如綆。

小吳生近前。握母腕曰。母勿悲。兒近日練習已熟。貼牆亦能書字。時余乃呼曰。小吳世兄。我將請於我母爲君。置几小吳生之母曰。公子非學校中咸稱之爲馨世兄者乎。前日小兒歸時。道及公子盛德。謂筆墨課本均出自公子所賜。令愚母子

感謝不盡。有此慈善之夫人，合有此賢耶也。語時，我母已探囊出銀幣二枚，曰：「以此置一几一椅，爲若兒讀書習字之需也。」可。

歸途中，我母乃語我曰：「譬兒汝不觀小吳世兄乎？家既赤貧，手又不具，尙如此勉學。汝曹錦衣玉食，父母又不吝教育之費，奈何虛牝光陰？爾後當以小吳世兄爲法。兒曹勉之，余與蕙妹思母言良不謬。我苟稍得志者，必使世界無小吳世兄如此哀苦之境遇始已也。」

二十四日，是日爲本月最後之星期六也。我學堂例於每月最後之星期六，輟修身課，不講。校長乃聚集高等科全體生徒於講堂，以開講話會。每逢此日，我同學皆興高采烈，以聽校長之講話。

校長乃登講壇，曰：「諸君乎？猶憶上學期每月星期六日，亦開講話會乎？則此學期者，自當蟬聯而下，第上學期所講皆英雄豪傑之所爲，世界有名之人物也。我舉此所以爲諸君立志之鑑。處世之訓，今茲學期所講悉非有名之人物，不過世間

一。普通少年耳。然諸君聞之。我知諸君必奮起。其感情無疑者。校長語畢。乃於黑板上大書愛國少年四字。遂徐徐講曰。

北美合衆國桑弗倫西司哥有一汽船出口。此船爲我中國所有者。嗚呼。諸君乎。在數年前。我中國安得有航行歐美之船。自去歲始。乃有粵紳某與旅美之華僑創此公司。今本船歸航上海。有美人。有英人。有法人。有德人。有西班牙人。本人合計不下三百餘衆。此中有我國之少年一人。年約十三四許。衣服垢敝。降伏三等艙中。似恥於見人者。噫。是少年果何爲者。

蓋距今二年前。其父母以貧不能自存。賣此子於美國。一演藝人。半年盡其技。演藝人乃攜之往美國。孰知此號稱文明之美國人。眼中祇有金錢。別無義理。既至美國。其虐待更酷於前。稍不適意。飽之以老拳。蹴之以革履。或終日不與以食物。或僅與以惡草。具凡斯種種不堪。凌虐雖奴。厮不如也。嗟夫。嗟夫。彼美國人者。以爲支那人可欺耳。謂余不信。請觀數年前之美禁華工案。

爾時此少年以柔脆之質，烏能經此躑躅。願欲脫此厄，惟有遁之一法。不則客死異域，作新世界之餓殍耳。願以言遁事，良不易。矧身在異國，舉目無倚賴之人，幸桑弗倫西司哥之中國領事陳君者，熱心人也。當此少年奔往本國領事館，託其保護。時陳君慨然允諾，負此責任，遂致書於公司，請拓下等艙一席之地，以拔此少年於黑獄中。公司中人亦允之。於是少年乃得歸國。

船過太平洋，波浪平靜，同船之人，豪興鬪發。獨此少年，隅坐無語。時同船有紳士服者三人，見此少年，踴躍之狀，頗爲心惻，乃詢以所苦。少年感其摯意，略傾吐其身世所遭。此三客者，爲英倫產設肆於上海，故能操中國語。聞少年語，各探囊出若干金，以饋少年，少年謝而受之。

時少年得金大喜，以爲我今日脫此殘酷主人之羈絆，得安穩渡海歸省。兩親此金者，腹上海後，當置一新衣，以易此垢敝之服。又當飽餐一飯於旅館，以嘗故國風味。然後乃以賸餘之金，歸奉高堂。我兩親見兒之歸也，正不知若何驚。

喜欲狂。快哉！快哉！此少年思至此，歡悅之念，狂湧如潮，以爲此人生愉快之事，蓋幾幾達於極地矣。

嘗少年想像未來之快樂時，是三客者方圍圓桌，以恣飲啖，乃摭拾各國風俗，以爲下酒物，互相評議，已而漸及於支那。一人曰：支那者世界至不潔之種族也。其道路之湫隘，居室之穢濁，令人不耐。一人曰：支那人品性惡，其攘竊之行爲，時有所見。一人曰：我輩幸居通商口岸耳，脫入內地，與斐洲之黑蠻，所差無幾矣。三客且飲且笑，肆口謾罵不已。

已而一人操中國語，倚醉而言曰：中國道德不進步，故其人民多詐，誑商人又好以欺僞爲事，儉哉！奴也。一人和之曰：然，然，彼殆飯囊耳。我聞上海流行之諺而信，語未畢，忽聞有聲環然自頭上飛灑而下，震盪皿間，鏘然如碎玉。三客大驚愕，回首視之，則見向者貧薄之少年，突立於眼前。

少年抗聲呼曰：英人謝君厚我，我誠感君。雖然，我中國人也。君輩所目爲無道

德不信義之人也。我不敢受君賜。我甯行乞以歸耳。咄汝英人。勿賣弄爾有錢。謹以奉璧。

第二章

今日爲九月初五日。我母語我謂今日放學後。與若往訪蘭姊。蘭姊爲我母姪女。於我爲中表行。而年長於我兩歲。晚四點鐘。余休課後。偕母行。至則女校中。亦正放課之時刻。各挾其皮靴。歡躍而出。嗚呼。余猶憶我中國向者有纏足之陋習。則此七八歲以上之小兒女。咸被刑耳。脫此風未革。安得有今日如是快樂自由者。今荷與渠輩衡其苦樂。彼且瞠目弗信。謂歷史家故甚其詞者。

時女校園牆之外。繞以溝溝之旁。有一蓬頭稚子。嚶嚶啜泣。傍置一竹籃。又類以目注視溝中女學生。方挾書放學歸。見狀。戚忸。步問曰。何泣爲。稚子俯首不答。衆乃堅詢之。有一人代答曰。是某店之學徒也。主人與以二角之小銀圓。令其購物。道經是處。丁然一聲。小銀圓落入溝中。渠思歸無以面主人。而此間又石垣高溝。

泥深。膽怯。未敢下。矧遲延不歸。必又遭主人訶斥。以是泣耳。

稚子聞此。益潛焉出。涕女學生羣詢曰。汝家主人嚴乎。稚子曰。嚴甚。一女學生曰。然則我當喚校中小使來爲汝一取。於是乃呼曰。小使。小使願小使已。他行一年。長者曰。是。是。者。無待泗水以求我輩捐資以償之可也。我先出五分。諸姊妹請各解囊。

語時。一衣縞服之幼稚生。脫其草冠。仰承之。笑曰。阿姊。我請爲慈善會之幹事員。乃移其冠。至一著粉紅衫者。前曰。明姊。出幾何。明日。我亦出五分。已得半矣。於是復有二女生。年可八九齡。曰。幹事員。我儕每人出二分。幼稚生曰。妙哉。我無錢。我僅有我母早晨與我購石筆之一。銅圓。我祇能出一分。雖然。已得一角五分矣。爾時復有數女生。呼曰。我出二分。我出三分。幼稚生急舉手曰。款額已滿。停止募集。乃捧其冠。至年長者。前數之曰。五分。一角。一角五分。二角。笑曰。足矣。足矣。阿姊。發起人請過目。年長者曰。妹勞矣。此皆我姊妹購鉛筆。買毛絨之所需也。今以贈。

渠矣。於是，以銀授，啜泣之稚子，各生均圍而觀之。

俄而迴廊下，忽現教習之面，羣呼曰：先生來矣！先生來矣！一瞥之間，均各散歸。蓋爲狀如一羣嬌鳥，驚飛於花間，僅留此稚子，躑躅於通衢。

十八日，今日爲星期日，又紀念日，塾中放假。余遂久不見張公霖矣。余與張君交情最摯，一日不見，幾逾三秋。蓋惟余深知張君之性情，拊膺自問，實不能不欽佩其爲人。雖然，此亦非余一人之意見。凡四級中，無不與張生善，僉謂張世兄最公平，無偏頗者也。脫同學中有齟齬事，得張世兄一言，其紛立解，而張生尤好扶弱而鋤強，有古俠士風焉。

張生之父，爲磨麵公司一職工，願張生不以其家之寒微爲戚戚，曾憶某歲之秋，其父以病不能作苦，張生請代人見其稗，齡恐不能任重，欲卻之。張生堅請試之，則勤勉習苦，有逾成人職是之故。張生遂曠學至一年之久。然所習殊未就荒，則張生於傭工之隙，猶時時把卷焉。

我一學級中固以張生年最長而膂力亦以渠最強骨格雄奇身軀魁碩且能以二手舉教室中之長椅此椅可坐兩人爲重約三四十斤有奇其腕力之健同級殆無與比倫焉顧爲人媿媿如老嫗其對於同級生中之貧困者必拊慰周卹之同學咸呼之曰霖哥霖哥張生漫應之

張生在校之日恆沉默寡言笑且不與諸兒共跳躑終日不輕離座輒以兩手支頤於案曲其躬二目極巨作灰色五官位置井井顧其服裝頗詭奇衣寬而袖博穿一藍布禪禿其頂常不冠皮靴皺紋疊疊狀類我國古畫中鍾進士所著觀其風采令人失笑而視同學中之年弱者親逾手足故同學中亦依依圍繞於張君之側

張生所最得意者則於數學一科石版鉛槧恆不離手小有課暇輒孳孳於此嘗倩同學中出問題以爲研究資料渠有一德國製之短刀珍逾拱璧蓋有自德國留學陸軍歸者舉以相贈也張生一日三摩挲某日偶傷其指血涔涔下其母大

駭爲之裹傷。且曰：兒乎，汝好弄，乃受是創。張生笑曰：此纖介之痛苦，安足云。創他日爲國家衛疆，索身經百戰，將見瘡疥鱗集於體也。

顧張生雖剛勁而植身接物，又倍極謙抑，與人相處如坐春風和藹。中同學與張生，曬者縱捻弄之，張生亦不怒。時堯爾作笑容平居，雖默默一引其緒，則詞源傾流倒峽而下，同學故撩之，如鬪蟋蟀者，以細草啟其牙鍵焉。每語至激烈時，奮拳抵几，毛髮爲動，嗚呼，張生蓋血性男子也。

憶某日者，渠自學校歸，途中見同學生四五人聚而喧論，有一年穉者俯首啜泣，羣見張生來，呼曰：大佳，大佳，張霖哥爲我平亭此事矣。張生詢之，則年穉者方啖一饅頭，猛來一獵犬，作人立狀，年穉者大驚，饅頭墮於地，犬遽銜之去。年穉者不甘故泣，張生曰：誰畜此犬者，而使之食人食也。

僉曰：是法蘭西人某之犬也。是法蘭西人素悍，而其狗尤獠無敢撻其鋒者。張生曰：何物法蘭西人，天下事甯無公理乎？乃登法蘭西人之門，曰：請若主人出，我將

與若評理焉。法蘭西人睨目。蟠腹出。張生數之曰。而象犬乃不加口套。已違警章。矧又令其悉我弟輩奪人食也。在理爾。宜罰法蘭西人。不得已。笑謝之曰。諾。

以是之故。匪特同級中尊敬張生若長兄。卽師長中亦多器重張生者。謂此子遠大器也。而余與張君交誼尤篤。每出遊必與偕。一日不見張君。必思慕之。張君亦視我如弱弟。蓋其素重友誼。視友朋事。恆如己事。而聲如洪鐘。每一啟吻。令人肅聽。無譁。惟其剛健中含有婀娜語語。又溫磨人肺腑焉。

二十一日。昨日我同級中偶起一小小風潮。其咎當歸諸袁生。蓋袁生恃其驕貴之氣。以凌同級中之江生。出語無狀。自命爲貴閥世家子。輒引其父親之顯赫。以爲譚資。同學中皆厭之。而袁生方津津樂道也。昨日與江生齟齬。江生者家寒賤。其父設一炭肆於市。人咸知之。袁生乃詈曰。咄嗟而父乞丐也。速閉而吻。不則我將拘若父告警吏。江生聞人以惡聲斥其父。旣恚且赧。面赤過耳。低首無語。而淚墮如斷線之珠矣。

午飯時。江生垂涕歸。其父見之。呼曰。孺子何事。乃面赤如雄雞者。詎又與人鬪。毆淘氣耶。江生泣告其父曰。彼辱我。可辱我。更辱我。父我奚能忍者。其父亦慍飯罷。與其子同來學校。訴諸校長。

江生之父。侏而肥。短鼻厚唇。爲狀足令人笑。同級中數人均欲掩口。第不敢縱其聲耳。以執業於炭屋中。故兩手及胸口均烏黑。幾等斐洲之黑人。時適袁生之父亦來訪校。校長校長。卽語之曰。袁先生。君家令郎。乃畧友人之父。爲乞丐。有是理乎。袁生之父。貌甚窘。顰蹙。其雙眉斥袁生曰。若何無禮。一至於此。以汝不肖。將貽而父戚。汝尙有何說。袁生默不語。其父乃攜袁生之腕。至江生之前。曰。爾當向江世兄。負荆請過我方。恕汝。

時江生之父。氣已平。見之良。不忍。乃曰。袁公子。願君嗣後勿作是言。可耳。同學中偶言語不檢。亦尋常事。奚用請罪。爲袁生之父曰。是兒傲慢無禮。我又何能聽其如此。乃叱袁生曰。若開罪於友朋。趣向江世兄。謝過。袁生不得已。乃詣江生前。鞠

躬致敬曰。江世兄。頃我無狀。出言唐突。我父已責備我。幸君恕之。語時。袁生之父亦脫帽與江生之父爲禮曰。江先生幸恕小兒。前嘗我當代爲謝過。孺子不知人以職業爲貴。而乃以服裝別人高下。良可恨也。

江生之父親此殷勤之狀。故已渙然冰釋。無復怨意。俄而鈴聲大鳴。蓋上課時矣。袁江兩家之兒。同入教室。此時心中已無芥蒂矣。已而放學歸。兩人挾革囊石版。而趨校長語之曰。汝曹聽之。今日之事。足使汝曹增長識力。勿忘今日之教誨也。可。

二十三日。天氣晴和。是日爲星期日。余一人散步街衢。趁步所至。不覺已至裏馬路之口市聲喧騰。貨物雲屯。作苦之工人揮汗荷巨甕。而趨余方前進。而有一大貨車當我前。進退維谷之際。忽有人呼我名者。余回首視之。則我學級中之滕家望也。冠破草冠。脫其沿。作圓環塵沙滿面。汗潐潐下方與一苦力者同操作。自貨車上荷物下移之人家店肆中。余呼曰。滕世兄若何。自苦作此生涯也。滕生曰。我

乎。方語時。車上之苦。力又荷一重物。下。膝生。張兩手。受之。復續語曰。我無所苦。且假此爲自然之運動也。語已。荷巨物。奔入店肆中。

已而復跳躍。出語我曰。馨世兄。我雖執役。仍不忘明日之學課。姑試誦之。有謬。否。言未已。荷物又上肩。渠隨行。隨誦曰。水者爲輕。養兩原質之和。合物逢熱。則蒸發。而爲水汽。誦時。已入店肆門。出又誦曰。失熱則凝。結成冰。若過以電氣。可使分離。而仍復輕養之原質。馨世兄。我所言有謬誤耶。

余見膝生汗流。被額爲此勞動之生涯。尚口喃喃誦此明日之理科。始而駭笑。繼思。膝君勞苦若此。尙爾許勤勉耶。而我輩安坐飽食。拋撇光陰。對之得無愧惡。已而車上貨物已盡。膝生拭汗來我前曰。今日大忙。我母又病。而家無兄弟。我不得不出而就工業。我力健。借此運動亦良。佳馨世兄。明日算學科。我得其大概。惟理科記憶未純。熟君能背誦乎。

余曰。我亦未能爛熟。若事竣乎。可與君同歸也。膝生曰。我家距此僅二舍。我故就

備於此。今日偕君歸。尙有一貨車來爲時。當在三十分鐘後也。余乃隨滕生至其家門。設一雜貨店。陳列奇麗。可觀。以余視之。蓋不啻入博覽會會場矣。貨物零星而瑣碎。咸不值錢。中坐一女。郎年可十二三。滕生曰。我爲君介紹。是我阿妹。明漪也。余鞠躬女郎亦點首。

余睨之。見明眸皓齒。不類貧家女。因思滕生兄妹。今雖落薄。當年固雛鳳也。余曰。令妹讀未。滕生曰。家貧。弗能讀。然妹固甚慧。我口授之。輒琅琅成誦。矧悟性尤佳。我殊弗能及也。明漪曰。阿兄勿過獎。人使人愧。惡。

少選。余曰。滕世兄。今日劇忙。我來得無擾君乎。滕生曰。今日固大忙。然君來何害。憶我方攤書。欲稍加溫習。而忽有客至。客去而醫生又來。下半日。我又就傭於店肆。我今日奔波小武良街。二次兩跌。漸漸痠痛矣。手戰。亦不能作字。語時。拂拭几上之灰塵。使余就椅坐。

余曰。君讀書坐地。當在何許。有書舍乎。滕生曰。有。有。遂引余至帳臺之後。有一小

室僅堪容膝而中置小木榻半爲書舍半爲臥室屋隅一小案楮墨狼藉蠟淚盈盈封其盤榻上書籍縱橫如秋山之亂疊焉滕生曰是余之書舍也乃於桌上翻一稿本曰余今日方作文纔落筆以他事舍去馨世兄若爲我指其謬余見上書有數行小字曰

我聞之德儒墨革之言矣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勢使人合山勢使人離旨哉言乎歐人自十五世紀以來遠通美洲及於印度而在陸地接壤之亞斐內地反隔闕而疏迷之……

余讀至此滕生遽掩其稿本曰以下爲客來斷其思路竟不能續語時乃檢一鉛筆咿唔思續成之忽聞其妹呼曰哥來哥來滕生乃擲其鉛筆疾趨而去

俄聞滕生語曰妹乎此需七分此需五分若收錢置諸手箱我尙須往陪馨世兄也語時卽騰蹕而進曰我思下加一句曰『此其一證也』文義方足且通塞離合之故亦不獨此一證我思舉一他證而搜索枯腸竟不可得方握鉛筆凝思間

又驚起。直立曰：噫！鍋中沸矣。急奔藥爐前，揭其蓋曰：是吾母之粥也。馨世兄請君少待，我持往。母許我，我淹留牀席十餘日矣。隨行又自誦曰：水爲輕，養兩質之化。合物逢熱則蒸發……娘乎，粥來矣。

滕生隨呼隨行，余亦躡其後。將問慰於滕生之母，夫人至則見滕生之母枯瘦如柴，以喉病頸圍白手巾爲狀，殊憊。一見余，卽呼曰：馨世兄來乎？此間病人室，空氣惡，防襲君。余曰：無傷，伯母病略痊乎？母曰：謝君存問。滕生曰：醫生語兒勸娘勿多語，多語恐傷神。娘啜粥後，仍請安眠。兒今日取藥歸適店中，上貨四點，鐘許與馨世兄同來伺候。娘飯，娘放心。門前購物有阿妹支持，語時忽憶曰：我當易妹來，妹亦辛苦矣。

母乃遙呼之曰：我兒若勿太勞，苦宜少休息。我家門戶全恃汝矣。喉脫爾父在日固亦豐衣善食，一貴公子也。已而明漪來曰：娘啜粥未，母曰：明兒汝敢我抽斗出果餌茶食以餉馨世兄，并傾一甌茶來。余曰：無需，明姊勿太忙。滕生自外呼曰：妹

抽斗中有我父照片。可與警世。親觀焉。明漪乃出其父照片曰：此我父自越南之戰歸後所撮之影。勳章纍纍，綬綴於胸前也。余見之，狀貌固甚英偉，而隱含有慈悲之意。想其當日固本此愛國之心力，衛疆索至於流血，弗顧由今思之，尙奕奕有英氣存焉。

余對此滕生先人之小影，不能不肅然起敬。而滕生之母殊爲忻然，語余曰：此照中人雖物故，然當日固以勇稱。今國中安靜無警，遂不復省記。爾時國家有事，之秋國民環甲自衛，其國民須知此陳死人者，固嘗以血購國民之自由，垂諸永今日之食其賜者，已獲佳果，想不復憶播種人矣。

少選，忽聞貨車轆轤自門前過，滕生呼曰：妹來，妹來。我需上貨矣。卽距躍而出，越十餘分鐘，復歸曰：警世兄，我不能伴君明日少暇，當與君同遊。余曰：勿須，君殊太忙。滕生曰：我每晚必至十一點鐘始能理我功課，願至十二點鐘則又渴睡矣。余曰：人生有幾，何精力固宜然矣。

嗚呼。我念。滕生。果有十分。或二十分鐘。之時間。令彼。溫理。舊課。或遊散。公園。之中。則幸福。當爲無量。然我。觀滕生。顏色。豐腴。如昔。固知。貧非病也。而老母。弱妹。燈影。書聲。此中。亦自有佳趣。較彼。富貴。紈袴。之子。真高出。萬萬也。

二十九日。今日。又爲。星期六。開講話會。之期。校長。屆時。登講臺。先以。粉筆。書病院。兩字。於黑板。乃徐。徐講曰。

數年前。在四月中旬。天氣。輕暖。薄寒。之時。細雨。微風。萬綠。如障。重幕。上海。之一。慈惠。醫院。忽來。一年。可十一。二。作田。舍服。之兒童。背荷。一巨。篋。爲雨。所霑。衣襦。盡溼。顧其。貌殊。端麗。兩頰。紅如。林擒。雙瞳。如秋。水。語時。作。期。音。極。可。愛。憐。之。童子。也。

渠之。入此。院者。爲尋。訪其。父。來也。渠。蓋爲。蘇州。府屬。之黎。里。鎮人。乃從。鄉間。來。而其。父。則五。年前。行商。於南。洋羣。島。近方。歸國。一至。上海。遠觸。時癘。遂入。此病。院。方。入病。院之初。其。恙甚。微。故致。書其。家人。但言。已安。抵上海。惟身。體。稍。有不。

嫌以是養病病院中少間即當歸也。

其妻得此家報甯能不繫念者恨不直趨至前一加慰問顧時值蠶忙未能分身而出矧家貧就雇於人爲人飼蠶此數日中爲最要之時間不得已乃令其長兒行時方十一齡也母以其年穉頗懸懸而此兒則自謂我壯健逾成人也既至病院看護婦即問曰而翁誰也童子曰五日前有自南洋歸來入此病院者乎此即我父也看護婦曰小友此間南洋歸來之病人不下三千餘人矣童子曰我父陳姓也看護婦俯首沉思曰有之有之在三號室童子曰我父病劇乎看護婦不答曰孺子我引汝往覲而父也。

二人乃登樓旋至右首一病室室宏而敞中置病榻十四五作二列童子以左右望見病者陳陳均枯瘠如腊面作灰白色或閉目若垂斃者不則張其巨目直視空氣之中尙有揚手於空中如將攫物者而呻吟之聲此呼彼應且以病者怯光窗上被以綠布陰氣森然蓋室中固較廊下爲闇也。

甫入室。惟覺病者之熱氣。雜以藥香。熏炙人。至於眩暈。第見兩看護婦。往來趨走。持熱度表。以驗病者之體溫。引此童子之看護婦。指此病室之北一榻曰。此非若父乎。蓋自南洋歸來之陳姓。而於五日以前來院者也。

童子一見此病者。痛淚直沿兩頰而下。乃以所荷之巨囊。置地。下踞伏病榻之前。以手握病者之腕。腕枯瘠如柴。曰。阿父兒來矣。病者不動。狀如殭蠅。童子乃起立。相此病人之顏。念五。六年前。吾父別鄉井而遠適異國。風貌尙堪記憶。今面龐瘦削。鬚髮咸似草上之霜。臉上多皺痕。而兩目亦枯槁無光。初不復有一絲存舊日形容矣。詎以歷年辛苦。乃成此狀乎。

此時病者微啓其眸。見此童子。依依病榻之前。仍瞑目弗語。蓋其病體綿綴。殊不勝憊也。童子復引老人之腕。曰。阿父兒在此。見以前日。自故鄉得父書。今日乃來。良以時值蠶忙。吾母不能與兒偕。嗟夫。父乎。胡以一病至此。今日亦知兒在此。省父乎。何以默不一語也。

老人似聞此童子言者，顧仍搖首不語。惟兩目直視此童子，少選眼又闔矣。童子緊握老人之手，曰：「吾父省我乎？我安吉也？老人不能動呼吸，愈促熱極而噤。言語不能辨安吉，淚沾懷袖，念此衰年之父，不禁悲從中來。時倚此病榻，端相老人之顏，心中惴惴，念此實風燭耳，脫有不諱，吾母子其何以堪？蓋自數年以來，吾母強健，非昔其何以聞此惡消息者？矧尙有弱弟孤妹，何能度此歲月耶？」

此童子萬愁填咽，莫可訴語。忽背後有人聲，則看護婦一人方趨前也。童子掬悲容於面，曰：「吾父病其少瘳乎？何其噤不能聲也？看護婦曰：『是而翁耶？』童子曰：『然。惟四五年不見，面龐消瘦，大不類吾父矣。』看護婦曰：『孺子少靜，若不見院長來乎？』

已而院長乃入病室，後隨一醫生與三數看護婦。院長年近五十許，身頰而碩，堂堂一丰采，嚴整之人也。歷診病者之脈，出語若甚溫婉，既乃無言，立至門口。

噓氣作聲。顧見安吉。嚶嚶。噉泣。乃曰。此孺子誰也。看護婦曰。是病者之兒也。今日方自鄉間來耳。院長曰。此病者昨夜未增劇。惟熱未退耳。乃復進而診。此老人之脈。微微點首焉。

安吉乃拽此院長之袖。震顫而言曰。我父之病。可望早日就痊歟。院長曰。孺子若勿焦慮。而父苦熱不能退耳。苟能退熱。心地自爾清涼。卽亦識汝。且亦不致噤不能聲也。安吉曰。敢問院長。不審以何時。吾老父乃能省我。院長曰。試觀明日如何言已。院長自去。此時安吉永日永夕均坐。老人病榻之旁。聲息略動。應時而赴。極盡看護之力。蓋爾時留心。病叟殊無第二人。如安吉者。雖病氣穢惡。而安吉以父故。甘之如飴。又頻頻爲拭額上之汗。并端相老父之顏。何以衰憊之速。乃如此者。和藹之慈。容迥非昔比矣。老人雖昏。無腦力。然時時張目。四矚。見有此童子。在側。若有驚喜之狀。而笑容似發。自肝鬲者。旋亦瞑目。作安眠矣。

安吉每夜卽踰臥病父之旁。顧思慮既深。亦且不能成寐。天未明而起。復端詳病父。似較昨日爲起色。唇微動。似有所言者。顧音響甚低。不能辨析。而面色亦似稍有活動。安吉乃力挽老人之頸。以進藥。擎杯於手。直觸其唇。老人且不飲。藥直視安吉。作微笑。安吉曰。父識兒乎。老人微頷其首。安吉念病父略蘇。且勿以他事縈其心。曲俾得靜臥。而老人喃喃然似有所言者。第見唇吻翕張。惟聆之。不甚親切耳。

如是者二日。乃至三日。四日。病勢殊不增減。安吉亦不類前此之焦竦。至第五日。而病情乃一變爲狀。良不佳。安吉盡其心力。以看護。而胸中又悲酸。弗能勝。是日。至於日午。陽光穿漏百葉窗間。直射老人之面。老人熱極而喘。安吉乃癡然如木人。終日未進餐。亦不覺其飢也。

至於夜間。萬籟俱絕。觸於耳根者。惟聞病者呻吟之聲。與夫家人悲梗垂涕之聲。間或看護婦廊下之履聲。惟一入病室。聲未敢少繼。防驚病者也。蓋人生所

遇感歡樂之境，卽爾不覺庸詎知凡此悲慘之事，亦常行諸世界之中，卽如病院之中，長日所見者，非父母兄弟之別離，卽夫婦骨肉之永訣，則此陳陳病榻，不知已消磨盈千累萬之人矣。故人每謂荒冢纍纍，固死者之墳墓，而病榻陳陳，亦何異生者之墳墓耶。

安吉見此病父徘徊於生死之境，而愁腸爲之百結，至第六日之午後而疾乃大革矣。院長時來診脈，傾其首，弗語。安吉詢之，亦不答，蓋其病入膏肓矣。安吉知老父病勢沉頓，恐難再起，已滂沱如淚。人顧知覺，乃略清昨日，張其巨目視安吉，湯藥弗絕於童子之手，狂吸如鯨，且時時唇動張吻，示意願終不能出聲，第喉間作微響而已。

至午後三點鐘，病乃愈篤。安吉此時惟有伏枕而哭，少選聞病室之外有人作感謝語，似病已離其軀，幹乃出此院者。曰：深感諸君我今日病之脫體，實賴諸君之賜，非言詞所能道謝也。看護婦曰：君吉人天相，我輩何功自後，祝君永

康健安吉聞之念彼人何乃獨邀天賜今日仍持此強健之軀體出院此福誠非細也。

顧安吉又念此聲音良馴熟似耳中久聞此音響者乃植立欲自窗罅中試觀爲誰適此病愈出院之人偕看護婦同入病室彼驚然間驟見安吉不禁詫曰噫是何其酷似吾家阿安也童子亦奔視曰噫此非吾父耶兒固安吉也。

時則病室中之醫生及看護婦咸大詫彼人乃抱安吉於懷而親其髮曰兒曷爲在此語時目注病榻上之老人曰此何人也兒識其人耶甯不奇哉旣而又曰噫我知之矣安兒乃以此爲病父耶孩子家何乏此記憶力者我昨得而母書謂已遣安兒來病院我乃不見兒來方切憂思孰知乃在此間兒來幾日矣阿母無恙耶。

安吉曰兒來此已第六日矣初不審阿父乃在別室也語時搵淚不已父曰今日我已出院其與兒同歸乎童子曰諾顧口雖諾之而目灼灼乃視此病榻之

老人父曰。安兒。汝有行。盪乎。試略收拾我輩。歸休。童子曰。諾。願仍俄延不行。而病榻之老人。又張目見此童子。皺眉不能語。

安吉此時更不能忍。曰。阿父兒。暫不能歸也。兒初見此老人。時固以爲阿父也。而此五日間之恩意。不審乃以何故。結轡吾胸。我今亦知是非。吾翁然兒。竟不能舍之而去。矧一湯一藥。咸出自兒手。兒但覺此病叟之可愛。縱勞瘁吾軀。亦所不恤。嗚呼。願吾父恕兒。父先歸矣。

此時病室中之醫生。及看護婦。咸點頭歎息曰。此孺子天性。靡篤哉。安吉之父。目視此童子。又問看護婦曰。此臥病之老人。誰也。看護婦曰。此亦歸自南洋者。自入院來。病卽沉頓。願甚。盼其兒來視疾。今公子來。此我輩以爲是老人之子。無疑而孰知其誤認也。安吉見老人。尙目注渠身。父亦歎息曰。是亦佛家所謂緣也。安兒。汝旣與老人有此一段因緣者。暫留此可。安吉曰。謹遵父命。父曰。我甚願老人病體之霍然愈也。安吉曰。當如父祝。安吉乃送父至於門外。曰。歸告。

母親勿念兒也。見父去遠，仍依病榻之前。初病者以爲是童子隨其父歸矣。今見安吉依然來此侍疾，狀殊安貼，瞑然就睡矣。

安吉此時心固少慰，而其對於病者之親切不減往昔。老人雖仍如恆狀，其呼吸之微，幾如無聞者。夜中院長復來診視，屢掉其首曰：「此不過今日一夜之光陰，孺子爾亦宜少休我觀。」汝面白而睛紅，似失眠也。安吉曰：「諾。然觀此老人，儼然一身了無親故，而今日待盡於病院，固知此老樹婆娑生意盡矣。因此又不忍遽離其側，而一燈慘綠爲狀，至淒清怖人。遙聞鐘聲飛渡叢林，而至病者，則瑟縮呻吟而已。此境何堪！令十一二齡之童子處此耶？」

而病者則又張將溷之眼光以視童子，心中頗似感念。至於無地者是夜，安吉固不能睡。時時僂徙病榻之前，窗上微透白光，看護婦已起置手於病者之額，無言自去。俄而伴一醫生來方，熨倦眼未醒，想自夢中爲看護婦敦促起也。醫生一按老人之腕，卽曰：「臆脈停矣。」

安吉以淚眼觀此老人微瘠其瘦腕老人目光雖溷固猶斜睇此童子惟光未能及遠耳此時醫生尙揣其聽脈之器細細診察安吉曰病者如何矣醫生搖首少選曰孺子此老病不能起汝可歸里矣卽病者當亦深感汝汝又何必處此難堪之境耶

看護婦亦曰誠如醫生言孺子汝亦憊甚宜少休息冥冥中汝亦足以對此老人矣若去休汝以童子不宜見此人生終了歸結之境可稍事休憩歸觀而父母也

童子猶未卽行不及十五分鐘而老人事畢矣安吉知復不可以久留乃對此病榻爲最後之一禮仍背荷此巨甕揮淚而出時晨鐘微動太陽之光靡處不周覺萬物漸有欣欣之象較之夜來槁坐病房中似判霄壤矣乃乘七點三十分之火車歸蘇第見兩旁綠陰中時聞花香鳥語而草磧稻田空青彌望重樓邃閣咸闢窗以納空氣此童子者遂卽日以片帆返黎里行矣

第三章

十月初四日。今日爲試驗考課之期。以第一年級之小林先生爲監課。余念此小林先生者。當呼之爲大林先生。以其人頤而碩。幾及六尺。頤巨而額。聳人謂其腦力充也。髻作八字形。閃其兩睛。如鸚聲。如洪鐘。每一發吻。作語或以橫目。睨學生。雖如何頑劣之生。亦震顛作股。慄恆恐懼。無人色也。

先生嫉惡而獎善。恆語學生曰。汝曹有梗頑不率。教者我將施以夏楚。願先生雖如是言。曾未一苛罰學生。蓋其聲音狀貌。足以震人。而心至親切。實剖其胸臆。以待學生者也。

吾學校中之教員。不下十餘人。年齡不一。有二十許之少年。有六十餘之老者。尋常四年級之先生者。跛一足。顏色瘦白。恆襲重裘。而出有時。足病陡發。則痛不可耐。故先生缺席時甚多。病爲之也。先生之足。創於數年前。爲鄉間塾師時。顛於石。蓋喜研究植物也。尋常三年級之先生者。年近六十之老人。鬚髮皓然而一極溫。

藹和煦之人也。尋常二年級之先生者，喜修飾之人也。服美麗之西服，長懸一銀絲眼鏡，而除上課時，紙捲煙常不離手口。學生呼之曰：歐化先生。先生解英語，諳法律，恆以未來之外交官自任。於近日外交事尤留意。

尙有一董先生者，每至教員講談室，雄辯傾一座。其學問之如何，高深我輩學生莫從窺其厓略。而於教授法，則自鳴得意。每與校長議論，校長亦唯唯兩目大類猿猴，而齒出唇外，良足取厭於人。故學生中歡迎之者，殊鮮也。

其次則一體操先生，武健之狀一望而知。恆握拳置膝上，又時時作叱咤狀。先生亦以中俄戰爭之役爲義勇隊長，其左腕一大瘻，則當日劇戰所得名譽之標識也。先生好談戰爭之話，脫有人一引其緒，如長流之水，續續無有已時。學生輩每樂聽之，而先生亦津津不倦焉。

校長者，外則端嚴而內更精密。白髮蕭然，披於兩肩，戴一金絲凸光眼鏡。常於眼鏡之邊窺人，長日服黑色之服，而他之教員者，往往以大聲呼叱學生。校長從未

一抗聲時或搯學生之手。至校長室和顏怡聲與之反復詳解。凡事必推論其原。常語學生曰：少年居世必有所事。虛牝光陰最爲非法。自古英雄豪傑必自刻苦。中來惟其日困於苦趣而學問乃得日進也。

或學生有過。校長初不加以嚴譴。必告以此事之原理。何者爲法律之所不許。何者爲道德之所當循。學生聞校長言往往有流涕改悔者。故我輩之服校長非憚其威實心服也。校長盡力於此學校。且二十餘年。犧牲一身之利益與幸福而矻矻於此。其熱心教育令人感誦。彼常攬其霜雪之髮。拊膺太息曰：二十餘年之流光。乃飄瞥如電。耶。憶自我初戾此學堂時。是蒼蒼者無半星。頰白也。校長每日晨起至學堂。以待學生之來。午後必待他教習咸歸。校長尙一人獨留。巡視校中。乃歸途中。并常注意學生。有無跳躑街衢。不卽歸者。或爲人窘。校長時時留心。故行時恆閃目。作左右顧也。

校長祇有一子。曾爲陸軍步兵管帶。不幸去年以心疾卒於營。校長以高年遺孀。

喪明之痛於身體之健康不無少衰亦不願再任此職務矣。特是此三寸辭職之書躊躇未卽上者良不欲與此多年愛似孫枝之兒童作別耳。初不信此老一見此天真爛漫之童子若與靈魂相迸合者。此辭職書置之校長室書案抽斗之中。有時決上此書既又不果行願身體日漸衰弱羣知校長此學期中有決心矣。時我之外祖父者選爲鄉長聞此事也意殊惓惓某日詣學堂見校長曰老友我聞足下有辭職之意此事信乎曰信我外祖父曰先生獨不爲此校計乎試問此後來繼續者爲誰嚆有此重大之信用以繼先生者乎我亦知先生高年不能再耐此辛苦我輩必欲強制先生使勿離校亦屬不情之舉第當緩緩物色不得已而思其次但冀能擔當此校者授之惟望先生暫時勿引退則亦一鄉之人所大願也。

校長曰鄉長督責老朽之言良當老朽待罪此校二十餘年其所以戀棧未去者正以與此校感情既摯未能決然舍去耳。方語時適今日有一新學生至校長室。

此新學生者。隨兩親移居此間。故就學校。中以其地近也。小使導入校長室。校長一見此童子之顏。遽即起立。審視此童子。不已。嗚呼。諸君。蓋此新來之學生。與校長之子面龐殊相類也。校長見此童子。宛肖己兒胸中。故有所稔觸而我之外祖。尙語校長。不已。曰。熱心人。難得。疇能到底。不懈。始終如一。以撐持此學堂者。今吾鄉有此完全之小學。又得此二十餘年。支持此校之老校長。審知此非爲全國小學之模範耶。

校長不待詞畢。即搖手曰。君勿言矣。我今決不去此校。我將與此校共生死矣。我拚此一身。無論如何。此身乃屬諸明德小學。雖我自問爲生無幾。譬諸風中之燭。願此燭一日不熄者。當一日盡瘁於此。至於瞑目。始已耳。語已。卽自抽斗中。出此辭職書。縱橫塗抹之付諸字篋矣。

初六日。今日我妹病矣。蔣韞珠女先生愛我妹。尤甚。課暇時。乃來視吾女弟。疾以談及江生事。吾母與妹咸大笑。蓋今與我同級之江生。卽其父設炭肆者。去歲尋

常科受業於蔣先生者也。蔣先生謂江生頗聰慧，每逢試驗，不落人後。先生恆褒美之一日，江生之母詣蔣先生家致感謝之意，忽出一巨囊，以新聞紙包之，曰：略具粗物敬奉先生。蔣先生啟而視之，則裹一堅硬之石炭，蓋肆中商賣品也。蔣先生笑聲衝喉而出，顧亦未嘗不心感其誠，乃曰：謹謝盛惠，心領之矣。江生之母曰：是區區者，烏足以褻先生，惟聊盡我心，萬望哂納。先生苟却我者，我乃窘矣。

蔣先生曰：非我，却君之惠。吾學堂中規，則如是，教習固不當受學生私饋也。故惟有心領盛意而已。江生之母曰：如先生言，我不能強力破此學校之規則，於是乃挾此巨炭歸。

蔣先生言時，余不禁大笑。吾母亦解頤，吾妹初不解其所以可笑之理由，見我輩笑，亦嘖嘖不已。時吾妹方進藥，以味苦不肯飲，至此盡其甌。

蔣韞珠先生者，至有興味之人也。常與吾母訴苦，況曰：爲初級小學之教師者，其心肺必掣鍊至極，細碎不然，無有能耐此煩瑣也。蓋初級生之在課堂，不能嚴課。

以讀而撫此羣。禱尤須寬嚴。並用村塾。更甚兒童。入學有恆。儻如丐兒者。衣履尙不完。全何論整潔。稚子之足以惹人憐愛者。固佳。其可厭者。則跳躍如小鬼。而頑鈍復似癩石。鼻涕長寸許。時時以舌舐之。墨瀋烏衫袖。幾滿甫數行字。而面黔乃如鍾進士矣。

蔣先生又曰。此不特貧家兒然也。凡兒童之通弊。咸如是不然。何名此爲兒童也。有時喧競起。則某蹴我足。某抓我髮。而爲之教師者。當爲之裁判。而平亭也。此傾其墨水。彼又破其書卷。於是又起喧譁矣。其書籍石版。每忘攜至學堂。而衣袖中則蘋菓菱角。與夫落花生之肉。閒或蝴蝶蚱蜢。亦雜其中。攜入講堂。以供玩好。有時忽聞蟋蟀聲。乃出自學生衣囊中。衆皆軒渠。此亦兒童癖性使然。奚足怪者。蓋凡初級與幼稚生者。撫之幾同乳嬰。當學生歸時。必爲之整其冠理其裳。不然將謂先生不注意於衛生與修身也。而學生輩之塗鴉滿紙。尤必爲之瀋其手腕。願時或墨瀋灑諸地上。有如畫中之墨梅。而廢紙狼藉。壁角則風來疾走。如秋葉。

矣。毛筆運轉如帚筆陣。眞足以辟易千軍。而書角則重重斜捲半且破爛。我輒訝彼編印教科書者。紙質未堅韌也。

更可笑者。或童子失聲而號。則衣罽於椅上之釘。忽碎裂矣。且有失其履者。則不履而躡顛頓走室中。而強之坐教室中。則怪態百出。鬼其臉而狗其聲。驟突起坐。初無常度。有笑者。唱者。語者。面先生。翕張其口。眼伸縮。其手足者。少靜則腦重如鉛。嗜睡至不能耐頑劣者。并探手於袴下。至觸痛則又啼不可止也。

蔣韞珠先生者。長身玉立。恆戴一金絲鏡。衣飾修潔。人望之必爲美術家。或文學家。初不審其熱心於教育也。顧學生之視先生。均依依如小鳥。雖慈母亦無此親切也。我母乃慰之曰。我聞兒輩咸敬愛先生。先生待之不啻己出。無怪人人之歡迎矣。實亦先生心思綿密。尤能洞徹兒童心理。試問今日誰得幼稚初級之教育如先生者乎。

蔣先生曰。承姊過獎。我益汗顏。我復何嘗有足以特別勝人之處。不過以一二年。

之。光。陰。譬。如。璞。玉。俾。無。所。玷。以。授。諸。男。先。生。之。手。爲。其。責。已。盡。特。是。此。兩。年。中。撫。此。羣。穉。有。同。己。孩。彼。宛。宛。嬰。嬰。者。繞。膝。問。字。我。幾。忘。其。爲。學。童。矣。一。旦。升。入。他。級。舍。我。而。去。能。勿。黯。然。阿。姊。試。思。吾。夫。見。背。七。年。於。茲。矣。我。又。子。然。一。孀。了。無。兒。女。萬。事。灰。心。孤。零。似。不。屬。於。世。界。脫。此。心。無。所。系。屬。者。早。爲。泉。下。物。矣。今。借。此。羣。穉。之。擾。擾。令。我。萃。精。蓄。力。注。念。此。點。不。復。使。已。往。之。悲。痛。入。據。吾。腦。計。亦。良。得。而。童。子。之。悲。啼。戀。家。者。既。來。我。許。乃。亦。不。復。思。家。且。此。兒。童。輩。不。數。年。卽。英。英。露。頭。角。矣。其。生。長。之。速。殆。如。春。笋。之。怒。生。暑。假。中。兩。月。不。見。頓。改。面。目。誰。某。誰。某。我。幾。不。識。也。

語。時。因。撫。我。薰。妹。曰。薰。妹。珍。重。我。已。預。備。玩。物。佳。菓。餉。汝。待。若。病。愈。來。塾。也。語。已。蔣。先。生。乃。去。

十四日我同級中若張公霖者同學咸親暱之顧天資敏慧無有第二人能及高景明者此則同級中咸尊而敬之者也自高中生入學以來無一試驗不列第一大

似此龍頭永永屬之渠者。蓋卽欲故抑之。亦所不能。又聰明而加之以勤勉。無一人能奪彼之首席者。其常列第二之唐生心媚此人。願才力終遜一籌。余爾時亦竭力思與高生競爭。然天才弗及。烏能強致。余繼力自鞭辟而平均。點至八十分以上。已屬難能之事。我不解渠之理解力。記憶力。何以能超越尋常之外。矧其於各學課無不出人頭地。數學列優等也。作文列優等也。地理歷史圖畫唱歌亦無不列優等也。往往他人所苦心焦慮而不得之問題。一經高君之目迎刃解矣。而彼之媚學不倦較之我輩之耽遊戲爲尤甚。良堪歎服也。

故吾楊先生常語我輩曰。若高景明者。真天才也。夫天之生人。原亦有慧鈍之別。聰明者往往不肯攻苦。以其資質過人。不能屑屑於此。若鈍根者。則又瞻望弗及。而高生兼而有之。大足以展此才調也。

抑高景明氏不獨豐於才。亦且盛於情。秀外而慧中。丰神濯濯。又如春柳也。其於運動會中。高飛競走。活潑潑地。一片天機洋溢。與人無忤。而無猜。獨與袁生及錢

氏子未能融洽成一氣。唐生則外似親親而內實慕之。其他同學咸親愛其人。奉之如玉符班頭人物到處隨行。又似兵卒之擁衛其隊長者。蓋以學力論彼宜爲級長也。

高生與張公霖同一慷慨。凡有人陳乞於彼者。遽卽授之初無吝色。願其性質殊不相類。以張則雄傑而高乃溫文也。且更有大相逕庭之點。則張公霖赤貧如洗而高氏雄於財。其父爲銀行大股東。故高生小小贈饋恆至數金。充足以博同學之歡心。唐生雖心弗善其所爲。願亦屢沐高生之惠。惟妬心終莫能戢。每聞人道高景明輒掩耳似不欲聞者。

嗚呼茲事良非公道。願在學子心中。往往有是感念。卽我當日亦未嘗不心震高生之才。旣羨且妬。以爲非此人者。我必爲級中冠矣。究之彼所以勝人之處。我乃置而不問。而徒爭此表面虛榮。復何爲者。矧平心論之。甯能不憚高生之淹博。而我每遇算學難題。窮思不獲。得數一經高生之指點。便爾了了。我至此安得不自

愧弗如。蓋直同。陽光之與星氣耳。此外尙有一節。則以高生之風標玉立。每一見其人。如坐春風和氣之中。縱有深恨宿仇。到此亦煙銷冰釋矣。蓋以彼清儼之才。卽非魁出同學。我亦暝就之耳。

二十六日。星期六。仍開講話會。校長曰。

諸君乎。我昨遇某教師渠告我。以高等小學某生之事。良足以資談助。諸君試評判其人如何考。

此小學生者。名義。年十二。聰明實超。常兒。願家貧。幾無立錫地。其父爲郵政局一鈔寫生。俸給至薄。年又六十許矣。老妻亦望五。以老年得子。鍾愛之。逾於拱璧。然老年精力日就衰耗。而子未成立。來日殊大難也。

老人所入。雖微。願弗能令兒不學。乃令入近處之一小學校。節衣縮食。以供兒讀。蓋以家計如此。其窘深盼孺子早得成業。足以稍弛負擔之勞。其父望之。彌殷。又時時至教師。許詢見近日。頗攻苦否。脫能以四年卒業者。縮爲二年。或二

年。半。則。大。爲。貧。子。利。益。願。必。學。力。足。以。副。之。乃。能。成。器。也。

第。老。人。霜。鬢。已。華。不。耐。勞。苦。而。郵。局。中。一。鈔。胥。所。得。幾。何。長。日。臨。池。至。於。手。顫。弗。輟。夜。來。又。覓。得。人。家。謄。寫。之。役。用。補。其。不。足。以。日。中。無。暇。晷。至。於。宵。分。乃。治。斯。業。顧。燈。昏。眼。澀。大。不。便。於。老。年。人。義。郎。見。之。輒。請。於。老。父。願。代。其。勞。老。父。叱。之。曰。義。郎。汝。勿。爲。此。爾。當。潛。心。學。業。凡。先。生。之。所。詔。者。咸。識。於。心。今。日。所。授。之。書。溫。習。也。未。脫。有。未。熟。者。當。補。讀。之。爾。當。知。少。年。人。之。光。陰。譬。如。流。電。甯。可。消。磨。作。此。無。謂。之。舉。耶。而。父。日。作。鈔。胥。亦。半。作。消。遣。而。已。若。勿。願。問。焉。

義。郎。爲。父。所。呵。不。敢。置。辯。惟。斂。手。以。視。老。父。之。所。爲。則。挑。燈。層。墨。競。競。焉。仍。作。此。生。涯。時。各。雜。誌。社。每。出。版。一。期。分。致。定。閱。之。人。由。郵。局。遞。寄。老。父。則。爲。之。書。其。封。套。住。址。姓。名。填。寫。無。或。遺。漏。每。夜。書。五。十。枚。老。人。已。力。不。能。支。有。時。去。其。眼。鏡。力。擦。之。否。則。以。冰。冷。之。水。漬。其。巾。按。之。於。額。力。疾。而。書。至。十。二。點。鐘。時。匆。匆。熄。燈。而。眠。願。爲。狀。甚。憊。矣。

義郎窺之謂嗣後必思所以助老父者某日之夜義郎矚老父已寢乃徐起着衣躡足至鄰室就坐於老父之桌而燃燈焉吮筆焉磨墨焉復取名簿及雜誌之封套信筆而書又恐老父之醒也則障其燈使不漏光亮而驚喜與得意之狀則交戰於胸中又時時窺桌上小鐘則錚錚然似態度安逸足以慰渠者時彼走筆合老父所書者已得九十餘枚矣

渠乃引首以觀老父則睡態正濃自一點鐘至二點半鐘所繕寫者已得百二十枚定例百枚者銀幣五分而綜計已得六分零矣渠乃微微點頭意似可矣遽即滅燈就寢至翌日仍早起至學堂放學歸來不敢跳躑於青綠淺草之場則蟄居一室以溫習日間之工課當晚餐時義郎侍老父老父面有喜色顧義郎曰兒乎若能勤讀者老父尙足以資汝讀蓋每念人生老境之至如垂殭之馬卽我精力將亦不復如前矣孰知我昨晚以兩小時之光陰乃書此雜誌封套至於二百餘枚則而父尙未全爲世界之廢物也

義郎諾諾心竊喜。老父之未覺也。漫應之曰：父勿太勞苦。兒學費有限。無須多金也。嗣後每夜十二時過。闌其父息燈歸寢。乃潛起挑燈。書至三點鐘始睡。老父但自詫。何以所得滋多。乃倍於往日。輒用驚喜。願夜中失睡。大有損於兒童之健康。矧以眠氣方盛之少年。而每夜僅睡三小時。許甯得不病。故如是者一星期。顏色乃悴。而不華。豐腴非復曩昔。晝入學堂。亦渴欲思睡矣。某日之晚。義郎放學歸。倦甚。手落書卷於地。其父呵之曰：義郎若何精神疲倦。若此。今豈臨睡時乎。翌日之晚。義郎又復如是。其父恚甚。叱之曰：若何以疲茶。一至於此。獨不念。而父髮蒼蒼。而視茫茫。所期望者。惟汝耳。而汝乃數日以來。大背夙志。他日負荷之重。正屬望於汝。初不料汝。乃日趨惰窳。令我氣餒。義郎聞言。俯首不語。

少選其父。又言曰：孺子識之。天下惟勤勉之人始足自立。若長日昏憊。推託。迨於終身。但有老死而已。凡人不及時。而自勵。至於時光一去。又何從得其補救。

今稚子年幼須知此光陰宛宛者迅如流電稍胸卽逝當趁此聰明學力之餘奮力自恣奈何自棄也義耶泣曰兒知過矣嗣後當奮勉以踐阿父之言自此後有三數日義耶夜間未起而助父

是月之晦夜餐後老父乃興高采烈呼義耶而詔之曰義耶若知而翁本月之所得乎祇此夜來數小時之工夫而所入乃倍於往日詎非奇事可知人貴勤勉株積黍累時間皆黃金也義耶汝正當爲學之時知此當愈勿蹉跎汝父得此亦足以補助汝之學問耳

義耶聞言見老父歡喜心亦甯貼嗣後仍每晚潛起鼓勇疾書願身乃愈弱久之遂成習慣屆時必起曾無虛夕如是者又二月老父一日過教師之家乃叩教師以義耶功課教師曰令耶功課良優進步亦速惟身弱精神不繼恆於課堂中作渴睡狀也老父曰我懸想其於學課必有所退步教師曰未也惟作文鮮活潑之致此亦關於精神之故令耶悟性良佳加以琢磨必能成器君可勿

懸感也。老父曰：謹謝先生老朽以風燭之年，故望之愈殷耳。

老父歸，乃呼義耶，詔之曰：義耶，汝當知老父盼汝之切，而猶恐汝或以用功太勞之故，致身體有所虧損。第汝當念老父精力已衰，不能過事，操作小弱，弟又將累汝。提挈汝固孝友，應諒我意。義耶泣下曰：請父恕我兒嗣後當益奮勉。老人曰：義耶，我尙有一言語，若我郵政局一席不日，即將解職，蓋以我年耄法當退職。嗣後我每年得恩俸六十圓而已，其餘僅能以筆耕所入補其不足。故深望汝早日成人也。

義耶默不一語，願心中自念：我當於學課益加勤勉，則夜間助我老父不致令老人生疑。嗣是義耶晝夜奮勉，不兩月而精力更萎，即學課間於不知不覺中自然退步。老父每日見義耶消瘦，殊甚，顏色發青，則咨嗟太息，憂形於色。義耶乃自忖曰：我欲爲老父分勞，今反以此重老父之憂，今夜當不復起。顧茲事已成習慣，至十二點鐘過則清醒如魚目，終不能成寐。至三點鐘後，乃酣然就枕。

明日又復如是乃仍起研墨伸紙者又半月有餘

某日晚膳後義郎之母熟視之曰阿義若病乎又謂義郎之父曰若觀阿義顏色憔悴似病根深也阿義汝不自覺乎老父歎息曰是兒不能不爲溫馴之子卽學業亦足勝人不意又多病若此是天奪我也母曰君觀其顏色不審何病乃憔悴若是父曰我卽問渠而彼亦不自言其有所不快大約亦出於不自覺耳

義郎默忖曰老父慮之深矣我欲爲老父分勞疇知老父之憂更甚於勞蓋我惟學業猛進庶足以博老父之歡而今反退步我今夜決不復起明日當專心一致於學校今夜決不復起乃自矢其決心而睡

俄而鐘鳴十二下兩目炯炯仍如曩昔義郎於不知不覺間仍披衣而起至於次間仍坐此父親所坐之桌前仍以笑容窺其父睡醒未乃出火柴點燈磨墨吮筆開名簿取封套下筆加春蠶之食葉義郎正得意疾書忽聞窗外風聲搖

修竹作廳。廳聲隱隱。聞石橋之通。驅來之人。力車轆轤。作響而夜行。巡警之靴聲。彙彙然自遠而近。義郎方擱筆稍自休息。忽背後有足音。方欲回首。有人直抱義郎之肩。伊何人。善義郎之老父也。

義郎急以兩手捧其頭。伏於桌上。曰。父親恕我。父親恕我。蓋義郎之父。爲車聲破其黑甜之夢。忽見鄰室火光。熒熒潛起。窺之。乃見義郎據案而書。爲此門外車聲所亂。義郎初不之覺。此時。老父乃始恍然。滿腹慈愛之念。悉傾注於義郎之身。曰。阿義。若何不告我。乃抱義郎於胸懷。撫慰之。曰。阿義。汝乃爲老父分勞。我不嗔汝。第汝身弱。日來憔悴。想係失眠之故。宜多眠也。

於是老父乃抱義郎至己牀。擁與俱眠。明日。紅日照窗。櫺問父子。方擁衾而臥。自此而後。老父不許義郎夜起。而顏色亦日以豐腴。學堂中功課。以精神飽滿。恆居人上也。

第四章

十一月初四日是日爲星期。吾父嘗詔我人處社會中朋友一倫亦不可廢。吾父故好客。而星期日下午。我恆招同窗生至家爲樂。吾父初不之禁。我亦常至他同學之家。以取親密之意。今日余方出門。擬約張公霖至郊垌縱覽野趣。適遇同學錢氏子來。黃髮。鵞眉。兩目如豆。輒左右望。渠父爲雜貨商家。計良不惡。而錢氏子則我同學所呼爲吝嗇漢者也。

錢氏子性好金錢。常以銀幣數枚藏諸衣袂中。播弄以爲樂。或取出時。時數之。錢氏子精於心算。任取何數。瞬息間卽以心算得之。曾不浪費。一錢偶有所獲。則以己名存諸儲蓄銀行。時時出而把玩之。其總數祇有增高。從未減落也。若誤落一錢於地。則雖在課業時間。而亦俯首拾取之。雖辱在人家。胯下不惜也。

彼於二年前。曾收舊郵票。無算。凡世界各國之舊郵票。無不網羅殆盡。一一貼諸大帳簿中。曾售諸好古家。頗得善值。然而故紙之堆。字屑之籠。搜索殆徧矣。彼喜於人棄。我取中。覓生活得錢。卽付諸儲蓄銀行。偶至學堂中來。亦恆以物售同學。

或以筆墨相交換。彼必得稍贏。餘乃沾沾自喜。錢氏子不獨長於心算。卽於筆算。中除張公霖、高景明、田振實三人。差堪比肩。其餘咸望塵弗及。而其運算之迅速。與精確。雖先生亦有所不及也。

錢氏子之於學堂也。好實利。不好虛榮。彼之欲得賞品。甚於師長之褒嘉。余與錢氏子。雖不相愛。顧亦不忤。彼又能知每日之物價。精確不爽。而於各商家之情況。又歷歷如數。家珍。蓋彼之目的。將卒業於學校。而爲商人。以爲人至操奇握贏。進退財貨。雖南面王。無以易也。又嘗拾取種種無用之物。人方嘲其鄙陋。而以彼眼光視之。咸黃金也。嗚呼。錢氏子。蓋深諳廢物利用之法者也。

顧我父見錢氏子。亦不厭棄之。恆語我曰。擇交之道。當舍其短。而用其長。每錢氏子來家。我父雖安坐。讀新聞。時時注目於其舉動。曰。錢氏子之好搜集舊郵票。與拾取種種無用之物者。乃其天性使然。彼以是爲生平第一快樂也。汝曹嗤其鄙。蓄卑劣。亦太過矣。且彼之所長者。富於儲蓄心。而廢物利用。尤爲今日世界所提

倡者。我知錢氏之精於稽算。將來不失爲一商家也。

十三日。自昨日之午後。彤雲密布。瑞雪紛飛。至夜而鵝毛片片堆積。如鋪厚氈。今晨一白無際。第見瓊樓玉宇。立盡於飛絮繚亂之中。積雪至七八寸。此今年來第一次也。我輩童年見雪。頗足鼓興。晨起踏雪。以入學堂。雖冒寒以行。而胸懷暢適。玻璃之窗點點。着以雪花。枝頭屋角。均爲粉妝玉琢之世界。覺眼前景物。又一變矣。無何鈴聲鳴。我輩遂入課堂。今日天氣驟寒。我見先生噓氣如雲。頻頻擦手。使暖手僵。幾不能握粉筆。有時亦闖窗外。雪光而學生輩此時之心思。已飛馳至於雪地。恨不搏弄之。以爲快。曾無一人潛心及於學課者。至三點半鐘。鈴聲鳴時。方出課堂。如羣鴉噪晚。卽大聲狂走於雪中。人人手握一雪團。以爲拋。拾自鐵欄短垣。而外遙見行人團圍之傘影。均作白色。而披外褂雪衣而行者。亦霜雪滿肩矣。

初等科之學生。跳踉如狗。又雜以笑聲。馮生道善。長日翠眉者。今亦開口笑矣。當

時冒險救同學之周邦傑以足病扶木杖而跳出尙有今年九月自臺灣來之一學生名歸國祖者生平從未見雪見之得不詫爲奇觀乃與小吳生二人各餐雪一球俄見蔣韞珠女先生出則頸圍一玉色之大圍領兒童見之譁呼曰美哉蔣先生蔣先生笑而歸家

時學生輩亦各歸家顧輿猶未盡則一路唱瑞雪之歌結隊而行交替之警察護持之曰歸家歸家防跌雪中污衣服也

此數日中時晴時雪至二十日天已暢晴而雪猶未融蓋雪等件也是日同級生七八人方合隊於公園之前各握其雪團互相飛擲謂之雪合戰時兩軍戰鬥方酣如流星飛彈之繚亂於空際有時打及店屋之招牌行人過此輒曰勿擲勿擲時忽聞路上有叫聲驚視之則一年約六十許之老人以兩手蔽顏僵僕其身蓋一雪球飛來適中老人之眼也

時則近旁之店鋪遽飛出四五人大呼曰捕捕雪合戰之諸人卽四竄如駭鹿余

此時方與吾父在一書籍圖畫鋪購明信片擇其風景佳者購之忽四五人之賊兵直指此間來其狡猾者即驅入店中假作購物狀此敗兵中有張公霖有滕家望有錢氏子有盧生此時警察已昂然而來喝曰誰拋此雪球者今傷人矣滕家望避於門後身體顫如篩糠顏色由白而青近旁店鋪中之少年四五人又呼曰誰也誰也莫令彼逃去耶

時張公霖附耳語滕家望曰勿急若挺身而出可也逃者反爲人嗤卑怯有我在毋怖也滕家望曰我一擲不虞乃中老翁面殊自慚悚張公霖曰是也我亦知君非出自有心第今日不能不自承耳滕家望曰必自承乎張公霖曰苟爲丈夫當爾爾我請與君同行可也

警察及四五人見兩人出警察先喝曰好汝曹不見老翁之眼珠破矣此四五人者罵曰惡童頑兒滕家望怖甚而顫有一人將奉以老拳張公霖擴兩手以身遮滕家望曰汝曹圖鬪毆耶抑講理耶有警察在諸君何爲擾擾者警察攜滕家望

之手。至老人傍。老人方坐於一雜器店內。頻以手巾擦其目。余識此老人。蓋於余屋之近。傍設一煙草鋪。爲生者也。

滕家望此時拭淚曰。我出無心。乃誤中老翁之面。一人曰。頑童終日跳躍太惹人厭。宜加以鞭扑。張公霖曰。誰敢無故毆人。警察在汝輩敢無禮耶。乃向滕家望曰。滕世兄。君當向翁謝罪。滕家望乃至老人前。深深一揖曰。願翁恕我。冒犯殆出於無心也。張公霖亦趨前陪禮。老人亦意滿語警察曰。吾目幸無傷。可勿論也。是日午後。滕家望尙至煙草鋪謝罪。其事遂已。

是月最後之星期六。校長仍開談話會。其題曰。破難船。校長乃徐徐語曰。

當六、七年前十二月之末。吾國航線中有船自香港來上海。船爲英國某公司所有。船中水手可二百人。而船長亦英人。惟乘客則以中國人居多數。

此船三等客之中。有一少年。可十四五許。顏色溫潤如冠玉。優美不似田舍兒。惟以如此寒天。僅挾一絨毯。蹣跚伏於前檣之下。倚此捲繩之軸。轆上旁置一小

小包裏蓋行李也。此少年頻頻注目海上。又覩此乘客及水手等擾擾如旋磨之蟻。而其中心若有事悲愴者。

船解纜後。一中國水手攜一小女兒來。引至少年傍。曰：源哥兒。我爲汝覓得伴侶來矣。語已匆匆。卽去。女郎與少年略一點首。卽垂頸無語。默坐於錨繩之次。少年曰：姑娘何處行者。女郎曰：歸家耳。少選。乃曰：儂至上海後。尙需乘鐵道返浙。儂武林產也。此來甯父母耳。先數日。曾以書歸報高堂。今日椿萱正倚闔望也。少年曰：姑娘尊姓。女郎曰：儂陳姓。翠峯其名也。君亦請以姓氏告我。少年曰：我姓周。名源。吳人也。

語時。源乃探行囊中。出果品。以餉客。翠峯亦出密柑。兩人分而食之。漸就親稔。少選。此水手又過。少年前曰：源哥兒。今日風勢頗惡。若不暈船。耶。防嘔吐也。語已又匆匆下甲版。而此時海風益強。帆檣戛戛作聲。浪高於船。而船體乃如小兒之搖盪。左右顛簸。此一雙小兒。女慣於船行。絕不驚怖。翠峯與周源年相若。

而身量亦鬚髯。惟略瘦耳。容貌端莊。而流麗。以絨巾搭肩。窩玉色掩映。狀極自然。此時兩人語言漸親。熱各談其身世。而源尤伶仃。父母均死於香港。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飄零一孤兒也。乃以同鄉之勸。令歸上海。將依母舅爲生耳。

翠峯自道其身世。則謂一年前。借吾嗣母赴香港。嗣母者。卽叔母也。曾於此間設一衣肆。今吾嗣母病歿。吾父母在杭垣。招我歸。乃託此同鄉之水手照料。送余歸也。源曰。深羨姑娘幸福。翠峯曰。吾父母必甚盼我歸來。吾嗣母在日。亦甚愛我。傷哉。今不見也。然吾母之愛我。乃尤甚我兄弟。四人均穉幼。以我爲長。姊也。我弟輩必日跳躍望姊歸。歸期有定。將遲我於火車站耳。語時。又遙指曰。君不見耶。今日海中風浪爲勢甚惡。黑雲團團。如潑墨也。

源曰。姑娘年幾何矣。翠峯曰。十四也。源曰。我亦十四。姑娘以何月生。曰。二月日。然則姑娘長我兩月。我當呼姑娘爲姊。姑娘呼我爲弟可也。翠峯笑曰。諾。源曰。姊歸家。仍與父母同居乎。翠峯曰。然。曰。姊父母弟妹咸愛姊乎。翠峯笑曰。如君

言此時兩人復絮絮道家常而愛好之情融如水乳駢坐至於終日船中乘客方以爲彼乃兄弟也其鄉音亦相髣髴翠峯乃自懷中出手編物隨編隨語而源亦依依於旁問寒噓暖顧此兩小無猜綺膩柔軟之光陰中而天外黑風幾欲翻海立也。

俄而電燈通明船客咸歸寢室翠峯笑曰儂在此不妨君眠耶時前水手亦來曰翠姑娘我已爲若覓得一好地方隨我來可也語時水手已先行源曰姊可歸寢矣乃起立送翠峯歸艙甫行至甲板鐵欄之次蓋來一巨浪直撲少年少年遽踏此時船客哄然曰險哉險哉羣下甲板僅有翠峯一人乃扶少年起少年臂創血流如注翠峯乃以手絹爲少年裹創口而一縷血絲適染翠峯衣襟之上源曰噫汚姊衣矣翠峯曰無傷此覺痛乎源曰略愈矣翠峰曰勿近欄次防風浪惡也源曰敬聞命矣姊歸寢可也明日再見耳。

是夜暴風益烈怒浪駭濤有似千軍萬馬之聲俄而砰然一聲前檣折矣巨浪

飛越甲板有如飛瀑稍一猶夷船上之舢板三艇已吹向波浪中去矣而船首繫住之食牛四頭瞬息間不知所往船中混雜幾不可名狀而船客尤上下掀翻不能自主斯時第聞婦女悲啼聲祈禱聲及器物破裂聲融成一片至爲慘厲暴風終夜未息及天明而益烈浪高於山穿越甲板而過凡物之當其鋒者衝毀殆盡欄干煙筒碎如微塵而機器房中堅護此機器之板壁亦爲海若所攫怒濤捲入機器房中火忽消滅而蒸氣窒其出口乃自器械之裂縫中噴薄而出瀰漫於船室中也。

萬聲雜動之中忽聞船長大聲呼曰抽水筒抽水筒水手等俱趨抽水筒顧此時水已汨汨入而船中洪水汨濫水手輩出其死力以講防禦之法終乃無濟船客大駭亂均遁入食堂亂呼船長以詢救命之策船長者仍鎮靜如常曰諸君勿慌亂須視運命如何耳生死付諸天而已。

此時卽聞有婦女啼泣之聲水手忙碌之聲而颶風益強船體之動搖益烈船

中人幾乎無人不愀然待死者。船長命放舢板，有水手五人爭下，斗掀一浪，水手中之三人已捲去作海底之藻，層所餘兩人轉瞬亦入浪花中不見矣。

船體已漸漸沉入海中，礮門浸入水平線以下。此時船中排列之客室纍纍，均如墟墓也。婦人抱子而悲啼，夫婦相抱作臨終之告別，或以失望之餘，遽持手槍碎其顛，或不堪痛苦以轉躍入波浪之中，藉快一死。惟此少年與女郎，揉身帆檣之上，注目海面，見暴風少息，而船乃刻刻沉下。船中二百人之性命，早在數分鐘間耳。

船長乃下令再放舢板，此舢板爲末一次矣。舢板既下，旋有水手十四人，船客三人亦聳身飛下。惟船長則仍坦然立於甲板之上。水手輩呼曰：船長速下。船長速下。船長曰：休矣。我職當與此船爲生死也。水手曰：船長，船長，此間有一島，足拯吾命。船長速下。船長曰：我職務在身，未可行也。水手輩又曰：尙有一人地位，婦人，禡子，輩趨入此船來。

時有一中國婦人方至甲板船長挾之行願婦人曾裹足緩蹇不能行俯首出
 甲板見怒濤駭浪顛簸一小舟距離又甚遠驚斷不敢下顛仆於地適有一英
 國婦人來鼓勇一躍而下水手輩又呼曰尙容一穉子速下速下此時源與翠
 峯不期均奔至船舷之邊方欲互跳而下水手輩又呼曰祇能一人二人不能
 容也願源以男子捷足已至欄邊斗聞是言猛回首乃見翠峰胸襟之上昨日
 一縷之血尙殷紅如朱絲少年見之驚憶昨夜之事遽倒退數步矣

水手輩又呼曰趣下趣下尙何滯遲也少年此時願女郎曰姊趣下姊父母正
 望姊歸不比我一孤兒也翠峯方夷猶問水手又呼曰不下者此船他行矣少
 年斗起抱女郎立投向舳板來適落舳板旁之海面水手乃引之入舳板少年
 仍立甲板之上見翠峰已被救點首而笑然爲狀甚鎮靜

斯時波浪涵湧小艇漸離大船翠峰亦不顧衣裳之濡惟目注大船則見少年
 仍卓立甲板之上女郎青驢不轉目注此少年曰源耶我累汝矣我累汝矣少

年亦高。擊兩手曰。暫與姊別。俄而短艇疾下。如矢逆浪。掀騰船且無有定向。回視母船。水已浸及甲板矣。源郎尙卓立水中。翠峰淚下如雨。殆不忍再覩重舉首時。則母船已不見形影。僅餘數尺之桅檣。矗立海中。白鷗飛翔其間而已。厥後翠峰達父母許。父母欲爲之聯姻。翠峰矢志不嫁。曰。以我餘生奉父母。以終外此。光陰則長齋繡佛而已。

第五章

十二月初五日。我自學校放學歸。直詣大吳生之家。大吳生語余曰。鑿世兄我家有藏書樓。引汝往觀之可乎。余默忖。大吳世家。況甚。窳窳得有此。乃隨之行。則一斗室中。果列書架三五。排設殊整齊。凡學校中已讀過之教科書。均保存收藏之。卽借人之書。亦並列其間。大吳生嗜書成癖。節種種可省之費。均付諸冷攤。收買舊書。卽殘缺不全者。亦補綴完好也。

其父知其所好。乃爲製櫺木之架數具。大吳生喜不可支。乃以白布爲幕。防塵埃。

也。中列各書歸類、順序。大吳生揭其幕。我見中有洋裝之書。三層有傳記。有紀遊。有文學。有教科。映以種種表面之紙。奇麗可觀。其他則亦各置小籤。使人一目了然。彼視之不啻曹倉。鄴架無知豐富矣。

大吳生尤喜引人往觀其藏書室。每有來遊者。則津津樂道其排列之方法。編目之次序。少有課暇。卽安坐書架之前。左顧右盼。以爲極樂。或爲之編造目錄。拂拭塵埃。余見之亦羨其能。我祝君將來爲絕大之藏書家。庶不負此經營也。嗚呼。今大吳生者。果爲京師之藏書樓總理。其勝任愉快爲何如乎。

十二日。天又雪矣。余平生所佩服者。於田振實爲尤。擊穎田生。顏色常悴而不豐。身弱似多病者。顧其富於忍耐之力。又爲非常之刻苦家。惟沉默於恆。人人乃謂其有臆病。又呼之爲木頭。實則以受家庭之壓制太烈。乃成此性質。始我知其後。母待之酷。繼而知乃父處之亦不慈也。

田生之父者。村中有名之醉人也。終日在醉窟深處。幾無清醒之時。每晚必飲酒。

升許歸而以田生爲使酒之資。料無故輒加以敲撲。有時爲後母所譴。則所遭爲尤酷。田生夜讀。聞父歸。卽掩卷。蓋其父厭其嘵嘵。脫爲所見者。書本卽飛投庭中去矣。又或見田生寫字。則肆詈其字之惡劣。裂之作片片。蝴蝶飛飲酒而後爲狀。直等瘋人。故田生之臉面手腕。時有創痕。而田生之於學堂。曾不一道。及亦不以此事介意。友人中或語之曰。田世兄而翁又敲撲汝乎。田生搖首曰。我父愛我。偶受笞。亦取父之怒使然耳。

一日先生見田生書卷有燒痕。先生詰之曰。田振實此亦若父所爲耶。田生曰。先生恕我。我一失手。書落火鉢中耳。先生亦不窮詰。實則田生前日之晚。欲於燈下補課。乃把卷。呼唔而其父自後掩取之。燈撲於几。書卷乃墮。火鉢中及拾取之。已爲祖龍燼餘矣。蓋我與田生爲貼鄰。故知之最熟也。

田生家故不豐。而其父又終日在醉鄉。少得杖頭錢。卽爲買醉之資。一家餬口。所賴往往悉付當壚。化作杯中物。而田生尤困難。常枵腹以臨學校。忍餓作課。張

公霖每裹餼。以至學堂。見其忍餓。卽分餉之。余亦時時竊餼以餅餌。

我輩與田生遊。有時亦活潑喜躍。顧遙見乃翁來。嚶嚶作醉人語。田生卽顏色發青。縮如刺蝟。而自其父日光視之。與其得一佳兒。不如得一斗酒之爲愈也。田生衣履常不完。後母不爲補綴。暇時輒引針自縫。絀之。然當體操時。擊手伸腕。則破裂之穴。乃大開放門戶矣。惟田生之刻苦勤勉。實出意外。論其資質。固遠勝大吳生。顧大吳生雖窘而爲境。尙順有親切之阿父。田生遠不如也。

一日先生又見其頰上有紫痕。先生曰。田生若父又醉後毆汝耶。汝告我。我當往勸汝。父田生赤其顏曰。無事。我暗中觸於壁耳。前兩月之末。聽校長所講義。耶事他人。咸感心。而田振實更泣不能仰。蓋田生者性情中人。也。而所處之境。則較諸小吳生尤爲可哀耳。

余於星期日。恆邀一二學友來吾家。有時田生亦來。則吾母待之更親切。曰是可憐之兒也。而我亦與田生友善。時時思所以勉慰之。

十九日轉瞬光陰。又將年假歲闌考試已過而成蹟表高高粘諸學校之壁。第一爲高景明君。蓋高君在校一日。此第一永屬諸高君。固不待言。而第二名則實出意外。乃人人呼爲遲鈍漢之大吳生也。此時同學大愕。良以大吳生之性質非慧平時頗乏記憶力與悟解力。然今日居然列前茅矣。此則以學愈愚之說古人之言。雅不誣也。

蓋大吳生自知爲鈍。根然勤勉不息。方四月間初入學堂時。其父於同級生之前告先生曰。此兒甚乏理解力。望先生極力督策之。能多識幾字。略知書算足矣。大吳生聞之。握拳陰齒曰。天之生我。何乃令我頑鈍。若此。我必矢志奮勉。雖死此功課學業。上願也。

嗚呼。諸君。大吳生無論在學堂。在家中。無時不寢饋於書卷中。以此勤苦究竟。終收其效。猶憶上一回試驗時。大吳生自四十一躍而爲第十三。今乃褒然居第二矣。自學校創立以來。其聰慧有過人之資者。首推高景明氏。然此關於人之質地。

未。可。強。致。而。其。次。席。則。亦。級。中。最。有。名。譽。之。位。置。猶。憶。田。生。於。前。學。期。之。終。算。學。未。能。得。數。而。作。文。亦。釘。鉅。不。能。成。幅。轉。瞬。未。及。半。載。而。縱。有。難。題。亦。且。立。解。文。亦。大。有。意。義。字。跡。尤。工。整。可。喜。然。則。人。苟。勤。勉。何。事。不。成。堅。忍。之。至。金。石。爲。穿。此。西。哲。之。所。以。謂。字。典。中。無。難。字。也。

大。吳。生。常。搜。集。舊。新。聞。與。舊。雜。誌。無。論。破。碎。之。書。籍。彼。得。之。必。逐。句。逐。行。讀。之。脫。有。未。解。處。必。向。教。師。及。同。學。質。問。從。不。輕。放。過。一。字。也。大。吳。生。每。得。一。新。籍。則。笑。逐。顏。開。以。爲。無。上。之。樂。蓋。彼。案。頭。之。書。無。一。非。自。首。至。尾。讀。之。其。用。功。實。可。嘉。也。大。吳。生。以。今。回。之。試。驗。顯。其。成。蹟。忽。令。全。級。之。耳。目。一。新。而。大。吳。生。聞。人。人。誇。其。勤。勉。差。喜。不。負。苦。心。願。深。自。謙。抑。不。敢。流。露。得。意。之。色。仍。握。拳。置。膝。端。坐。以。聽。教。師。之。訓。誨。

也。二十四日放年假。翠柏青松。一年容易盡矣。而余亦暫時擱筆。以待春來再握管。

第六章

年華容易。又是春風新歲之光陰。轉瞬如流電。今日爲正月十六日矣。余自歲闌之小除夕。偶罹流行之感。冒至昨日始起牀。春酒春盤。以及種種遊戲雅會。均被二豎阻却。辜負良辰美景矣。余病新癒。而天氣亦佳晴。春意盎然。似與人以欣欣之象。岸容舒柳。山意放梅。好韶光似未宜蹉跎也。

余以今日入學堂。時楊先生亦受感。冒蓋去歲終臘不雪。醫家謂多時。竊當春而發。楊先生既抱恙。桃僵而李代。乃請一何先生來代課。何先生年纔弱冠。綠鬢朱顏。望之不啻女郎。且性情溫良。對學生則低聲緩語。從未以疾言厲色向諸生。學生輩以先生之溫和也。乃漸漸無所忌憚。第一日卽講室中切切私語。至第二日則笑談雜作矣。第三日更跳躍譁呼。椅翻而硯碎。幾忘其在教師之前矣。何先生不能禁面赤過頸。期期曰。請諸君少靜。勿譁。請諸君少靜。勿譁。

顧學生輩爾時方興高采。烈其視教師之命。令殆如馬耳。東風混雜益甚於前。其

教授時間與遊戲時間殆無所區別。校長聞此人聲喧闐，乃臨此教室者三數回。當校長來時，學生稍甯帖。至校長一去而擾亂之情狀，愈不可制。頃刻間，課堂中幾成一火事之場矣。高景明與張公霖者，爲一級之首領，制之不可於是有以手拍几度。崑曲者有高唱軍歌者，有鼓掌，有肩笑者，有俯俯於桌下者，無一人尙聽教師之命令矣。

獨大吳生者，張兩肱於膝上，肅然而坐。大類神廟中之塑像，而錢氏子則開其皮鞞，摩弄所得之歷歲錢幣，整理所授之舊郵片其餘。各學生或科頭箕踞而坐，或握拳抵几而號嗟。夫一教室中，儼然成爲雛形之無政府黨矣。

此時何先生更不能堪，乃捕一最頑劣之生，引之出教室，曰：如此喧競，尙復成何事體？願學生輩初不甚庸意，闕鬧如故。先生復高擎兩手，曰：汝曹何爲亂暴如此？楊先生在日，汝曹亦如是耶？學生置不聞。何先生乃揚聲曰：靜！願先生聲甚弱。此聲早埋入學生叫囂之聲中去矣。學生有一人名葉山者，小鐵嚼亂紙，欲睡其

面葉山猿避之。隱於何先生之後。小鐵之紙團乃自何先生耳畔而飛。唾花飛濺其面。何先生大窘。

正喧擾間。適校中小使來呼曰。何先生校長請面談也。先生乃藉此逃出教室。一人乃高叫曰。勝矣。勝矣。先生乃敗北也。同學又附聲和之。此時沈默無語之張公霖更不能耐。握拳而起。猛呼曰。咄。卑怯極矣。對於教師可如此無禮乎。今何先生性質溫良。對於我輩不加叱責。而我輩放蕩不能自檢。加無禮於先生。然則我輩亦自視太賤。必居於嚴厲之先生壓力下。始不敢一動乎。嗚呼。卑怯極矣。諸君再敢無禮於先生。卽爲我敵。請與我一較手者。

張公霖侃侃而言。滿堂爲之寂然。而張生挺立不動。睨此各學生之顏。均面赤而眼。火垂頭不敢作聲。少選。教習何先生歸自校長室。則講堂中寂靜無譁。何先生暗自驚異。繼見張公霖挾怒氣而立。知鎮此喧闐者張生之力也。

正月二十二日是日爲星期。先是余約同學之交好者數人來遊余家。卽期以此

日晨來天氣佳晴蔚藍天乃無片雲往還暖日烘窗南簷紅梅垂垂著滿樹花矣
午後一點鐘高景明與滕家望及此身軀瘦弱之顏希淵偕來田振實亦原約中
人顧不能來則其家庭中事必有爲之阻礙者

高景明與滕家望來我家道遇小吳生小吳生以不具之身而奉母以孝聞家既
赤貧僅此熨熨母子相依爲命耳故小吳生每至放假時嘗作小營生以博鬥頭
微利今日小吳生更喜氣騰躍語高景明曰高世兄我告君以可喜事吾父近
自美洲歸矣高景明曰君父歸耶可賀可賀

此時四人同至我家高景明者同學稱之爲才子而滕家望則羣呼爲滑稽家也
滕家望仍冠其破冠衣敝縑袍歡呼跳擲鼓掌搖頭無一分鐘之安靜詼諧雜作
而兩足無定趾忽而游戲於庭中忽而迴翔於室內室中之器物入滕家望之眼
光中無一不奇趣橫生雖一婢僕渠亦將捉與深談也

時諸生見吾父均肅然垂手致敬而滕家望獨與吾父昵知吾父曾歐游則絮絮

問吾父以歐俗每一發問均出人意料蓋滕家望者樂天派也會不以貧賤富貴櫻心雖生長於炭屋煤棧之中而其心之潔白有逾於雪矣

高景明氏則一望而知其中蘊學問者爲人沈潛不輕言笑當時遊戲於庭中高君謂我庭頗似亞美利加合衆國之形也又指點此池爲密西根湖也此流爲密色里河也吾家東面一屋爲紐約克也隨處附會余亦笑而應之忽滕家望率爾問曰高世兄此亞美利加至重要之落機山脈何在高生一時語塞不能答滕家望卽趨而橫身於草磧之上大呼曰此落機山脈也此落機山脈也同人乃相與拊掌大笑

三十日今日學堂中出有臨時懸賞文題其題曰「中國之優點」此所以試生徒之文才學力而令其發揮愛國之忱以見對於本國之感情如何也同學中得此題後各人均竭其全力以背城借一然而以高景明氏之天才一學級之最高點仍屬於高君

蓋今日最奮發而欲與高生競爭者若唐生若余亦殊歎服唐生不屈之精神以其競爭心勝也惟其競爭心中混合嫉妬心在內彼非堂堂正正以學力決勝敗乃時時有驕敵慢敵譏敵誣敵之心此點則我所大不贊成者也

五六日以前唐生實非常勤勉三更燈火五更雞聲終日終夜以凝思文章之道意在將如何足以凌駕高生顧歸其究竟終非高生之敵於是失望之餘而妬火遂益熾初不思己之功課未純熟遜於高景明也時則同學中有袁生者亦甚妬高景明且其傲慢之狀令人難堪彼獨不念自己學課成績之劣意謂我之學力何輸於彼乃必令高氏子出人頭地也

顧唐生則無袁生自信之堅居恆鬱鬱亦自歎非才深知頗多缺點惟對於人前不少卑下動以試驗之等第咎教師之不公見高景明氏每師有所問輒對答如流彼即噴之以鼻或爲不愉快之乾笑彼蓋以高生之成功與名譽均足以彰己之失敗與恥辱也此等人之思想蓋欲抑他人以伸己於道德有虧耳

今日之文課。仍以高景明占第一。教習乃大歎賞其文之茂美。唐生妒。齏中燒獨在。教習之前。聳肩而笑。意似不屑者。教習即楊先生也。呵之曰。唐生而知凡人嫉妒之心。甚於毒蛇。盤據於人。身體之中。足以腐蝕人之腦髓與心臟。而於一身之學問藝術。了無所益。且競爭心與嫉妒心殊途者也。競爭心者見人之進步而已。亦進步也。嫉妒心者欲人之退步。以出我下而已。亦不覺退步也。譬如築牆一則。可以並成高壙。一則及肩而止。爾曹當佩此言。

唐生面赤。俯首無語。已而出鉛筆記一行於日。記簿曰。我嗣後當勿妒。教習之不平。而與彼以滿點者。蓋彼似書此一行。足以稍慰幾分不平之心者。願如唐生者。同級中無有與表同情者也。滕家望好弄。乃剪紙作一賞牌形。中繪一蛇。待教師去後。呈諸唐生之前。唐生見之。面紅過耳。高景明瞥見之。自傍奪取曰。是予我者也。即寸寸揉碎之。唐生服高景明之量。自赧不如也。

是日星期六。人人澄耳以聽講談會中。校長之談話。校長乃以粉筆先書數字於

黑板曰救火之勇少年校長乃啓口曰

某歲之冬嚴風振闔六出之花屑屑如柳絮亂飛十二點鐘已過萬聲都寂惟聞巷橋之音作寒夜之凍聲又遙聞犬聲狺狺似相酬答街上人影已絕路燈亦黯澹無光路隅屋角有時聞革履之聲橐橐然燈光一瞥即滅則警察手中之諸葛燈也瑟縮黑闇中被厚呢袍高挽其領過耳冠簷低壓於眉頭而以鼻抵衣領之內殆不露其面蓋寒風之尖如弩攢人也

已而忽聞人聲喧嘩而起俄而警察署之鐘聲狂吼漸鳴四下似立蹴千門萬戶之起者蓋自經月以來不聞火事一聽警鐘之嗶嗶尤足令人驚躍而起推窗一望則熊熊然火光燭於天半烈燄飛騰如流星花雨又聞摧枯拉朽之聲火場近在左右蓋一客寓也以天氣久晴風乾物燥而又加以甚激之北風火乃益熾列燄四披自窗櫺中如吐蛇舌黑煙作旋渦迷漫而上而三層樓之旅館火勢熊熊已不可濡邇矣

此時於紅光之中。第見有客往來。馳突時時。現於窗簷之下。轉瞬又復消滅。羣見此人影。諛曰。救火夫何在者。速拯此中人。出速拯此中人。出俄而地方公益會之救火車。首先奮勇至。中有四人者。直冒此渦卷之黑煙而進。已而突見三層樓上。一婦人下。瞰羣衆披髮狂。嘶出死力。以呼救命。蓋方及扶梯之次。而梯已爲火所斷。欲自樓窗躍下。而欄干距街道有五六丈之高。顛仆而下。身爲粉齏矣。且二層樓窗中。火舌四撩。絳如丹砂。狂燄直逼其身。無可駐足。

此救火隊中。四人者。冒猛火而直入。二層樓破壁飛進。室中。了不見一旅客之影。乃羣呼曰。三層樓。三層樓。四人直尋後軒之扶梯。而梯已斷。烈燄狂飛。零椽碎木。向空而舞。黑煙迷漫。呼吸爲窒。復尋他道。亦爲祝融所據。脫非自屋面進者。不復有他道。可入。時忽見庭中有柏樹。高與樓齊。此四人中之一少年。年未滿弱冠。而勇氣倍儻。羣遽自柏樹。孫升而上。此時樹爲火光所映。紅如霜林之楓。少年緣枝而升。爲狀如摘果之猿。願樓高而火盛。空氣復熱。不可當積雪初

融屋瓦。又滑不留足。脫一顛。墜將如綠珠之作。墜樓人矣。

下之聚而觀者。羣呼曰：險哉！險哉！少年捷如飛。獠由樹枝一躍而上。瓦屋兩手。甫著窗櫺。即飛身入樓。此時人人之視線。悉注目於此。救火之勇。少年呼聲四起。而三層樓待救之婦人。尙迴環跳走於沿廊。有時爲高煙所翳。火勢環逼。蓋不及五分鐘。行見此婦人。與此樓同爲灰燼爾。

此少年既入三層之樓。復有兩救火夫。隨之而入。轉瞬間。但見黑影幢幢。馳突於絳雲之樓。其下之救火夫。急架長梯於欄干。俄見數陣黑煙。冒出屋頂。而屋瓦。盡飛墜。落通衢之上。窗戶碎飛。空際聲尤慘厲。救火長。急指揮其部下曰：此處宜斷其火路。水。水。即有三數臺。蒸汽救火車。激水而上。如銀河之倒瀉。而此少年救火者之姿。即隱現於煙燄中。

轉瞬間。此少年飛出三層樓之欄干。左手即抱此婦人。自長梯上。拾級而下。羣衆歡呼。應之。其他救火夫。亦有引旅客出者。婦人暈不省事。甫屢地。即狂嘶曰：

噫。吾兒。吾兒。語時。排衆人。而獨前。幾欲投其身於火窟。少年曰。若兒在樓上乎。急縱身緣梯而上。頃刻間。已隱身於猛火之中。

俄而火勢延燒。三層樓不及三分。將全樓傾圮而下。羣衆咸爲此少年汗流浹背。時火鴉漫空迴飛。振翼作悲鳴。水勢如百道飛泉。已而火漸及長梯。同人急移其梯。使離火而少年乃不出。於是復有一救火夫。擬往偵之。亦緣梯而上。甫及梯之半。忽此少年露面於濃煙密裏之中。呼曰。勿來。勿來。請受此兒。乃以一兒授救火夫。而手中尙抱一女娃。僅五六齡。耳足履長梯。疾驅而下。婦人見之。狂奔直親此兩兒之類。眼淚模糊。口中喃喃。念佛不已。不及一分鐘。忽聞轟然一聲。有如地震者。則此樓已如阿房一炬。化爲焦土矣。

第七章

二月初四日。是日爲吾學堂大考。後行獎賞禮。校長及各教習之外。有地方鄉長及他學校種種之人來講堂中來賓。及生徒咸就坐。校長方登壇演說。先報告今

日開會之緣由并謝來賓之見賜既授賞品於學生今日之一等賞者高景明氏人人固已先知特未審二等賞之爲誰衆人方聳耳以聽忽聞校長呼曰二等賞田振實同人出意外一時視線均集於田振實之身

田振實之爲人與人無忤而人亦無妬之者田生聞校長言即起立顧胸中亦跳蕩不已校長呼曰田振實若來前田振實乃立近校長前俯首爲禮仍衣一縐袍既垢且破老絮團團如白繡球花彼雖敝衣破帽又處此殘酷之境顧有不屈不撓之精神以篤志於學問而德性尤爲不可及嗚呼蓋當知渠敝衣一襲較諸他學生之遍體統羅名譽增十倍焉

校長乃以白銀之賞牌懸諸田振實之胸前語之曰我今以此賞牌授君此至有名譽之賞牌者得之良非易易以若平素品端而行正刻苦精勤爲級中冠卽如此度之作文文筆興趣意均警切超羣足徵平日之用心也余聞此校長之獎語以素與田振實善忍俊不禁不覺鼓掌稱善而同學咸鼓掌應之田振實顏色赧

如朱霞徐徐歸座

是日獎禮既畢。羣出講堂。陡見校舍之門前立一人。方作探望狀。衣服垢膩。冠髮草之冠。徬徨瞻顧。欲進未進。余識其人。知爲田振實之父也。教習中亦有識其人者。以告校長。校長急呼田振實引見。其父曰。足下者田生之阿翁耶。今日幸會。令耶學業猛進。可喜也。此回乃得二等賞。卽五十四人中之第二人也。各科學皆妙。執事當亦喜得此佳兒。

田生之父。瞠目注視校長。曰。不肖子。乃獲前茅。列耶。又拭目視田振實。想其宿酒尙未醒也。在渠夢想中。亦不審乃耶之在學校成績如此。其優我尙所酷待之兒耶。今乃於同輩五六十人中。占第二之位置。不覺對於其子。有愧色。於是我乃步至田振實之傍。以明日約高景明張公霖共至我家。以祝賀之。數人之得高第也。此時田生之父。見其子。人人與之親愛。師獎而友勸。則老父亦與有榮施。并追悔前此待之過酷。不覺輕按田生之肩曰。阿振。今日與阿父歸休。田振實初未受乃。

父如此親切之一語。今以得名譽之賞。牌始迴。此老父之心。則不禁喜極而涕。初六日。余自見田振寶之列前茅。而獲榮譽大刺。激於余心。蓋余自入校以來。曾未作第三人以上之想。深悔此宛宛光陰。擲黃金於虛牝耳。迴憶此一年中所進步者。幾何成績。殊未足對人。雖亦時時自策。欲圖發憤爲雄。乃延長至十日以上。則一鼓之氣。餒然洩矣。清夜自思。其何以對父母師友教養之恩乎。

猶憶當日。在學校中。除每日上課四五小時。如捉雀於籠中。不能振翼而飛。至夕陽一角。紅上高樓。卽爲放學之時。拋書嬉遊。咸爲風塵跳躍。紙鳶竹馬之光陰。父母雖諄諄言之。我心未嘗厝意也。以爲讀本既爛。熟算術亦得數則。一日之功。課可告無罪。豈猶令人瞑寂若枯禪。不許舒展筋力耶。詎知爲學。孜孜惟日不足。往往日識而月忘。偶翻向日之所課。乃如隔世。渾不相識。及至一屆考期。而佛脚之抱。雖急無用矣。

又尙憶某日之晚。余行經某工場之前。汽筒嗚嗚然。正放工時也。但見一羣稚子。

飛奔而出。大似羣鴉噪。晚至門外。則四散歸家。嗚呼。是非執役於廠中之穉工乎。彼人終日勞動。深盼有此休息之時。光乃急歸。省其父母。且枵腹終日。亦將歸圖一飽。余見其手乃分黑白。蓋不與煤屑侶。卽共石灰遊也。一路譁笑。而至陽光未露之先。早已勤勤四體。同是稚子。抑何所處之不侔如此。

羣中有年未十齡之稚子。數人則亦隨之朝作而夕息。每日掃除工場之周圍。赤其身而烏其面。或荷重物。或登危牆。誰復念其筋骨之柔脆者。腹中輾轉作雷鳴。僅得冷飯一甌。佐以殘羹。耳而以余較之。則僅僅安坐讀書。勞逸所判。何啻霄壤。紅日透窗。櫺間鐘鳴。七下而我猶瑟縮於暖衾之中。衣服整潔。又有吾母日日爲之梳洗。處如是安樂之境。而猶視學校爲束縛人之地。時時欲於就學之途作歇美。工人縮短時間之思想。則其自甘暴棄爲何如者。

我因之又迴想爾日之光陰。溫嫩乃同牛乳。及至老大徒悲。則後來之苦。乃同王瓜之蒂。然過去中甯復憶及課堂上自鳴之鐘。分分秒秒。若不肯行者。而窗外斜

陽亦與我爲仇敵。一出校門，眞如開籠放鷁，足以翱翔天空，抵家則所云明日之
功課，蓋撇諸腦後，是小小革鞞者，乃以師無愁天子之故，智戰書雖急，亦不開封
矣。然則學荒於嬉，之明訓，古人已先詔我，而我之成績不佳者，不獨於已有損，且
將遺父母懼也。

矧以吾父母之慈愛衣食而教誨之，既不能不督策使履於學問之域，而又不欲
令兒苦學，使兒少年耗其腦力，脫爲人子者，以父母之心爲心，甯有不以當日之
玩忽，今茲悔入骨髓者，且我得茲安樂之地，其蔭福無有涯量，彼孤露者，何嘗不
思自立，兩兩相較，而我乃甘心拋擲，此幸福即令無此，而以父母期望之厚，獨不
一思慰椿萱之心，耶。余思至此，乃念將如何博父母歡心，而余心遂輾轉不能自
已矣。

嗟夫，天下父母未有不望其兒子之早日成名者。他日植身社會中，將爲拔萃之
人物乎？願今日則猶是學童也，我乃恨吾躬藐小，胡以不突爾，弁耶。繼而思弟子

甯無職者。我既爲學校之生徒。自當以勤學爲天職。父母之心安。則人子之心亦慰。世界上惟肯讀書之佳兒。詎有佛觀心者乎。

矧我嘗聞師長之所詔。謂今日所當事者。不必待諸明日。因循者惡魔也。當驅之我身體之外。我當敬佩斯言。而大吳生與田振實均我益友也。我師其奮勉之心。庶足競爭於同級。於是我乃自定規約。以六點鐘起。非鐘鳴十二下者不眠。以今日之勤懇。或足補當日之蹉跎。如是者三四月。則吳下阿蒙定當刮目。我繼不能突過高景明。庶幾與大吳生田振實輩亦能並駕齊驅。至學期試驗之日。一躍而占第二名。則對於向者輕蔑我者亦足稍吐氣。而不猶足博堂上兩親一粲顏乎。

十一日。今日午後。余約田振實及張公霖來吾家。余今日胸中殊愉快。蓋凡人銀日作嬉游。肢體既惰。卽興會亦減。乃自余決心以來。固有一定之規則。而偶逢休憩之日。則趣味津津。愈覺其可貴。夫乃知星期一休沐之故。良有深意也。張公霖之今日來。余家蓋爲第一次。渠以身體魁偉。有類成人。故與我輩嬉游時。翹然特

出。張公霖。願以爲報。時恨其軀幹之修也。是日。本約小吳生。乃以其阿父新自美洲歸。泥其行。

吾母今日亦殊欣預。備果餌以餽兩同窗。吾父今日亦未出門。乃紹介於吾母曰。此卽馨兒所稱道之張公霖。張世兄也。張公霖積其頰脫帽與吾母爲禮。田振寶者。此數日以來。顏色豐腴。容光煥發。卽談吐亦至有興味。余觀其狀況。若另易一人者。嗟夫。可知處境之榮。菴良足以移易人之性情也。善邇來田振寶之父痛悔前事之非。亦能自勞其軀。幹非復爛醉如泥。而待田振寶也。亦良有恩意。此則田振寶生平第一樂事也矣。

時余乃出種種遊戲之具。以示兩人。其中有小鐵道一具。車頭及客貨車咸備。田振寶歎爲得未曾見。是蓋余之姨母在比利時所得者。因以餉余。余乃以蒸氣動其機關車。遂蠕蠕動。而客車貨車亦以速力進行。田振寶見之不禁鼓掌頓足曰。妙甚。妙甚。余曾未見田振寶今日如此之愉快者。渠復取此車一。一考察其車輪。

之。搆。造。及。機。關。之。配。合。心。殊。歎。服。以。爲。此。小。小。雛。形。乃。竟。如。此。完。全。者。耶。

余。自。後。觀。田。振。實。今。日。乃。活。潑。潑。地。至。有。興。趣。不。似。前。之。木。木。然。若。弗。靈。警。者。又。觀。其。仍。服。此。大。開。門。戶。之。衣。裳。爾。日。在。體。操。場。中。張。肱。屈。股。其。聲。往。往。嗤。然。如。裂。帛。者。田。生。之。衣。也。同。學。中。咸。目。之。以。爲。笑。柄。而。前。日。挺。立。於。衆。賓。之。前。得。高。第。優。獎。者。仍。此。破。舊。垢。裂。之。衣。裳。也。余。乃。思。田。生。之。衣。大。似。軍。中。聯。隊。之。旗。愈。破。舊。而。愈。有。名。譽。耳。

余。第。一。所。惑。佩。者。田。振。實。之。有。忍。耐。堅。卓。之。心。也。猶。憶。我。父。曾。詔。我。凡。今。日。所。崇。拜。之。人。傑。孰。非。從。忍。耐。中。得。來。余。誌。之。勿。忘。因。念。我。必。有。饋。於。田。振。實。君。以。表。敬。愛。之。意。余。乃。大。費。躊。躇。將。書。卷。耶。玩。具。耶。又。念。此。小。鐵。路。者。最。洽。田。世。兄。之。心。矣。凡。贈。人。以。物。必。求。其。所。愛。好。者。乃。爲。當。也。第。此。小。鐵。路。者。吾。姨。自。海。外。寄。來。吾。父。亦。賞。其。巧。我。以。童。子。之。身。又。何。能。不。待。父。母。之。許。而。獨。抒。已。見。卽。以。贈。人。耶。

余。方。籌。思。間。吾。父。乃。以。紙。角。書。數。字。授。我。余。展。視。之。則。上。書。一。以。小。鐵。路。贈。田。世。

兄一八字。余得之大悅。卽取此列車於手。曰：田世兄若心愛是物乎？田振實不解。余心第曰：馨世兄此真可愛之玩具也。余曰：君旣見愛，卽舉以贈君。田振實聞我言，殊出意外。卽斂手退步。瞠目視余。曰：甯有是理。我何能奪君所愛。余曰：非戲言也。吾父亦許我贈君矣。田死實愕然。又注視吾父母之顏。吾父笑曰：是也。此馨兒贈若者。若將去可也。

田生瞿然曰：是贈我者耶？我乃將而家去耶？余曰：旣已贈君，甯得不聽君攜歸。此時田振實喜悅之狀，莫可言喻。而余亦中心愉快。始知以物贈相當之人，至足樂也。田生得此小鐵路，乃再三謝歡躍而歸。吾母目送之，笑曰：可憐是兒。平日乃絕少展顏之時，今宜其得意也。吾母復以果子作巨裹，與張公霖、張公霖質直不作謙讓語，直納諸懷。蓋張公霖天性然也。

十五日，是我隨吾父至吳淞，以火車行至，則吾父往訪一故交韓公。韓家素封，營別墅於吳淞，爲避暑養痾地也。其人復瀟灑無營，求好談哲理，與吾父爲莫逆。

乃往叩韓丈之門而韓公已於三日前赴金陵有徐君者韓公之好友也年六十餘矣鬚髮白如霜雪道貌藹然望而知爲有德者以膝下無子女韓公遂招致其家徐君安之無事時亦佐韓公司理家事也

時韓公不在乃訪徐君徐君乃引吾父子入己室若具花瓶位置井井又好裁花以今歲春寒尙勒而未放也徐君爲老講師五六年以前曾爲某中學堂修身教員慨然念人之陷於罪惡者以缺於教育也頑石尙知點頭況人乎哉於是以佛入地獄之心乃爲監獄之教師者又兩年吾父與談漸及監獄中事渠乃指桌上粗末之硯臺示吾父曰足下請觀此硯臺蓋爲製雖甚粗劣而老朽寶之以爲大要之品物此其中良有歷史在也

吾父叩以故徐先生乃述此硯臺之所由來蓋數年以前徐君曾爲浙江某府屬監獄中一教師獄中之教室者幽凄陰霾願寬可容百人四圍悉護以厚壁僅有小窗透微光室中陰森怖人影憧憧者大類羣魅髮蓬蓬而眼灼灼其去猛獸驚

禽者一間耳。此中殺人放火盜竊欺詐之囚充溢於中。鐵鎖銀鑰四壁爲之響應。彼固不知世界有所謂道德事。惟強者占勝著耳。

職是之故。縱有以熱心傾注其人爲之教誨。而自彼聞之。幾如過耳。之東風謂此迂闊之論無足一顧之價值。故言者諄諄而菲其聲於冷笑之中。徒爲出獄後種種惡事之計畫。曾無自動其懺悔之心者。中惟排列七十八號之一囚徒者。頗有悔悟之意。每日聽講。恆有一定之座位。兩手撫膝。爲容至嚴肅。有時尙流熱淚。滂沱不能已。此囚徒者年輕而容貌尙不獯惡。性質亦柔和不似以劫物屠人爲生涯者。

旣而知此。囚以細故與人鬪毆。遂致誤殺。繫於獄者一年。以此五六月之間。聞此教師之所誨。深懺己罪。而性質益以柔和。典獄者亦頗哀憐之。以爲是非兇悍之徒。某日者。教師方輟講。渠乃留戀教師之側。若不忍去者。教師訝之。則垂淚言。一兩日中。將移往鄰府監獄。久聞先生之教誨。其足以救我靈魂者。非鮮。殊不忍與

先生別他無所恤也。

又經二三年此教師以年老不復爲監獄中之生涯。乃來上海依韓君多年老友甚相得也。爾時胸中亦幾不復憶及此可憫之囚徒矣。忽有一日者遠來一狀如負販之男踵門卽詢曰此間曾有一徐先生兩年前爲浙江某府監獄之教師者乎。徐先生曰僕卽徐某也。足下誰耶。

其人端相徐君之顏曰先生忘之耶。小子卽三年前在浙江某府監獄第七十八號之囚徒也。當日受先生教誨。祛我惡念而鼓我善心。至今思之尙感念不置。此我心界黑闇中之明燈一點。先生實我之恩人也。已而移往他府監獄。先生金玉之言固猶銘諸肝鬲。又越一年乃爲自由之身。今日所以來踵謝先生也。徐先生乃益加以勉勵之詞。其人涕不可仰曰。我之罪惡願洗滌我身而去。嗣後當益勉爲善人。無負先生之訓迪。語時出一硯臺曰。此至粗劣之品也。雖然尙爲我獄中製造之品。請奉先生以爲紀念。勿以我罪人之手所自造而棄置之也。

於是徐君亦深感其出於一片至誠則當日之唇敝舌焦者不爲無毫髮之功既喜且慰知此戡戡羣囚中未嘗無良心發現之人也既又叩以家世種種乃受其硯臺作紀念品也

余與老父乃取此硯臺把玩之見製雖粗劣其式作橢圓形尙可人意監獄中習藝之徒用具不完甯有精良之品曾不聞工欲善事必先利器乎惟硯臺之陰鐫有小字一行曰

鐵窗風雨伴我三年此獄中紀念品也以贈

願菴徐先生 矜鑒

七十八號之一囚徒

余聞此言頗以爲珍聞謂足供談助也歸以告高景明氏高景明卽握余口爲狀殊周章曰勿言勿言君知此硯臺之造主爲誰蓋確爲小吳生之阿父耳其所云自美洲歸來者誑也我家有傭曾識小吳生之父深悉其事當乃父入獄之時小

吳生方穉弱。乃母吞聲飲泣以撫此孤。乃以父往美洲語其兒。小吳生不知也。馨世兄若勿揚其事。令人難堪也。嗚呼。余又甯知此七十八號之囚徒者。卽小吳生之父也。

二十五日。星期六。校長仍登講談席。徐徐語曰。

距上海數里許。有地名龍華。寺者當暮春三月之際。夾堤桃花漫爛。如一片紅霞。寶馬香車遊人如織。迨夫綠葉成陰。而車馬亦漸漸稀矣。秋風起處。霜枯葉落。則爲景更復蕭寥。離此龍華寺約里許。有一家焉。其主人挈其妻。餬口於上海家。僅一老母七十餘矣。髮飄蓬而態龍鍾。尙有一孫年纔十二。以伴此大母。祖孫二人相依爲命。蓋此家孤懸於荒村中。左右無鄰居。去歲之冬尙有數家茅屋比鄰而居。乃忽經祝融氏稅駕其地。茅龍遂更衣而去。此屋前後均桑田。左爲一片森林中湧現一龍華之塔。尖右則第見造紙廠之煙突。斜捲黑煙。天與天半。眞荒寂之所也。

時方十一點鐘之夜。四圍岑寂。惟聞冷雨敲窗。點點滴滴。似訴人愁。苦者老母一人。方擁燈爲兒縫紉。又時時停針不語。悄然而坐。念今日二辛何猶未歸也。二辛者。其孫兒行二也。蓋孫以今晨早起詣學堂。早晚兩餐均未踏食。必如脫羈之馬。奔放未收。其野心也。至十鐘未歸。時老母已心憂之。乃雨聲益煩。斜風急點。灑窗戶。颯有聲。遙望窗外。則洞黑如漆。墨方愁思。聞而門闐然。聞孫歸矣。

此時二辛全身都溼。如落水之雞。面目既已泥塗。衣服亦且垢污。而面部且受三數之傷痕。是必放學歸來於途中。與人鬪毆。喧嘩所致。頭禿而足跳。冠履均落諸泥中。老母以一手持燈。一手障燭光。熟視之曰。二辛若何爲者。如此狼狽也。二辛不語。植立門首。老母曰。噫。何爲作此態。爾冠履又何往耶。二辛曰。路中與人撲失之矣。

老母置其燈於桌半。喑不語。以老人心弱。往往欲言。茹而不吐。既乃頓聲言曰。

二辛若今者年十二矣。詎猶慙跳不省一事。終日在外。如野馬耶。而猶不爲若祖母一思。汝試思。汝不歸者。我如何盼望。汝懸念。汝我年七十餘矣。望汝更切。倘汝父在家者。許汝若此乎。不審已敲扑第幾回矣。自往學堂後。鎮日不見汝。面今又與人鬪毆而歸。二辛爾勿以爲此些些小事者。無足重輕。自來趨於下流。其道亦行之以漸。習慣此橫行健鬪之性質。到頭甯有好結果者。始則拋磚擲石。或以老拳相向。繼且一言不合。挺白刃而起。終則殺人刳物。流爲盜賊矣。老母語時。隨手啓其箱篋。出一襲與其孫易之。又出新轆。使易其舊。爇之令乾。二辛默不一語。因思頃者。與人爭毆之事。又思大母之言。爭毆者。卽殺人之根也。是耶。非耶。老母又言曰。兒勿遲疑。當知爾阿婆之言。甯有欺汝者。我試語汝一事。前村中飯鋪之阿根者。非以賭博鬪毆爲生涯耶。今年二十四矣。曾兩次犯罪入苦工場。然仍怙惡不悛。乃母以生子不肖。憂鬱而殞。其父則恥爲人唾罵。遁而至於遠方。二辛而亦知阿根人人疾之。如豺虎者。夫人生於世。將爲

世所憎惡者耶。抑爲人所崇拜者耶。吾兒必能辨之者。奚煩阿婆贅辭。然會亦知阿根兒時亦慣與人鬪毆。今乃成爲暴徒矣。二辛阿兒。汝當深味我言。阿婆七十許人矣。甯有誑兒者。

老母隨嗽隨語。二辛默然低首無語。蓋二辛者非生而頑劣之徒也。彼之爲人仗義而好事。路遺不平則揮拳而起。又不耐啣。晤隨諸學童讀。乃翁方奔走於衣食不暇。教誨其子一聽其自然。母方撫育其弟在襁褓中也。願是兒雖放縱性質固優善。今心中良亦噴大母之喋喋不已。然澄心思之言。言近理第以生性拗強。一時不甘俯首認罪。心中亦深知大母之愛已出自真忱也。

老母又曰。二辛若勿憎我。多言須知我言皆足爲汝身心之益。汝過後思量或知我言卽爲愛兒之券。阿婆風燭殘年。轉瞬卽滅。深望汝早日長大成人。足以助爾阿父撐持一家。我亦願忍死須臾。以樂觀汝之長成也。二辛聞大母之言爲狀亦殊悲惋。此時忽聞後窗窸然有聲。兩人均欻耳以聽。則雨聲淙淙未已。

風聲撼樹作怒吼也。二辛曰：無他，風雨惱人耳。

語未已，老母側耳曰：二辛，此何聲也？二辛曰：冷雨灑窗櫺間也。老母曰：二辛，我向者所言，汝記憶於胸中否？嗣後當早出早歸，潛心讀書，勿流浪於外。拋此堂堂白日而去，又勿與人喧嘩鬪毆，此皆無益之事。汝當謹誌之，須知阿婆愛汝，皆從肝鬲中掬以示兒者也。語時，又微聞絳然有聲，老母顏色驟變，顫聲曰：此非雨聲也，似有人潛步入者。二辛得無賊乎？若來蔽阿婆腋下者。

此時，兩人均震顫不已，屏其呼吸之聲。息至於墮針，亦聞聲者而戶後之響聲益震，兩人均縮其身如蠅。然二辛顫聲呼曰：誰也？則聞足音雜遝，已入隣室。二辛方再欲問時，斗見門闢處躍入大漢兩人，一人遽執二辛，以手掩其口，使弗能聲。其一則踞老母於地，以膝蓋壓之，曰：勿聲，脫一發吻者，先飲此刃矣。語時以霜刃亂晃於眼前，第見眼前雪亮而已。

老母乃偷眼視二賊，則俱以黑巾繞其頭，莫從覩其面。雨聲浪浪，荒村更無可

呼救者賊附耳叱問二辛藏金在何許也二辛頓曰在阿婆牀頭小箱中賊曰脫作誑語者白刃洞汝胸矣小箱在何許若引我往二辛曰弗誑若汝自取之可賊乃拽二辛按其首於兩股間銜白刃於口中衣囊中出鐵絲稍一用力鎖脫其鼻矣盡攫所用之金并及其他畧貴重之物他一人方踣此老母呼曰伙伴得利市乎曰聊勝於無邇來市面不佳也

時則兩賊方注意於所攫之金而祖孫兩人得略略欠伸賊卽以霜匕置兩人面曰出聲卽斷送若輩性命矣又將白刃盤旋去鼻尖僅數分耳此時忽聞大聲犴狴似有多數人自遠而近者賊乃大驚狼狽作逃遁計一賊頭巾斗落赫然露其面老母見之不禁呼曰噫若非前村飯鋪中之阿根耶賊曰老婆饒舌欲敗乃公事耶挺刃直刺老母此時在危機一髮中忽見二辛直躍而前大呼曰勿戕我祖母乃以身直蔽祖母刃下乃不聞聲但見油燈蹶飛於空中而賊已踉蹌逃矣

此時燈光已熄。室中洞黑如墨。二辛憑祖母之肩。更弗能動。經數分鐘。聞而人聲漸漸又自近。而遠久之。乃寂然無聲。響老母驚喘既定。顫聲呼曰：二辛！二辛！答曰：阿婆兒在此。老母曰：賊劫物去乎？曰：然。阿婆受傷乎？曰：未也。幸篋中所儲金。昨日爲若父將去。所失者無幾也。二辛曰：阿婆兒今不能起矣。老母曰：勿爾暴徒已去。室中伸掌不復覩五指。先點燈來。便二辛曰：兒不能支。且心中恍惚不定。不審何故。老母曰：賊已他去。阿婆亦無恙所失亦不多。汝可弗慮也。

二辛乃顫動。作極幽細之聲曰：阿婆。我心中殊不能捨阿婆也。阿婆愛兒耶。老母曰：此何待言。兒作是語。我心滋悅。須知汝祖母向者所言。均望兒早成立也。二辛曰：阿婆兒……負……阿婆矣。語時斷續。幾不能成聲。老母曰：兒何作此狀。乃一觸手於二辛之身體。冰冷而粘濕。老母大驚曰：噫。是何物也。二辛曰：阿婆兒……語未及半。已昏暈不省事矣。

老母手顫。燃火以燭。二辛則股上中一創。溷體在血泊中。乃急呼二辛！二辛

！而二辛不語。乃大哭曰：噫，二辛若以救阿婆而受賊刃，我累汝矣。已而二辛微甦，氣息僅屬。明日送醫院，醫生等均嘉二辛之孝也。竭力調護之，得不死。然而其足已蹙也。

第八章

三月三日。今日之晚。余隨吾父參觀本校之半夜學校。此半夜學校者。爲吾校長及本鄉鎮之有力者所發起。以昨歲之秋始設立也。此半夜學校。專爲職人勞工。年長失學者而設。所以爲補習計。日間從事於職業。夜有餘晷。則來此半夜學堂。以補蹉跎。法良而意美。莫善於此。

某等至學校時。正上燈初也。生徒均集。紛擾不及日間之鎮靜。方授業之初。忽自教室之窗外有人遠擲一石子。玻璃碎如冰花。石觸於壁。乃復跳回。碎落於生徒之几前。教習驚而中止其教課。學生輩均起立譁噪。云誰擲此石者。此時校中小使飛步而出。乃攬一僮入。而大吳生則適來學堂之門。首力辯護之。曰：投石者非

此人。也。我。確。見。其。爲。本。學。校。之。葉。昌。侯。渠。擲。此。石。向。我。搖。手。作。勢。恐。爲。人。見。即。警。遁。而。去。我。不。言。者。將。賈。禍。此。人。矣。

時。則。教。師。亦。至。窗。外。日。查。出。當。處。罰。其。人。乃。制。此。騷。亂。之。生。徒。歸。座。尙。有。二。三。人。參。息。而。至。拭。額。上。涔。涔。之。汗。出。其。灰。色。之。書。包。喘。息。曰。今。日。過。時。矣。此。半。夜。學。校。生。徒。之。總。數。共。有。五。六。十。人。年。少。者。僅。十。二。三。而。年。長。者。乃。至。三。十。左。右。雖。髭。鬚。之。根。已。穿。此。面。皮。而。出。然。尙。兩。手。捧。此。讀。本。咿。唔。不。已。其。勤。懇。之。狀。可。掬。也。其。中。手。青。青。者。爲。染。坊。中。之。學。徒。顏。黑。黑。者。爲。鐵。肆。中。之。弟。子。麵。店。中。之。伙。伴。則。衣。上。油。膩。可。寸。許。米。鋪。中。之。徒。弟。則。頭。上。粉。糝。層。層。幾。如。白。髮。飄。蕭。之。老。翁。也。講。堂。中。一。時。人。氣。氤。氳。雞。皮。革。油。腥。之。氣。釀。爲。百。和。之。香。故。窗。戶。四。敞。以。放。空。氣。之。入。萬。不。敢。作。重。簾。不。捲。之。思。想。也。

講。室。之。右。首。則。造。紙。廠。中。一。羣。之。工。人。佔。居。於。此。某。等。日。間。所。坐。之。椅。形。式。殊。小。而。彼。人。蹲。伏。其。中。狀。至。可。笑。尙。有。數。學。生。則。擁。於。先。生。講。壇。之。側。先。生。固。未。來。之。

外。交。家。也。昂。然。立。其。上。高。談。旁。睨。以。墨。筆。左。右。狂。揮。爲。狀。甚。得。而。講。室。中。之。情。景。固。與。晝。間。大。異。笑。語。之。聲。雜。作。殊。不。能。以。學。堂。中。之。規。則。相。律。故。甚。而。至。於。吸。煙。草。亦。不。能。禁。尙。有。多。人。頻。頻。仰。眺。柱。上。之。掛。鐘。以。盼。鈴。聲。一。響。可。以。狂。奔。歸。家。蓋。以。飢。腸。輾。輾。作。雷。鳴。殊。不。能。耐。也。

復。有。二。三。人。日。日。來。聽。講。者。一。小。時。中。例。以。鼾。睡。據。其。半。同。人。忽。聞。鼾。聲。出。於。座。間。輒。復。闕。笑。用。力。推。之。而。渠。輩。則。茫。然。以。目。視。壁。間。昏。昏。然。不。知。身。在。何。許。也。又。或。於。聽。講。之。時。旁。撓。勤。勉。之。他。學。生。而。此。時。高。景。明。之。座。則。易。一。文。具。店。之。執。事。余。日。間。所。憑。之。几。則。坐。一。火。車。站。之。執。役。者。也。尤。可。笑。者。小。鐵。之。席。上。乃。坐。其。父。之。大。鐵。軀。幹。魁。梧。可。六。尺。許。之。偉。男。以。巨。掌。支。此。鬆。繫。之。頰。身。體。縮。如。刺。蝟。以。容。納。於。此。小。椅。中。兩。目。注。視。讀。本。初。不。一。旁。瞬。蓋。小。鐵。之。父。者。幼。而。失。學。頗。以。爲。恥。近。日。乃。奮。發。而。入。夜。學。校。亦。稍。爲。補。習。計。也。

當。授。課。既。畢。我。乃。與。阿。父。共。出。學。校。門。前。卽。有。婦。人。三。數。攜。兒。女。於。手。以。候。其。夫。

之歸而鈴聲一響。人人爭先而出。雜以兒童歡躍之聲。曰：阿爺放學耶。阿爺放學耶。捉衣牽袂爲狀。至有趣味。而工人輩亦卽迅步歸家。蓋已飢欲死也。

斯時。人人自半夜學校歸。街衢之閒。人聲喧逐。如鬧蜂衙。而遠市犬聲亦猖狂作吠。經一小時始復寂然。第見學校門前之燈光作淡綠色。朦朧於夜霧中而已。

初七日前日。以葉昌侯擲石事件。校長處以罰令其鵠立。半小時。渠以此事非常。懷恨以大吳生之告發也。必復其仇。乃快。今日放學時。大吳生引其妹偕歸。葉昌侯乃埋伏半途。中待其近也。突然出。遽擗妹額。髮鬢之髮。大吳生之妹猝出不意。驚啼顛頓於地。大吳生面紅過耳。曰：若何爲者。乃凌我弱妹耶。

葉昌侯伸其拳曰：若勿多言。苟爲好男子。敢與我一決雌雄。我方服汝也。大吳生不復與辯。遽攜其妹行。蓋大吳生年穉而體弱。非葉昌侯敵。矧又與阿妹偕。恐累及妹也。葉昌侯見大吳生不與較。以彼示怯。藉是懲創之。以報吾仇。此其時矣。乃故掠之。自後。揭其冠。冠落地。大吳生悲甚。遽揮拳。擗葉昌侯額。大吳生出一拳而

敵乃拳下如雨點奮擊大吳生之頤矣。

此時路上僅有吾學校之女學生數人。吾妹亦目擊其事。雖憤憤不平。顧無力止。此一場之喧譁。葉昌侯。軀幹既偉。年又長大。吳生兩歲。乃踏大吳生於地。而騰身跨其上。脫足上革履。擊其頭。大吳生鼻血。潄潄下。顧猶不屈。出死力以當敵。葉昌侯。詈之曰。若猶識得老子否。脫非向我謝罪者。我決不釋汝。大吳生曰。惡奴。我甯死不能謝罪。語時就地作魚躍狀。然力弱不能脫身。女學生見之。均來排解。曰。趣放渠。且出血矣。

葉昌侯如不聞者。乃屈大吳生之腕於背間。握其髮。以頭搶沙地上。曰。不謝罪者。今且碎汝頤。大吳生謾罵曰。誰向汝狗奴謝罪者。甯死不謝罪。語時大吳生脫手一躍而起。力奔葉昌侯。葉昌侯此時以一手扼大吳生之腕。一手就懷中出小刀。擬之大吳生曰。卑怯奴。若敢出利器。耶。遽出不意。抱其腕。葉昌侯之小刀落地。此時幸有往來之人。爲之排解。兩人始釋手。

時則葉昌侯髮蓬蓬如小鬼飛突而去。大吳生則衣服破碎，面上血痕模糊，加以泥塗爲狀，如戲劇中之花面，且泣且詬，且以撫慰其妹。女學生等乃爲大吳生收拾地上散亂之書籍，又爲之拂衣襟上之灰土，并曰：「此儻乃辱吾輩女學生，此吾等公敵也。」道行者二人亦曰：「此瘦小者勝也，彼人恃其齊力，乃欺此弱女兒。」又懷中遽出利器，欲以嚇人，卑怯哉！奴也。

大吳生此時乃以讀本手冊一，一納諸革鞞之中，仍挾之腋下，攜其妹緩緩歸家。曰：「妹勿泣，我與若以佳果也。」

十五日是日，吾楊先生病矣。蓋自昨晚課畢後，先生即發寒熱，憊不能起。先生之病乃以從事於學校中精神過疲勞也。先生每日擔任課程五小時，事務三小時，夜中又有兩小時之半夜學校。此爲義務教授，例不受俸，蓋所以爲老大失學者資補助也。

先生既熱心於教育，則終日覃思，所以發達兒童之心性，增益兒童之學問，爲

已任而於一身之快樂與利益均犧牲焉。職是之故，遂足害先生身體之健康。願先生雖疲勞不敢曠一日之課，渠恆言勿以一人之故，乃令諸生荒學。今日病不能起，尙欲扶病以上講堂，校長力阻之，強勸其休息也。

今日放學後，余乃往視楊先生。病道遇小林先生，張目睨余而笑。蓋先生長日無戚容，對人輒憨笑，其聲如老鶉衣服，又寬博不中程，張其兩袖，大似當日黑旗兵也。余與先生爲禮後，卽直趨楊先生家。來先生所居，殊仄第，賃人一小樓，踽踽然又舉目無親人。藥爐與病榻相對而已。先生僵臥樓中，曾無看護之人。余一入室，卽見先生面色深絳，狀甚苦熱，而身體亦枯瘦。余念先生病臥，纔一日耳，何竟失容至此。

先生見閉然門闢，卽迴眸見余，喜曰：「馨兒來耶？若乃有良心來視余疾，余徐行至先生枕畔，曰：『學生輩聞先生微抱清恙，頗以爲念。先生病體究如何者？』先生撫我肩曰：『我無大苦，以感冒故發熱耳。前數日已覺不適，第勉強支持，亦以前次我病』

囑何先生代課。而何先生年少。面輒不能制。學生校長頗以爲言。我請假。則殊無相當之人。作此庖代之事。故隱忍未發耳。

余曰。學生輩。咸望先生早占勿藥。冀弗蹉跎。我輩聽講之時。日也。先生曰。余亦深望如此。特不解臥病。纔一日。對鏡自照。奚爲失容至此。且臍焦中煩悶。幾不可耐。我聞醫家言。得壯熱亦佳。蓋病氣宣洩於外也。今日學校無恙乎。同級生中無曠課者。耶。余身在病榻。心固在學堂也。余曰。先生亦宜少休。多言恐傷神也。先生曰。無妨。我見若來。甚喜。我昨宵一夜不能安眠。炯炯乃如魚目。而狂熱猶不止。馨兒汝試握我手乎。

余執先生手。燙如熱炭。余又見先生唇裂。吻燥。余曰。先生思茶乎。先生微點首。余乃以一甌奉先生。時則壁上所掛之照片四五枚。均先生所教授之學生也。余偶一流覽。先生曰。馨兒。若見此壁上之寫真。耶。此皆余十餘年來所教授之生徒也。此生徒者。咸好學生也。此照片爲余一生至重要之紀念物。我卽死時。亦望以垂暝。

之。目。注。此。照。片。而。死。蓋。我。之。志。願。送。此。生。涯。於。汝。輩。良。學。生。之。中。固。無。憾。也。
 先。生。語。時。於。枕。畔。出。一。密。柑。授。余。曰。此。間。無。他。可。食。之。物。汝。可。啖。此。余。方。癡。然。不。
 立。聞。先。生。之。言。不。禁。悄。然。而。悲。以。手。受。先。生。之。柑。初。不。審。其。爲。何。物。也。先。生。曰。余。
 病。諒。卽。癒。余。曩。者。體。魄。殊。強。數。年。恆。不。病。今。時。時。感。冒。抑。又。何。耶。……馨。兒。汝。他。
 學。科。尙。強。人。意。惟。數。學。良。欠。缺。嗣。後。宜。注。全。神。於。數。學。天。下。無。難。事。以。一。顆。誠。擊。
 之。心。足。以。戰。勝。百。難。惟。堅。固。不。拔。之。精。神。爲。成。功。之。祕。訣。耳。先。生。語。時。苦。咳。不。已。
 已。而。又。曰。此。間。病。室。空。氣。惡。不。宜。久。駐。汝。其。歸。休。當。堅。憶。我。言。世。界。無。不。達。之。路。
 誠。在。足。下。自。爲。之。也。馨。兒。汝。盍。歸。乎。爾。母。正。倚。閨。望。若。也。我。病。卽。瘳。當。於。學。校。中。
 再。相。見。矣。余。此。時。不。覺。淚。落。先。生。曰。奇。哉。不。久。卽。相。見。耳。乃。自。衾。中。出。手。與。我。相。
 握。曰。行。再。相。見。行。再。相。見。余。遂。辭。別。先。生。而。出。
 十。九。日。是。日。有。一。事。頗。足。爲。我。日。記。中。資。料。蓋。吾。家。有。車。夫。阿。三。者。久。傭。於。吾。家。
 後。以。他。事。遣。却。此。三。年。前。事。也。阿。三。乃。就。雇。於。川。南。鐵。路。之。工。事。中。阿。三。子。然。一。

身無所繫。累僅有一女名瓊。兒者生而瘖者也。我家爲之遺地。令送入本鄉之盲啞學院。阿三幸無膝下累。乃灑然長征。忽於昨日之晨。突然自蜀中歸。先來余家。謁吾父。父曰。阿三鐵路工事未竣。何遽歸也。

阿三乃卸其行囊於地。曰。小人所事者爲該路第十四段。今竣工矣。趁此休暇。歸視阿瓊不審如何矣。吾父曰。若女良佳。有暇。汝盍自往視之。阿三忻悅曰。謝主人。此皆主人之所賜也。我深念是兒其母所留。僅此一塊肉。小人三年不見矣。雖已殘廢。願不能無舐憤之私。請置此行。遂於牆隅。我當先視阿瓊。來吾父曰。何直如此。急急若性。質乃猶未改耶。

時余方在側。吾父語我曰。鑿兒若識得盲啞學院院長乎。距此非遙。若伴之往。令渠父女團聚也。吾父又語阿三曰。若出外三年。當有所儲蓄。須知凡作工人者。不可無所蓄以備不時之需。奚能以赤手往。以白手歸耶。阿三曰。託主人福庇。略有所蓄。第吾儕小人辛苦三年。所得幾許。將來當爲此啞兒作遺嫁之資。今在此學。

院中不審近況如何。想孤苦而又殘廢。詎有好結果者。吾父笑曰：非也。以余所聞。若女匪特長大健碩。且令若見之。更有意外之歡喜也。

阿三曰：果如主人言乎。則賜我厚矣。我今且往一視。警官兒若亦碩而長矣。小主人乃引我往盲啞學院。余曰：可。卽出巷第二街轉灣也。余乃與阿三同詣小武良街之盲啞學院。既至學院。余繞迴廊而行。入小使室。曰：請告院長。有我家送入院中之瓊兒。其父來省渠也。小使諾而去。

阿三見小使之入也。其目光亦隨之而入。翹首延頸。以待其女之出。少選。乃見一教師。服黑色之西服。偕一十四五之女子出視之。則瓊兒也。衣淡青之衣。狀至樸素。而潔淨。身體較余僅略低耳。瓊兒見阿三。識其爲父也。則猛撲抱其膝。阿三喜極。無地自容。搯其女之手。自頂至踵。相之殆遍。乃曰：阿瓊。若無恙耶。汝知我無寸陰尺晷不憶汝者。今乃此心帖然矣。

阿三撫其女。又嘻嘻笑曰：若何癡長。乃爾三年不見。幾成人矣。而面亦端麗。頗不

醜。嬉。惜。乎。其。不。能。發。吻。出。聲。也。回。眸。見。教。師。乃。曰。此。先。生。耶。院。中。凡。此。不。具。之。兒。童。咸。勞。清。神。矣。特。不。審。以。何。因。果。乃。生。此。不。具。之。兒。甯。非。天。壤。之。缺。陷。三。年。不。見。其。親。乃。相。對。作。桃。李。之。無。言。不。能。一。喚。其。爺。乎。教。師。笑。曰。若。不。知。耶。汝。女。固。能。喚。爺。者。阿。三。曰。先。生。戲。言。哉。方。我。出。門。時。尙。以。手。指。畫。未。能。道。一。字。也。教。師。曰。此。所。以。學。堂。教。育。之。可。貴。乃。笑。向。瓊。兒。曰。此。汝。何。人。耶。瓊。兒。忽。發。聲。曰。爸。爸。

阿。三。驚。喜。遽。倒。退。三。數。步。曰。奇。哉。兒。以。何。時。忽。能。發。吻。出。聲。也。卽。撲。女。於。懷。曰。先。生。我。聞。今。之。教。瘖。者。以。指。作。勢。聾。者。以。目。爲。耳。今。吾。女。固。瘖。而。聾。者。也。彼。何。聞。聲。而。能。發。口。若。此。然。則。先。生。眞。造。物。之。主。宰。固。操。何。神。術。而。能。然。乎。教。師。曰。此。亦。無。他。謬。巧。耳。世。界。愈。文。明。則。教。育。之。道。亦。益。以。進。步。以。指。示。勢。之。法。固。猶。是。舊。法。也。此。則。以。口。不。以。手。耳。

阿。三。曰。奇。哉。方。我。三。年。前。入。川。時。我。女。呱呱。然。泣。竟。不。道。一。字。今。乃。居。然。舉。此。連。續。之。詞。眞。奇。妙。奪。天。工。矣。阿。瓊。汝。乃。解。我。言。乎。我。眞。感。謝。蒼。蒼。者。不。盡。矣。教。師。曰。

我輩在此盲啞學院中發此祕鍵。蓋亦有年矣。爲天壤間彌此缺陷。除一二天啞萬不可施以人力。餘此者一入是院。幾乎花盡。解語鳥亦能言。君脫未信者。再與而女語。必有以答汝。汝一發吻。彼卽聞。若所言不徒瘖病。旣愈。抑亦聾疾。亦治矣。阿三聞言。乃附瓊兒之耳。大聲疾呼曰。阿瓊。若知爾父歸來者。喜耶。否耶。瓊兒瞳目不能答。教師笑曰。噫。君誤矣。君與附耳語。適令其失聰也。蓋吾輩今日所教者。用脣動法也。彼人見我口吻翕張。卽知其爲何語。故君當以面嚮渠。而距離又未宜太近。君試思之。當驗耳。阿三如教師命。退兩三步。呼曰。阿瓊。若喜我歸來乎。瓊兒細相阿三之顏。曰。喜喜甚喜。阿三喜極而涕。曰。佳哉。佳哉。真非復啞女矣。乃向教師作長揖。曰。此非可以言語道謝。先生輩真能生死而肉骨也。教師乃導阿三至一室。告以瓊兒近日之情況。謂此女不僅能言。且讀書寫字。敏妙逾常。兒算學之初步。以及裁縫烹飪各藝。幾於色色都精。此開院以來之優等生也。復經二年將卒業於此學院。則宛宛嬰嬰一好女子也。本院院長於卒業生。必爲之代謀事。

業得一枝棲之地則瓊兒之位必不弱爾

阿三聞言益驚喜不自持余乃請於教師乞參觀各教室教師乃引我輩至初等班生徒之室第見兒童七八人均張吻伸頸呼曰天！地！地！地！其聲有如寒鴉之噪晚而爲狀與我學堂中之初級科無甚大異教師乃指示我輩曰是皆今年初入此院者君輩觀之第一步僅教以能發聲也

教師語時見一兒立於教壇前張吻曰田！田！教師曰非田也乃天也教師乃自發音以示之曰天！天！久之兒亦曰天！天！教師細聆其音之不誤也乃命第二人起立亦如前狀以次而及至於矢口發音無或歧誤於是由音而聲及於連綴之字固非可以朝夕幾也

時我輩見之不禁感歎念世界進化將奪造物之功豈僅振聵發聲能事爲盡也然則嗣今後世界將無殘廢癱病之憾歟余方續續作是思想而教師已引余等至於別室阿三尙諄諄問其女以學院中事瓊兒亦隨口而答阿三欣喜欲狂乃

語教師曰。僕願請見本院院長。一申其謝悃。教師曰。無庸。我輩之設此學院。寓教育於慈善之中。院長尚不受人一字謝也。矧今日已他出矣。

少選。教師又曰。今本院尚有一女生。與若女最相愛好。此女。耶。居於本院。有年矣。自十三歲。蒞院。僕指五年。今已十七矣。爲本鎮成衣肆之女。耶。名玉兒。君亦識之乎。瓊兒聞。教師呼玉兒名。曰。玉兒。吾姊也。教師曰。我當命人引之來。彼輩愛好如姊妹。不可不一修相見禮也。俄而院中老婢引一女。耶。來。體頤而長。爲狀至活潑。大不類生而瘖者。略與人周旋。亦微露女兒嬌羞之態。瓊兒一見。卽奔越其前。與之握手。曰。姊。教師亦莞爾曰。不信此。盲啞學院中。乃有此一雙瓊枝玉樹也。

阿三曰。僕有一言。請於先生不審許。可否。僕願爲阿瓊請一日之假。以盡吾父女多年契闊之私。明日當仍送還學院。或不曠課也。教師曰。諾。此天倫樂事也。於是瓊兒乃與玉兒均入別室。以易此新衣服來。阿三攜其女。繞迴廊而行。曰。阿瓊三年不見。若我固夢想中以汝。頤然長矣。特不料汝乃不復爲瘖兒。我喜極欲狂矣。

阿父辛苦三年，略有儲蓄，當爲若置新衣一襲，嗚呼！我今有望矣。方欲出門，阿三插手懷中，忽出聲曰：「噫！忘矣。」復回至教師前，出一紙裹計銀二十圓，曰：「是莛莛者，聊盡微意，乞奉校長，晒納教師止之。」曰：「否。」否，校長甯受此者。本學院中向不受人一絲酬謝，請勿顧慮爲也。語已，教師自入。

已而阿三仍引其女出盲啞學院之門，時天氣佳，晴，清，空，一碧，瓊兒曰：「佳哉！好天氣也。」阿三至吾家後，大感歎學院之加惠於貧困廢疾者，旣周且至，而其中教師之待人接物，尤爲和厚。吾父知阿三大滿意，乃勸其仍送瓊兒於學院。今日旣受此學院之恩，他日亦當略盡義務，籌畫圖報之地也。阿三大喜曰：「我以弱息託主人家，尙何繫念小人爲？」餽口計仍當一入川中。他日有寸進，甯非主人之所賜哉？二十三日，是日我於學堂中告假一天，將侍吾父母往掃先人之墓。吾祖塋在支礪山下，白馬之澗，相傳爲支公飲馬地也。時則父母攜我及妹偕，并隨一老蒼頭自金閫門買棹，往雖輕舸一葉，而明窗淨几，蕩漾於波光山影之中，如入畫圖也。

船娘二十許人爲態。至甜淨衣服。復楚潔。舟行如飛。和風煦拂。春意中人。欲醉。兩岸桃花。繽紛如紅雨。落英飄墮。水面爭爲游魚所噉也。

船進。環龍橋。卽繫纜於樹樁。岸距吾塋可三里。弱吾母及妹。乘山輿以行。老蒼頭擔榼而從。余與吾父。喜徒步。循紫陌而行。菜花已黃。蜂蝶作團。而泉流之聲淙淙然。與枝上流鶯相酬答也。展墓時。吾父告以主位爲若曾祖父母。昭穆卽若祖父母也。若祖母吳太孺人以孝聞於戚鄰。間若祖父早卒。吾母事衰姑十餘年。如一日。食不安味。瞑無恬睡。所謂先雞鳴而起。後斗轉而息。仍未一解帶安眠者也。卒以勞瘁過甚。先汝曾祖母而逝。悲夫。吾母也。吾父言此。淚爲之潛。

吾母聞父言。亦襟袖爲溼。而阿妹見母哭。則噉然大號。余乃癡然如木人。吾祖母之傍。有一小塋。吾母語余曰。此若長姊可青也。塋時僅三歲。最得祖母歡心。每晨必向阿婆索餅餌。以暴疾殤。殤時猶緊握爾父之手。呼爺也。嗟夫。青兒今得長侍。慈愛之大母矣。吾母語時。又悲不能仰。吾妹攬母頸。謂母不許哭。守墓者一老婦。

人與吾父縷縷然。道太夫人事而肩山輿之老鄉人亦能話吾家前三代故事也。展墓既竟守塋人請惠顧其廬將烹茗餉客吾妹入鄉村覺在在皆可愛玩沿路行來撥拾野花芳菲盈握置諸吾青姊之篋意將以是代花圈耶既入媪室亦頗精潔媪往來至勤敏足無留趾村中兒童圍而觀我輩復竊竊私語吾母出銅圓數十枚分贈之咸歡躍道謝而去。

媪家此時方育蠶環屋咸植桑採之卽是且蔥翠足以敷陰語我母曰牆下之桑適供所育之蠶歲歲如是縲絲後入市售之亦足爲老婦溫飽半年之需矣飼蠶畢乃復啟罍出雞雞至肥碩尤有二雄雞利喙健距作格格聲妹大呼曰壯哉此雄雞也余亦拍手歡笑媪曰雞餒矣乃握粟布之於地而羣雞亦來爭食吾母曰媪逐日潔雞棲乎何一無積垢也則宜其家禽之肥碩也。

時吾父方背手觀山而夕陽斜照於林間與人亦來促歸矣吾母則自懷中出鉛筆畫其煙巒之大概歸將渲染作層巒疊嶂之圖笑語余曰若父母他日卽歸骨

於此長依爾祖父母之邱墓先爲作此圖以與汝曹作記念也。下舟解纜一路山光水色令人心目爲暢兩岸又時時見竹籬茅舍楊柳桃花掩映於村居抵家則燈火零星時光已垂暮矣。

是月也校長所開講話會乃講意大利戰爭中之少年一事吾學生輩聞校長所談軼事均精神奮發也其詞曰

距今數十年前奧大利與意大利遠開戰。時方七月二十四日酷暑猶未退也。意大利之步兵以六十人爲一隊。當時欲占領某處小邱上之一民家。冒曉霧而進。日脚甫伸。作耀金之色。俄而漸達目的地。忽出不意敵兵四起。鎗彈之聲錯落於空氣中。意兵固未及防也。轉瞬此隊中已六七十人。僵矣。咸以鼻嚮地。隊長乃令入民家。先閉其正面之門。次塞窗戶。樓上樓下悉駐兵以守。爲防敵之策。敵凡八百衆屯聚邱下。作半月形之隊。徐徐進行。

時則該隊中之指揮官者霜雪盈頭之老人也。此外尚有士官數人及軍中掌

號者一人。此掌號手者。撒爾尼耶。產也。年纔十四耳。相度。軀幹又短小。而精悍。隊長則立於門外之一室。以指揮兵士。鎮定不驚。似忘此身之在鎗林彈雨中。者少年。掌號者則微有驚恐之狀。以戰事烈。現方發軔之初。而遙聞敵陣鼓聲。則慘疾盈耳。乃潛隱於壁間。躡足登几。案自窗櫺中。以窺戰爭之狀。見敵隊愈進。愈疾。礮煙迷漫。中紅光閃爍。而時時隱現白衣兵隊之影也。

此所據之民屋。建諸斜坡之上。後臨千尋之絕壁。故敵兵以半月形之隊。三面來攻。整隊初無稍亂。礮聲隆隆。山石及牆基咸顛。彈子蚩然。空氣中偶觸牆垣。沙土震落。作蘇蘇聲。左邊巨閣已粉碎。如微塵飛舞於室中。而屋頂門窗亦受巨彈之孔。玻璃受鎗而碎。飛散如冰花。彈入室中。觸者立殞。卽生者亦負重傷。乃以兩手按創口。傍徨疾走於室中。

此時極力禦敵。不能動其他種之思想。雖死者踵接。駢臥於地上。而萬念俱泯。惟有爲國復仇之一念。似乎彈火鎗鋒均不足置念者。敵陣愈進。室中但聞受。

彈震擊之聲。至爲慘厲。半月形之敵陣。乃作包圍之勢。鎗矛之鋒。照耀如雪。又似麥穗。受風蠕蠕而動。隊長目無他瞬。以注視敵兵之行動。旣而歸室中。乃傳令呼掌號者。掌號之少年。隨士官至隊長許。聽令。乃見隊長方倚壁作書。已乃以書入封筒。呼曰。兄弟。今有機密要事。煩君一行。不知君有此膽力否。少年立隊長之前。舉手加帽。簪以施軍禮。曰。願聽隊長軍令。

隊長乃自後窗中遙指曰。而不見山岡之上。閃閃鎗矛之光者。非吾本隊乎。今我令若速持書趣本隊。遇第一士官。卽以書授。若以汝身輕。懸崖而下。越隴畝。一直線行。卽達本隊。注意。注意。少年曰。諾。卽以隊長手書敬謹。藏諸衣囊中。卸其背上所荷之物。以爲疾走之準備。副隊長乃以繩繫少年之衣帶。得繩此絕壁。以達本營。隊長復鄭重言曰。兄弟。此重大之命令也。吾一隊之生死。全軍之勝負。均繫汝一人之身。責任固非輕也。千萬注意。千萬注意。

少年曰。隊長。我必致此書。不負隊長所託者。語時。卽由後窗飛躍而下。隊長乃

助副隊長緊握繩之一端曰趣行趣行少年如鷹隼捷下甫著地疾行如風隊長收其繩復注目於此少年之傳令使第見矯捷如奔鹿可及平原之半深幸未惹敵人之目距目的地非遙矣斗聞轟然一聲五六發之敵彈砂煙迷漫似圍裏此少年者則已爲敵兵所窺矣少年絕不一回顧猛向前行俄見白煙一團起自少年之右手而少年乃顛仆於地隊長不禁失聲曰噫已矣

少選復見此少年蹶然起顛頓以行爲狀微有跛容旣而身入綠蔭之叢而白煙再起飛彈如骰環繞於少年前後左右少年出沒叢林中狀如穿梭隊長見之頗慰曰是兒可用也我惟望其速達本營稍遲滯者吾全隊殲矣俄見少年雖極力支持而跛倚之狀更露足步亦且亂而弗整慄慄如無力者幾度顛蹶乃大減其速力隊長不禁呼曰嗟夫吾一隊之死生繫汝身也汝奈何莫舉爾軀者

此時隊長類計算少年與本隊距離之遠近轉瞬間忽聞轟然大聲發於樓下

則聞軍人號呼與器物碎飛之聲。隊長曰：事急矣，事急矣，又頻頻遙矚少年曰：趣行，猶可及也。蓋見一士官喘息登樓，謂敵兵礮擊甚烈，吾屋轉瞬即破，而渠輩又貼白旗勸之降。隊長曰：聽之語已，則又注目於少年，蓋距本陣僅數百步耳。時少年已力盡幾乎顛仆，不能復前。隊長急呼曰：趣進，趣進，抵死向前也。俄而見麥田之中隱約現少年之冠，隊長目光送此少年，倏爾不見，汗流被額，則相距數丈之遙，又見此少年之冠影冉冉入叢薄而沒。隊長至是乃急下樓，時敵兵礮轟益烈，其聲隆隆而室中硝煙迷濛，兵士之屍縱橫積疊無數，牀壁多巨孔，血花四灑，負傷之人似瘋人作怒吼。隊長左右指揮揚其聲曰：勿餒，勿餒，轉瞬援兵至矣。其忍耐此一刻者，此時敵兵益近，隊長雖號令之聲不絕，而亦半爲礮聲所掩，第見其顏色猶惡，知此戰惡也。然敵軍雖勇卒未入此室，處諸將士殊死以戰，初不言降。第爾時窗戶悉被礮火所燬，全無防禦之法，敵又礮火不絕續續而發。

時則譁噪之聲四起。雜以德語曰：趣降！趣降！否則全軍殲矣。語時排槍與巨礮之彈，猶滾滾騰擲不已。隊長閃其目如鷹，瞋曰：叱！嗟！奴也曾聞意大利軍人中有降將軍者乎？此際敵彈直落正面之室，觸堅物相激立炸，作異聲。至慘厲。隊長挺立如石，人不輕移寸步。忽見副官自樓上直趨而下，大呼：萬歲！曰：援軍至矣。斯時軍中斗聞是言，如電氣之一振，因之鼓勇直進，咸裹創而起，人人爲決死之戰。

蓋聞巨礮如電自前面之岡而發，開花彈子忽轟落於敵人之頭上，幾疑此軍之從天外飛來也。於是隊長乃集合傷殘爲迎擊之準備，忽見敵軍背面受敵自相凌亂，槍聲亦斷續弗整，則意大利之騎軍一隊風捲電馳而至，統領者頤張而鬚磔爲狀，甚怒，直以全隊衝敵軍，第見軍刀閃閃塵起，土飛，兩軍合搏，如火力團聚而焚敵軍，初不慮有此生力之軍從空而降，幾不能支，而殘軍亦悉衆而前如亡其魂魄，舉其刀矛槍械及通礮之鐵杖直衝敵軍，敵以腹背受敵。

隊脚亦亂而意軍之步兵兩大隊方整大礮二門追奔逐北至於數里外此日之戰乃以意大利占全勝也。

翌日兩軍復大激戰。顧以與軍數倍於意兵。衆寡不敵。遂退守。至於密奇遐河。隊長以兩日間之激戰。亦憔悴無人色。且以帛束臂。知左腕受傷也。顧乃不自創。仍當後陣。與後軍徒步以戰。至於日落昏黃。方及密奇遐河。此時每念部下之或死。或傷。不禁淚爲之落。蓋爾日同袍乃大半拋骨於沙場。容有存者。亦至於肢體殘毀。甯得不爲之憫歎也。

時則傷兵纍纍於道。乃借郊外之教堂。作野戰病院。至其處。則負傷之兵。陳陳然。軍醫與看護之婦。奔走雜遝。似不勝其忙迫者。而呻吟呼痛之聲。至於慘絕。不能入耳。隊長入病院。覺有無窮慘慄之狀。至於腦中。方撫慰其素識之部下。忽聞室隅一病榻上有細聲呼曰。隊長閣下。別來無恙。隊長疾回首。則小榻上正臥此少年。掌號手也。

此時少年面色灰敗。兩眶深陷。亦幾不復有血色。僅以窗幕蔽半身。隊長乃行。近少年之傍。曰：兄弟若亦居此耶？若乃勇敢可嘉。竟達我告急之文。至於大營。吾隊得以不覆沒者。汝之力也。然則汝功爲匪細矣。汝功爲匪細矣。

少年曰：我當先謝隊長之嘉獎。我自奉隊長命令。知此爲至重要之事件。不第全隊之存亡。直繫大軍之勝負。故併我全身之氣力。以求得達大營。不圖爲敵所值。乃自後狙擊不絕。我自恃身體趨捷。騰躍而進。固不知足已受創。至是頓減其速。力然猶顛頓而行。至於足脛復著一彈。而余遂仆地不能起矣。顧念我一身雖死。而所負之擔荷。匪輕。必強行而後可。乃余欲試立而竭其力。僅能起坐。旣而以手據地。類於獸行。乃得遇參謀士官。而書遂得達矣。

隊長曰：敬謝吾兄弟。非是者。全隊歿矣。少年曰：是天不亡本隊耳。余何功焉。雖然。隊長亦氣色不佳。負何傷也。隊長曰：傷腕耳。語時見所裹之綑帶。血涔涔下。少年曰：隊長創甚矣。臂血潰於帛也。語時欠伸欲起。乃仍眩暈於榻上。隊長急

止之曰。忽爾君創當未愈。勿重勞也。矧我乃微創。勿以爲意。少年微點首而顏色益復青。穉無血華也。

隊長曰。觀君爲狀甚疲弱。想失血多也。少年曰。失血良不鮮。隊長試觀吾足。乃以一手輕揭其被。隊長見之不禁。顏色爲之慘變。蓋少年竟成變一足也。其左足自膝骨以下已爲醫師所截斷。而斷口尙作血殷。衾裯亦爲之赤也。時醫生在側呼曰。將軍此少年真不愧爲意大利之軍人也。渠以一脛活全隊之性命矣。彈丸躍地自下而上貫其脛骨。非斷之不爲功。此勇敢之少年方我施術時。噙齒忍痛。旣不涕泣。亦不呼聲。自云我意大利之男兒也。令人生感。

隊長默不一語。遽脫帽致敬於少年之前。少年曰。隊長何行此盛禮也。此時威嚴無倫之老隊長不覺垂其淚曰。兄弟我不過一全隊之隊長。君真勇士哉。君真勇士哉。語時緊握少年之手。接吻於其額也。

第九章

四月初一日。天氣漸和暖矣。架上薔薇已漸漸著花。而綠陰成。幄幕此花香。鳥語之天。晴空無雲。好風。嘯拂。後日。滕家望先來約余。謂大將軍孫文毅將過此。我隨阿叔往觀。大將軍汝盍偕乎。又以再明日。吾母許我同往參觀。府立之孤兒院。余胸中頗愉快。欣欣向學堂行。

時從學校中課室之窗外望見庭中萬花怒放。碧草如氈。令人腦中滿蓄美麗思想。吾楊先生時已病瘵。亦來上課。特較前略消瘦耳。額上皺紋疊疊。曾是當日笑貌。而庭外清新之空氣。流轉室中。似天與人。以極好之韶光。以慰吾輩讀書之樂者。偶然講堂寂靜中。春風過處。遙聞鍛屋鎚擊之聲。與夫幼穉生之歌聲。及於郊原。兵士喇叭。掌號之音。學生輩聞之。咸躍躍大吳生。則睨余而笑。先生方出算術題待學生之繳卷。乃倚於窗前。遊目於窗外種種之景色。微歎曰。以茲春光明媚。微聞兒童之歌聲。又以彼正直之勞動家。與夫勤勉之生徒。真美景良辰。足令人愉快也。

當放學時。光又爲晚晴之天。夕陽一抹。掩映金碧樓臺。中路逢舊識。均騰躍有喜氣。女先生引其女學生。亦踏青階步。覺人人均有笑。盪而幼穉園之小學生。則嬉首頓足。高唱春日遊之歌。羣童拍手和之。真天籟也。嗚呼。余此時耳濡目染。均賞心快意之事。余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歸語吾母曰。阿母。我乃不自知其中心。何以愉快。若是。吾母曰。今日天氣至佳。兒勤讀。當爲先生所褒獎。不自知其愉快也。

初三日十點鐘許。滕家望之叔姪。乃來約余偕行。備歡迎大將軍也。滕家望之叔。乃與吾母爲禮。爲狀至謙恭。服美麗之軍服。上有金線三道。胸前勳章纍纍。而滕家望亦易其衣履。驟望之。幾如貴族。固不審其爲炭肆中之兒耶也。我與滕家叔姪。至火車站。則知大將軍以十點半之專車。乃臨此地。而停車場之周圍。人山人海。幾於不復可以駐足。

滕二叔乃吸其紙煙。一人獨語曰。自戰事平後。不見將軍之面。八年於茲矣。將軍於三年前曾來此間。我適下鄉。未曾奉謁。韶光真如流水。匆匆又數年矣。語時若

不勝其懷舊之情者。乃語余曰。譬世兄。我當日與家望之阿父從軍時。吾兄弟均在第十六聯隊中。而指揮此第十六聯隊者。卽將軍也。當時年未滿三十。而此八年中之光陰。悠悠而去。乃飄瞥如夢矣。

少選。又曰。爾時將軍年少。而位亦卑。不過一大佐耳。曾幾何時。積功乃至大將軍。初不審八年之間。遷擢如此之迅。雖然。人事亦幾經變遷矣。我以一兵士而昇爲炭屋之主人。吾兄且一瞑不視。長爲泉下之人。語時若不勝其喟歎者。又徵拊膝家望之頭。滕家望曰。叔今日將軍。見叔尙識之乎。叔曰。是烏知者。脫今日將軍見而翁。或猶識之叔階級較。而翁爲卑。當日聯隊中軍士如蟻。將軍品位尤高。凡隸尺籍者。又何能一一識之也。

斯時我三人漸漸入火車站來觀者。至於萬人。空巷幾以火車站爲法國凱旋之門矣。又有軍士一隊。鵠立於鐵道之兩傍。而憲兵則騎高頭之馬往來梭巡。并制閑雜之人不許屢入。滕家叔曰。今將軍貴矣。不知猶憶得爾時在第十六聯隊。

時事乎。七月十五日之激戰。至於數晝夜未退。背荷巨囊。奔走赤日中。僅以膚革當此。快槍毒彈。甯非以大衆之血保其尺寸之土地。將軍亦昂然植立。彈雨中無所怙怯。當日姿態。猶宛然在目也。爾時猶有從者輩。勸將軍暫避敵鋒。將軍曰。我身爲隊長。不能身先士卒。其何以率衆也。願飛彈自旁而落。乃不卽中其身。亦可異也。嗚呼。自七月十五日之激戰。吾輩可謂拾得性命歸矣。

是日火車站之內外。遊人幾滿。車騎之隊。徐行道上。如繩。警官憲兵。往來尤夥。其他如紅十字會。獎武協會。諸會員。亦麇集而鱗萃。咸盼火車之早至。滕家望之。約計時刻將至矣。乃欲入火車站之月臺。警官舉手制之。不得已。乃引身返。此時羣衆如怒潮。第見萬頭攢動而已。已而至一鐵欄門。余見上黏一條。則云普通之人。不得闖入。而渠乃搯我輩之手。左提右挈。而進憲兵。止之曰。此間不得入也。叔曰。某十六聯隊之軍士也。乃以胸前從軍之徽章。及所得勳章。示之憲兵。卽謝曰。失禮失禮。乃啓門放我輩入。

蓋是日者大將軍已傳諭凡當時列名於十六聯隊之兵士許來拜調蓋將軍不
忘奮也願十六聯隊之軍士存者亦僅以七月二十日之激戰一大部分爲名譽
之戰死存者僅三十人耳而此三十人者散之四方或以病歿或且不容其前往
卽有生存亦多殘廢然則完善無恙者獨滕家望之叔而已

渠今日環瞻四周見無有一佩第十六聯隊之紀念章者乃歎曰嗟夫此至榮顯
之十六聯隊者乃僅余一人爲碩果乎當日猛戰之際中隊長已仆大隊長亦僵
而大將軍爾日以聯隊長指揮軍士傷兵亦裹創而起余身上創痍亦此戰得來
也其得逃於死也幸矣哉方語時忽聞汽笛鳴鳴之聲則大將軍已至而軍樂之
聲亦大振滕家望之叔脫帽左右挈余與滕家望進余與滕家望亦脫帽呼曰大
將軍萬歲

大將軍方下花車羣衆歡呼如雷大將軍緩步而行將至滕家望之叔前忽聞一
聲呼曰大將軍萬歲大將軍目注滕家望之叔則燦然猶是十六聯隊之紀念章

也。滕家望之叔。見大將軍。注目。此徽章不禁失聲呼曰。十六聯隊萬歲。大將軍亦莞爾。注視滕家望之叔。并及吾輩曰。若十六聯隊之舊士耶。我忘若名矣。叔乃鞠躬報己名。并指滕家望曰。此吾兄滕某之子也。今日引以拜謁大將軍者。大將軍以手拊滕家望之頭曰。忠良有後矣。又回首語邑令陳公曰。此以身殉國滕某之子也。忠烈之後。乞公善視之。陳公唯唯。

大將軍語時。早有雙馬車徐徐而至。大將軍乃上車。行此時。人聲鼎沸。萬目睽睽。咸注其視線於吾輩曰。此何人耶。大將軍乃與周旋。頗致其殷勤者。滕家望之叔乃與我輩歸。一路告我輩曰。大將軍頗有念舊意。尙不忘十六聯隊也。

初四日。今日我隨母詣孤兒院。蓋田振實有一阿妹。亦寄養於孤兒院者。余以前日至盲啞學院。今又至孤兒院。良覺至有趣味。院中幾及二百餘人。而男女參半焉。

我與吾母至孤兒院時。日已卓午。方爲羣兒進餐之時。兒童輩魚貫進餐堂。作兩

列中設極長之餐臺，每人一皿一，碗而兩旁置小椅無數，保姆一一攜之就座。而兒童中或茫然立，陬隅以待，保姆之安排者，或紛失已位，而與人奪坐位者，食時則猶足令人失笑。有僅以一箸置飯，甌中者，有以手攬菜納諸口中者，有以皿中之豆蕤，諸懷中者，有倒持其箸而不覺者，有傾其飯於桌上者，又有目注庭中飛舞之蝴蝶，蜻蜓而忘其飯者，與夫因噎而噴飯，滿座者種種，非一咸足令人失笑也。

男兒均剪髮而筒袖，女子則束髮而垂帶，自後望之，其髮結作種種顏色，或縞或絳，或紫或青，奇麗至可觀也。保姆當授餐之際，隨時以爲指點，乃語一稍長之兒童曰：「若噉飯亦知米何由而生乎？」一兒作昵聲曰：「非出自田間歟？」保姆曰：「然又遍問羣兒曰：『汝曹咸知之乎？』羣兒咸投箸搖動其手曰：『知之爲狀。』正如羣蝶之翩飛，保姆曰：『佳佳速噉而飯。』於是羣兒復各取箸以就食事。

餐事畢，爲休息之時間，兒童輩乃各就壁間，自認所懸之小籠，籠中均果物，轉瞬

間而籠中物空矣。庭前僅餘果子之壳與蜜柑之皮積成邱垤而已。此時吾母乃下庭階。撫一二兒童之頭。而一時間羣童皆集環繞吾母。吾母乃抱一年纔五六歲之童。娃羣兒見之各攢其手以乞吾母之一抱。我思院中二百餘孤兒脫吾母一一提抱之。今夕不得歸矣。吾母既舍此童。娃又撲一最小之兒。親其頰而羣兒如小鳥之依人。張腕方環向吾母。吾母急遁。乃脫此羣稚之圍。一路歸來時。吾母歎曰。可憐哉羣兒也。

十三日此數日者天氣晴朗和風煦拂真好韶光也。而學堂中之體操場乃大繁昌。以春暖之天。光人人思運動其筋骨。而於是種種游戲運動之舉。興采益慰發焉。

願吾級中身最怯弱者。惟顏生希淵。背亦微駝。而體操一課實爲彼各學課中。視爲畏途者。今日顏生之母乃來學校面校長。欲請免顏希淵體操之一課。而顏生則以爲此身一大恥辱也。蓋人而至於身體失其健康。他日將何以擔荷一切體

魄之於精神如車之有兩輪也。乃急止之曰：毋乎！兒曰：來！身體亦健，願隨諸同學。後願勿阻。兒母曰：兒體弱，免此亦佳。且強爲之不中程式，徒爲同學笑。顏生曰：誰爲笑兒者？矧有張公霖在，亦無人敢笑兒也。請母早歸勿慮。

時則鈴聲大鳴，體操之時間已至。校長乃語顏生之母曰：夫人之意良是，特茲事殊未可強。故老夫亦不強迫賢耶？第聽其自然而已。今令耶？既願之，則儘其隨意游戲亦佳。此時各生隨體操教習，魚貫以入運動場中。芳草如茵，彌望皆綠。第一爲盤積，第二爲啞鈴操。吾一級中身體最輕捷者爲高景明，習練最純熟者爲滕家望。頃刻間如教猿升木，已據其巔。余亦勉強可以支持，身弱之田振實、鼓勇而上，乃方一翻騰而袴管兜其足，幸堅握積桿，得不墮。於是以及次及大吳生矣。大吳生攀桿而上，力以兩足鉤積桿，面紅及於耳際，噙齒搖首，衆人咸笑。然而大吳生之成績殊不弱也。次乃張公霖，以兩手懸積桿，翻翻上下旋轉如意。以彼腕力之雄健，再有一人攀肩而上，亦足身任其重。張公霖操畢而乃及顏希淵矣。伸

其瘦白嬌細之手。以攀鐵桿。同學中均欲掩口胡盧而笑。張公霖怒目止之。顏希淵屢欲縱身而上。身弱乃莫能。遂面紅而氣喘。教習見之呼曰。顏希淵適可而止。毋強勉也。

顏顏生猶不自屈。雖髮上汗出如珠。尙勉力欲一試。余見顏希淵之極力欲爭勝於人也。意良不忍。心念脫我處此顏希淵之境地。吾母脫矚此情狀。必將歸語吾父。不欲我再上此體操之課。我方作是思想。忽聞張公霖一聲高呼曰。佳哉。顏希淵而顏生已攀援而上。高景明自下呼曰。一二而顏生乃隨此口號。上下一時喝采之聲。四面響應。教習亦呼曰。佳哉。顏希淵。顏希淵據其巔。目矚牆外而笑。蓋其母方在女牆以外專盼其子之放學歸來也。我輩體操既竟。距躍以出學堂。顏希淵母見其子如獲拱璧。余不期衝口發曰。佳哉。顏世兄。今日體操爲同人稱許也。其母亦歡喜提攜其子而去。

十七日是日爲至有興趣之一日。先是我輩合高等初級三百餘人之學生。請於

校長將開一雛國會。雛國會者，蓋國會之雛形也。除學堂中女學生及幼稚生外，悉來會。已而女學生合羣爭之，欲得參政權。校長排解之，以我國尚無女子參政，乃得列旁聽席。開會於本學校之最大講堂，儼然一小國會也。

午後一點零五分鐘，開會第一號鐘鳴時，各議員臨席。第二號鐘鳴時，總理大臣、高景明以下各大臣及政府各委員臨席。斯時拍手之聲有如雷鳴。一點零十分，議長楊憲及書記官長沈文煥臨席，宣言開會之旨，并延內閣總理大臣高景明、氏登壇，述施政之方針。高景明乃莊容登壇，方啓口曰：「本大臣……滿場哄然而笑。高相復曰：『吾內閣今日所主張而實行者，在休養民力，維持軍備之現狀，整理一國之財政，尙進而欲圖產業之開發，教育之振興，人權之尊重，以求立憲政治之眞果。』滔滔者凡數千言。蓋高景明氏爲進步黨人物也。吾一學級中大半爲進步黨，聞之咸鼓掌稱善。」

斯時得第一發言權者爲自治黨中之議員余晷之。則二年級生陶方原也。起而

質問中央政府對於各省之財政問題。總理高大臣起而答辯之。已而斗見一人得議長之允許。登壇演說。本國之外交種種失敗。痛罵現內閣之不振。余識其入固四年級中之賴廣照。假定爲保守黨之總理。保守黨則現內閣之反對黨也。極口詆政府謂長此終古。則四十年前割地償款之辱。復將見於今日。保守黨聞之。鼓掌之聲有如雷鳴。

於是吾張公霖出現矣。張公霖今日派爲政府委員。首領曰。吾國今日外交之不振。固無容諱。雖然。此尙是前內閣保守黨之遺傳物。若今日之政府不能不謂於外交上加一大刷新。此可見之於事實。若欲得其真相。則諸君當知外交上秘密未可公布。請於委員會披覽公文可也。

已而漸及各議案。第一爲中英關稅同盟案。由第二年級生江文通爲書記。官朗誦之。進步黨總理者當時同學。咸推舉余。余於是起立。謂此案請議長特派委員若干人。討論之。再報告於議會。議長允可。乃指定十八名之委員。第二、第三議案。

均屬外交。盡付託於委員。至第四議案。而質問之聲四起。蓋此爲保護勞働者之問題也。久之亦遂通過。

第五議案。則爲議會中出色之大問題。蓋改正通行之刑事訴訟法也。此時議者紛紜。會場中聲音騷亂。議長急按鈴鎮定之。於是法部大臣馮道善起謂吾政府久望此刑事訴訟法全部之改正也。非一日矣。故今先以該法律中一部之改正。提出於本議案。勿令有蹙躄人權之恐。并考察世界先進各國之近狀。以爲改正之企畫。願議員熟思之。斯時政府反對黨之急先鋒賴廣照起言。訴訟法改正案之無理。由并肆訴政府之無能進步。黨亦蠱起辯論。其結果乃以多數可決。

第六議案。爲增加農工商務部經費案。人聲騷然。羣言先聽。政府之報告。於是農工商部大臣田振實起言。欲求政務之進步。先計實業之發達。而吾部中每歲經費僅四十八萬圓。實不敷展布。保守黨議員張衡極力反對。謂政府徒糜巨款。而民間產業實未發達。且並無提倡之功。進步黨議員江運同駁辯之。謂吾輩當審

查事實不能事挾破壞主義以反對政府已而政府委員長請以此案付委員審查。

第七議案爲創造飛行艇事件進步黨總務長顏希淵述其效能及現今世界之趨勢并德國之飛行艇談滿場認可第八議案爲添練陸軍事件陸軍大臣周邦傑報告甫畢保守黨人羣起爲劇烈之反對斥爲窮兵黷武不顧國民之負擔斯時反對者占多數此議案遂否決一時歡聲雷動。

第八議案爲設立商科大學事件先由委員長報告委員會否決之旨且云吾國已有南洋商科大學及農工商部所設之商科大學及度支部所設之專門理財科其餘私家及公立之高等商科亦復林立何苦復設此商科大學爲此時保守黨中復有多數人之反對乃起而演說互相辯駁終得多數否決。

第九議案余乃代表進步黨全體之意請開第二次萬國博覽會於江蘇之崑山縣境請由度支部劃定經費此議案之結果乃由多數可決至第十議案方提出

時而保守黨之急先鋒賴廣照忽以緊急動議提出議院不信任政府案謂現今之內閣內政徒事彌縫外交亦失機要國家之前途大可憂慮我輩今日決提出不信任案此時議場中方有倦意至是又精神一震而保守黨之氣益高總理大臣高景明氏在此鼓掌嘲笑聲中登壇言曰外交之不振乃前保守黨內閣之責也吾內閣任事僅四閱月夙夜思挽回前內閣之失政以計外交之刷新與內政之進步蓋以休養民力一意發達產業爲主義上承主權者之付託下洽多數國民之企望吾內閣殊無一點不信任之理由惟恐一入盲人之眼中縱有燦然電燈之光亦黯然如無覩也斯時各部大臣亦羣起而辯護現政府之足以信任以訴於公明之各議員。

斯時議員右席中羣呼議長議長蓋保守黨中爭欲得此發言權而會場中一時亦微露騷亂之狀況忽焉議場中之視線羣集一處則一黃色之書函自總理大臣移諸議長之手於是楊議長以嚴肅之態度登壇曰本議長頃奉解散議會之

勅命願在場諸君遵奉此詔遂朗誦詔諸人咸三呼萬歲而出時正午後六點十分鐘也。

第十章

五月十四日余自前月罹病至此二十餘日今日乃扶病強步也此二十餘日中所謂山河屋宇以及學校友朋悉付諸渺茫之中而不留我眼蓋與死爲鄰矣夫以我終日健跳之身誰復念一朝及此我病中老父徬徨時時以目矚余吾母則日夕以淚洗面弟妹常來我牀前窺視我母揮之使去防驚擾我也。

當我病最劇時狂熱不省人事而人亦昏瞶幾長眠不復醒矣已而微覺清醒張目時見一慈愛之老人既乃知爲醫生也時則蔣韞華女先生時來余家問余疾而楊先生亦三數來同級之友朋有朝夕伺余門者余爾時正在沉篤中亦何能知已而知之感何能已輒念一童子之病乃勞師長朋輩爲之殷愛乎。

我病漸漸瘳吾父母之歡喜固不待言而友人亦常常以放學之暇來視余疾昨

日滕家望來。堅握余手曰。馨世兄。我望若病。早癒也。及滕家望去。而余手上。尚有黑印。已乃悟。滕家望自炭屋來。未盥手也。心中良喜。友朋之見愛。時則陽光斜射。瞥見窗外綠葉成陰。而兒童歌唱之聲。隨風遙送。余爲之羨慕。不置。蓋身臥病榻。而心已馳於學校中矣。今日高景明與田振實均來視余病。余笑呼高氏爲總理。大臣高景明笑曰。自維國會開後。同學均呼我爲總理。大臣君亦以是稱我耶。十六日。余病全快。復乃以今日至學堂。固病後第一日也。孰知甫入學堂。卽得一不幸之消息。則張公霖之母。以前星期奄然物化矣。張生篤於天性。甯得不悲慟者。昨日楊先生聚生徒而告之曰。諸生知張公霖新喪其母乎。張公霖之悲慟。當必過度。惟冀明日將上課。汝曹以朋友之義。應勸慰之。勿復戲豫。當知對於朋友之不幸。亦表同情也。

今日張公霖果至學堂。余一見其容。不禁爲之淚落。蓋顏色憔悴。眼凹而頰聳。荏然如無力者。余思張公霖概槪之容。今何在者。殆隨其阿母偕逝歟。渠此時垂其

首。悄。然。以。入。課。堂。同。學。之。視。線。均。集。此。人。之。身。張。公。霖。略。舉。首。與。同。學。點。首。爲。禮。乃。獨。坐。椅。上。頻。頻。拭。淚。此。時。楊。先。生。乃。至。張。生。之。旁。曰。張。公。霖。我。知。若。中。心。之。悲。梗。不。可。以。言。語。形。容。矧。以。若。母。之。慈。愛。何。能。釋。然。於。懷。雖。然。若。試。思。若。母。之。愛。汝。第。一。固。屬。望。汝。之。上。達。植。身。胞。物。他。日。榮。譽。及。於。父。母。然。則。君。能。刻。苦。精。勤。卽。對。於。亡。母。爲。第。一。之。孝。思。若。母。在。天。之。靈。所。含。笑。者。也。故。當。勉。節。悲。思。以。自。攝。也。

張。公。霖。起。立。以。聽。楊。先。生。之。訓。誨。若。有。所。悟。余。觀。張。公。霖。消。瘦。之。狀。輒。思。彼。失。恃。之。悲。慘。爲。人。子。者。其。何。以。堪。渠。乃。漸。漸。就。座。自。書。包。中。出。書。本。及。石。版。而。淚。固。簌。簌。落。也。余。堅。握。張。公。霖。之。手。思。有。以。慰。之。乃。曰。張。世。兄。勿。悲。……下。乃。不。著。一。語。張。世。兄。亦。堅。握。余。手。弗。釋。是。日。雖。休。息。時。間。而。衆。人。無。譁。笑。聲。蓋。以。張。公。霖。攫。重。戚。衆。人。亦。爲。之。不。怡。也。

十八日天氣漸暄熱矣。長日如小年。乃令人增倦態。是日爲星期日。余臨窗作字。提筆無復有精彩。乃收拾筆硯。攜得一書。以自消遣。則「兒童修身之感情」一敘。

一。意。大。利。童。子。尋。親。於。三。千。里。外。也。余。方。展。卷。適。妹。來。呼。我。曰。馨。哥。閱。書。乎。頃。者。我。聞。阿。父。與。母。商。量。家。事。云。邇。來。一。歲。所。入。恆。不。敷。出。家。中。須。加。儉。約。乃。得。有。所。儲。蓄。馨。哥。我。輩。亦。須。儉。約。勿。令。父。母。擔。心。也。

余。曰。可。妹。言。良。佳。我。輩。與。母。親。言。之。時。我。與。妹。兩。人。攜。手。入。母。親。室。母。方。以。縫。衣。機。爲。兒。輩。製。袴。余。卽。傍。母。坐。妹。則。伏。母。膝。上。曰。娘。乎。馨。哥。有。話。與。娘。說。也。母。停。機。曰。何。言。余。曰。妹。自。有。言。乃。云。哥。也。母。笑。曰。阿。母。前。互。推。諉。耶。妹。曰。頃。者。阿。爺。不。曾。與。母。言。謂。我。家。漸。入。窘。鄉。耶。母。曰。誰。語。汝。者。汝。曹。今。將。何。爲。妹。曰。馨。哥。言。此。後。我。兄。弟。姊。妹。亦。當。儉。約。勿。靡。費。故。前。日。母。親。許。兒。之。扇。子。及。扣。針。兒。弗。欲。矣。

母。方。欲。有。言。妹。以。纖。手。掩。母。口。曰。馨。哥。言。母。勿。爲。多。製。衣。服。多。製。衣。服。防。費。也。母。語。余。曰。妹。言。信。乎。余。曰。良。信。兒。輩。雅。不。欲。多。所。糜。費。遺。高。堂。憂。妹。攬。母。頸。曰。娘。乎。兒。放。學。歸。時。娘。可。教。兒。縫。紉。之。法。我。可。代。娘。勞。也。此。時。我。母。喜。甚。左。手。抱。妹。而。右。手。牽。余。曰。汝。曹。勿。憂。我。家。尚。非。入。不。敷。出。不。過。豫。算。較。前。爲。增。多。耳。兒。輩。肯。讀。書。

此卽我家之瑞也。

夜來吾父歸。母以此事告父。父點首曰。兒能以父母之心爲心佳兒也。又願謂母曰。若所許之物不可失信於小兒。明晚放學歸來時。吾妹得扇子及扣針蓋極美麗之物也。

二十日此時距夏期暑假日近一日而運動場所裁之草花萬紫千紅鬪妍爭麗矣。今晨見巡街之警察亦易以白色之服而教習中亦都換縞衣。學生輩草冠雪衣講堂中幾如白鷗成羣。顏希淵戴一絕巨之草冠大如車輪同學呼之曰。尊以顏生身短小而冠巨幾不見其身也。

小鐵之冠則三四年物其赤如醬色四圍脫其輻可以引目窺天高景明則新製之衣其冠尤爲新流形品小吳生雖樸素固衣服實澣濯精潔惟錢氏子則今日大異於前向者其袖甚博爲斷墨零楮之寶庫今易單袷此物失所藏矣則攜一巨囊此中若鉛筆若手帳一一納諸其中同學呼之爲百寶囊。

公園中梅子黃矣。而粉蝶黃蜂亂飛。枝頭以覓醉鄉。試念夏假休息之期。將游泳水濱。其樂無極。此時衆人咸欣欣然。有喜躍之象。我惟見張公霖與尋常科之會。靜宜女先生。則日益消瘦。蓋一則盼斷白雲無限思親之淚。一則病體日增漸就羸弱也。

二十二日。我輩以今日爲遠足旅行。昨日已糾合同志。以午前八點鐘。聚集於滕家望之家。蓋今日之舉。半爲張公霖祛其愁煩。以彼鬱鬱且病也。吾輩以八點半鐘出發。同行者爲高景明氏。張公霖氏。田振實氏。大吳生。錢氏子。以及滕家望叔姪兩人。共一隊十三人。各攜榼。裹餼。以及種種果物。田振實背荷一籠。中貯枇杷。桃李之屬。張公霖則攜茶竈。小鐘。滕家望則取軍持。中貯冷茶。高景明以雪白之手巾。包以麪包。滕家望之叔。乃攜酒瓶。曰諸君行時勿太趣。防氣竭也。已而登山。於樹陰中少休。憩風來撲面。雜以野花之香。同人席地而坐。或攬溪流。或卽於草地。競走角力。作種種游戲之事。而老滕先生則吸其卷菸。僅著雪白之襯衣。左右

指揮爲狀。正如士官之約。勒其軍士。然田振實。撥野草之葉。乃能作軍笛。悠揚聲。同學實所未聞。則詫爲奇妙。滕家望則笑曰。諸君一路行來。爲狀乃大似子。語時。矯首頓足。作爲此狀。同學咸大笑。不能已已。

高景明則仍不失爲學者態度。沿路必講明此草。屬何科。此蟲。屬何類。張公霖。此心終怏怏。不能忘其母也。小吳生見牛當路而怖。遂不敢前。馮道善荆棘。鈎其衣袖。爲所裂。幸而錢氏子百寶箱中。乃攜有鍼線。爲之縫紝。同人咸鼓掌曰。諸君今日當知廢物利用之作。用矣。又曰。馨世兄。我輩今日皆有所事。汝如何者。余曰。我當爲此。遠足旅行。記惜我無文采耳。

十一點鐘。同人皆飢腸。轆轤作雷鳴。老滕先生下令曰。大衆集飯。斯時衆人如聞司令官之號。令羣奔柳陰之下。磊石作竈。折枝爲薪。各開其罐頭中之食物。飢者易食。飯熟。愈覺其香甜。老滕先生出其酒瓶曰。諸君恕我無禮。又笑語大衆曰。菸酒者最爲衛生之害。雖然此害者。蓋指學生時代而言。若我軍人及炭屋中之主。

人固不在此限也。同人聞之均笑。

老滕先生又曰：今日吾輩相聚於此，復經五六年，皆頎然成人矣。若高景明、若馨世、兄他日或爲政治家、或爲文學家，誰爲海軍、誰爲工學士及實業家，惟吾望吾姪不知能追隨諸君後也。時高景明起言曰：否！以我思之，張公霖君無論何地仍一張公霖君，馨世兄無論何地仍一馨世兄，我輩職業雖殊，交誼仍一他日我縱貴顯，當不忘今日之友誼。願我明德小學堂之生徒均以此言爲鵠，於是滿場咸鼓掌曰：妙妙。

是日衆復盡興而歸，遙聞某造紙廠之汽笛鳴鳴然，知鐘鳴已六下矣。夕陽一抹斜繫林梢，而晚風飄拂，披襟當之，尤足令人稱快。歸時天已洞黑，蟲聲唧唧，飛螢又蕩漾於風前，此煩縟淫蒸之中，一服清涼散也。

二十五日今日我學堂爲送殯之期，蓋吾會靜宜先生已於昨日之晨去世。人生飄忽，光陰不過數十寒暑，殆比輕塵弱草耳。猶憶數日之前，曾先生尙來吾家，今

已爲他世界人物矣。曾先生以去歲之秋，得心痛疾，今乃不起。昨日校長語同學曰：諸生中受曾先生之教育者，居其大半。當知先生之爲人，其對於學生何等親切。蓋彼直視之，均如小弱弟也。先生之罹此心痛疾也，幾及一年，有半。願先生雖病，曾未有一日之曠課。彼恆言：不能以我之耽逸，使諸生虛擲光陰也。我觀先生形容憔悴，病體日增，以爲長此辛勤，病且日篤，乃強令休課，纔四五日。又至學校，曰：我家居岑寂，轉不如與兒童輩日日相處之足，以解吾愁煩也。嗚呼！曾先生之愛學生也，殆不能一日相離。前日，又以不快，自學堂中早歸。孰知僅兩日耳。而先生乃舍我明德學堂而去。昨日之日，先生病革，復繫念學生，不置。我乃引此尋常二年級之學生，以視先生疾。先生尙勉強令人扶坐牀上，曰：諸生來，我無遺憾矣。願諸生各勤勉讀書，勿以爲念。

校長語時，潸然淚出。而大吳生在尋常科時，與曾先生尤愛戴，不禁嗚咽而泣。余亦以面著几，不能仰首。校長又曰：今曾先生長辭我輩去矣。吾學堂中失此良教。

師抑亦吾學堂中全體之不幸。尙望諸生永永記憶。此先生時則衆人均肅然無譁。

午後三點鐘。我明德學堂全體學生往弔於曾先生之宅。楹上簾以花團花球。嗟夫。四五日前。愛護吾學生撫若羣嬰之女先生。今日乃爲長眠人乎。吾同學詣先生堂前。肅然行鞠躬禮。斯時門內外均徧綴造花。中有尋常二年級生之哀詞。均學生親筆也。

經一小時許。乃起靈發引。其行列整齊肅靜。初無譁聲。最先爲明旌。次爲曾先生之兒女。又次爲靈柩。又次爲曾先生之親屬及知己之人。又次爲明德學校之教員、職員及學生。又次爲先生四年所教淑愛女學校之學生。道階均佇足以觀。切切語曰。女學校之教師也。盛哉。送殯之人盛哉。送殯之人。

嗚呼。吾曾先生長此已矣。雖人生百年終歸此一抔黃土。願迴憶邇日之景象。非宛然如夢乎。先生尙有遺言。凡諸書籍及畫卷編物等。除分頒學生以爲記念外。

餘此者均留學堂。嗟夫！先生之手澤猶存，音容頓渺矣。

二十七日。此兩日中，蓋爲學期考試之日。轉瞬暑假矣。終日營營於問題、分數、平均數、升級、降班之中。學生輩每日恆作是念也。昨日方試作文，而今日乃考算學。嗚呼！算學者，余見如勁敵者，也是日學生輩均入課堂，出石版、削鉛筆、磨墨、伸紙，以待題紙之飛下。歷屆考試爲監場官者，例如一髯先生，以左手擱題紙，大聲曰：諸君！今日此題至爲容易，凡平日能沉著用功者，無不滿百分之數。語時以粉筆大書於黑板，字大如掌。學生輩咸目視此黑板，而先生書畢，卽說明此問題，至爲詳盡。

雖然！今日此問題果易易乎？在先生以爲易者，在學生則無不視爲困難也。於是有搖首者，有支頤者，有自嚙其脣者，有相人之面者，種種構思之狀，千態畢露。復有歎息以爲絕望者，小吳生以拳擊其額，幾將泣下。此非小吳生之不勤勉，蓋家貧而事集，初無自修之暇，故今日殊覺困難也。大吳生則瞪目注視黑板，至於

二十分鐘之久。一若渠之答案。卽在黑板上者。已而奮筆疾書。不及十五分。居然三藝畢矣。

先生則背手迴步。室中曰。鐘點將屆。請趨交卷。無多時刻也。學生輩聞之。咸膽裂。及交卷出。則重負釋矣。初不必問其爲優爲劣也。十一點鐘時。各學生之父母。均至學堂門前。以觀其子之成績。田振實之父。當時以酷待其子。聞者。今日來探視其子矣。而小吳生之母。則手一巨大之空籥。以竢門前。至十二鐘鳴。而今日之戰爭畢矣。

旣出學校門。一路以來。學生均議論今日考試之事。此狀與科舉未廢以前。舉子出闈。有以異乎。蓋實無以異也。第今日則但聞五十三。四十七。疊疊皆數目之字耳。余今日三題均無誤。中心喜慰。幾於感謝天地。默誦佛號。蓋我之答數。與高景明。張公霖同。此兩人常爲一級之標準。兩人無誤者。卽無誤也。田振實之父。近日頗熱望其子。頻頻問其成績之如何。又語高景明曰。君知吾家小兒所答不訛乎。

高景明會見田振實之算草。曰不訛。若張公霖君若馨世兄若田世兄得數均相同。必無訛也。田振實之父大喜。父子遂相攜歸家。

三十日今日爲試驗揭曉之日。學堂中徧邀學生家族來觀。成蹟至八點半鐘。楊先生爲吾級中之主任者。手持成蹟表。靜立黑板之前。滿場均起立歡迎之。先生曰。諸君今日之試驗。成蹟均佳。此一學期中不能謂了無進境也。因順序宣讀曰。第一高景明。平均數九十七分。第二田振實。平均數九十三分。第三吳寶琛。平均數九十二分。卽大吳生也。其次爲張公霖。其次爲余。其次爲滕家望。其次爲顏希淵。楊先生一一宣名畢。吾五十餘人中。落第者僅兩人而已。

楊先生掩其成蹟表曰。諸君乎。余與諸君周旋於此間之講堂。已限於今日。此一年間。與諸君相礪以學問。今茲之別。實萬不得已也。語時少息。復曰。此一年中。我對於諸君。有無理之事乎。或以暴怒使人難堪。或於無意識中有不公平之處。置諸君不妨明言以規吾短。滕家望先起立。搖手曰。決無此事。決無此事。同人見此。

狀均。哄笑。然殊贊成。滕家望之言亦曰。決無此事。決無此事。楊先生笑曰。下學期者。諸君將升學。僕臨別贈言。無他言。說惟有以勤勉兩字勸諸君。願諸君勿視爲老生常談也。斯時小鐵方坐於前。乃呼曰。謹聽先生教誨。同學咸和之。

時人人退出。此校室有顏希淵之母。小吳生之母。田振實之父。滕家望之叔。以及余之父母。沿路譁笑而出。今日同學咸喜氣躍躍。蓋此後卽爲暑假之光陰矣。

記者曰。我此一年中事畢矣。青燈有味。少年時之光景真足令人愛慕。乃曾幾何時。遽嗟老大。此不過腦中一微影而已。記此以博少年媚學者一微笑也。



宣統二年八月初版

(小設育兒就學記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著者 吳門天笑生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廣州 汕頭 廈門 福州 寧波 溫州 杭州 長沙 常德 衡陽 蕪湖 漢口 南昌 濟南 青島 煙台 濰縣 周村 博山 兗州 濟寧 臨沂 德州 滄州 保定 石家莊 唐山 秦皇島 張家口 歸綏 包頭 太原 西安 蘭州 西寧 蘭州 西寧 蘭州 西寧



商務印書館最近出版各種小說

髯刺客傳

四角

英柯南遠利原著林紓譯述是書叙余政倫執事狀其驗實極悲而以振諧之筆瑣瑣之詞出之頓覺姿趣橫溢

恨綺愁羅記

二冊 六角

原著及譯述人同上叙法皇晉意十四在非色野離宮中春一美人美人為保姆後冊五中宮恩迷專制宸淫之事尾資殿

賊史 二冊 一元

吳述更司原著林紓譯述此書叙一孤兒生長卑由院偷艾能盡者蓋極力扶揭下等社會之積行弊專叙積賊而意則在於卑田院之安堂之不善

玉樓花劫 二冊 六角五分

法大傳馬著林紓譯述此書叙法皇晉意十六受戰後皇后姪公主及儲武威因樓中保皇黨人百方營救終不能脫事極悲慘

青衣記 二冊 六角五分

此書叙一人以悅一女子故意闊闊僑青衣而終於受欺後乃別娶一小家女言情小說中之筆墨尤為生動者

美人滋

四角

此書叙一美人以色為餌屢次殺人圖財終在事發自救寫奸人陰險手段令人舌字覺整足為溺於女色者戒